

1911

年

第

卷

第

11

期

小說時報
十一號



南京圖書館藏

小說時報第十一期目錄

(一) 短篇

櫻花恨

(慰元)

虛無黨飛艇

(心一)

小學教師之妻

(呆)(笑)

無形之敵

(心一)

(二) 長篇

決鬥

(冷)

賽雪兒

(毋我)

(冷血)

(三) 雜記隨筆

平等閣雜記

熾吾筆記

尊獅漫錄

本報通告一 (本報大綱)

(一) 本報主意投集時下新著繙譯外國名作以及筆記圖書等類貢獻社會

(二) 本報所集種類為短篇長篇小說為函本為筆記為異聞軼事為寫真

(三) 本報募集各種章程另詳後幅

(四) 本報每年共出十冊十冊之外另出增刊一二冊如定常年者不另取費

(五) 本報自十二期起加增小說雜談一門如平日喜閱小說無論新舊無論東西或述其異點或加以評論或有所成解均望投本館以便彙錄(其募集章程錄後)

本報通告二 (購稿章程)

(一)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二)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三)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四)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尙祈原諒

本報通告三 (寫真募集章程)

(一)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二)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三)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四)凡登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五)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六)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本報通告四 (募集小說雜談章程)

(一)原稿 凡投小說雜談稿者須將小說原本之書名發行所著者譯者人名以及價目等詳細注明

(二)字數 除注明原書之書名等外所投之稿不可過至三四百字以外

(三)報酬 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或照購小說例或則照徵募寫真例)請於投稿上書明

(五)如有未見諸小說而可為小說之資料者亦可與上例同視

此 羽 衣 裝 價 值 數 百 金



此 劇 名 (動 物) 去 年 最 行 盛 名 于 巴 黎



法 國 名 女 優 演 劇 之 影



廣東名優鄭君可
蓄髮女裝小影



雲 靈 薛 柳 青 小 林 巧 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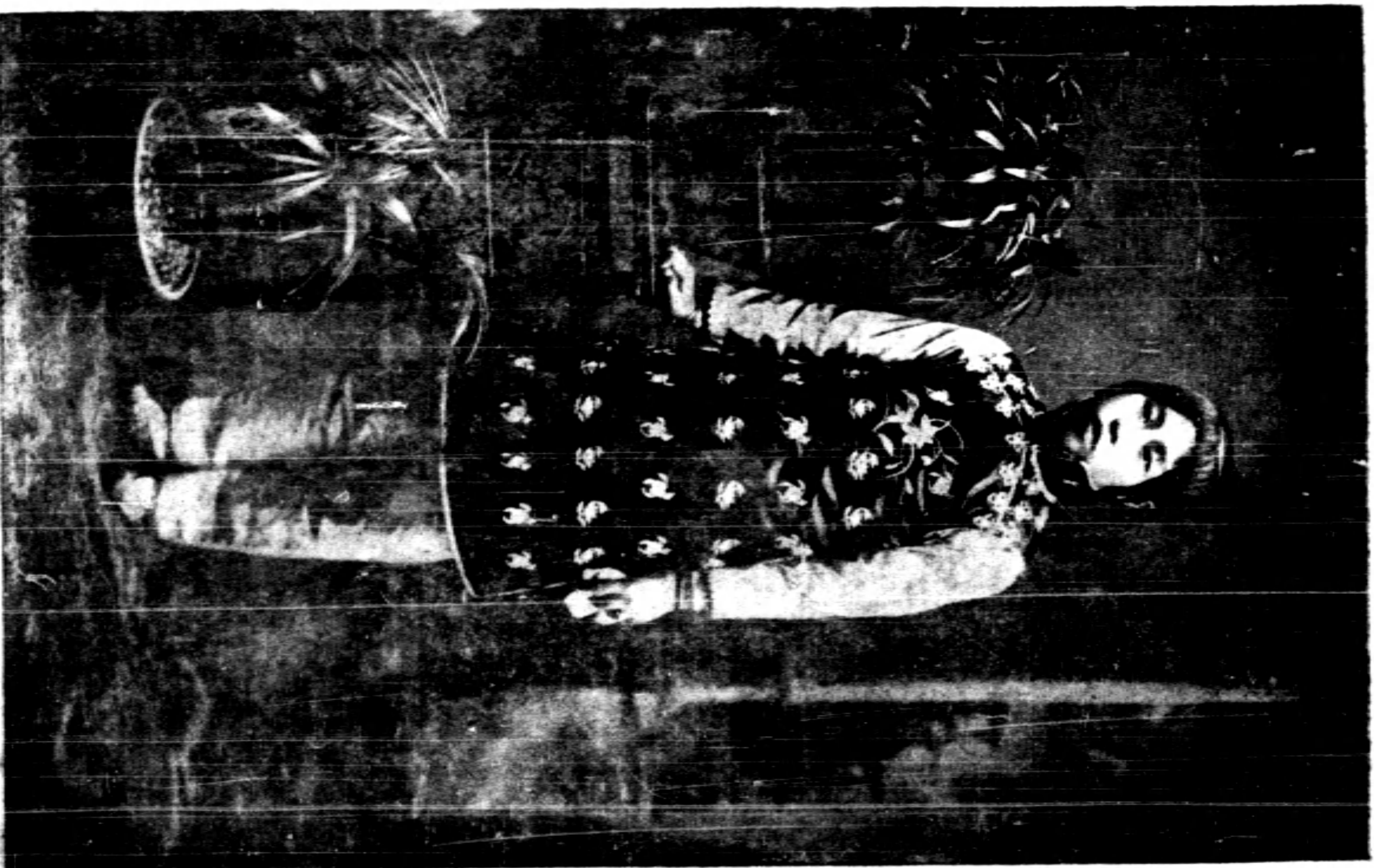
毛阿

蘇州名妓



林湘君

上海名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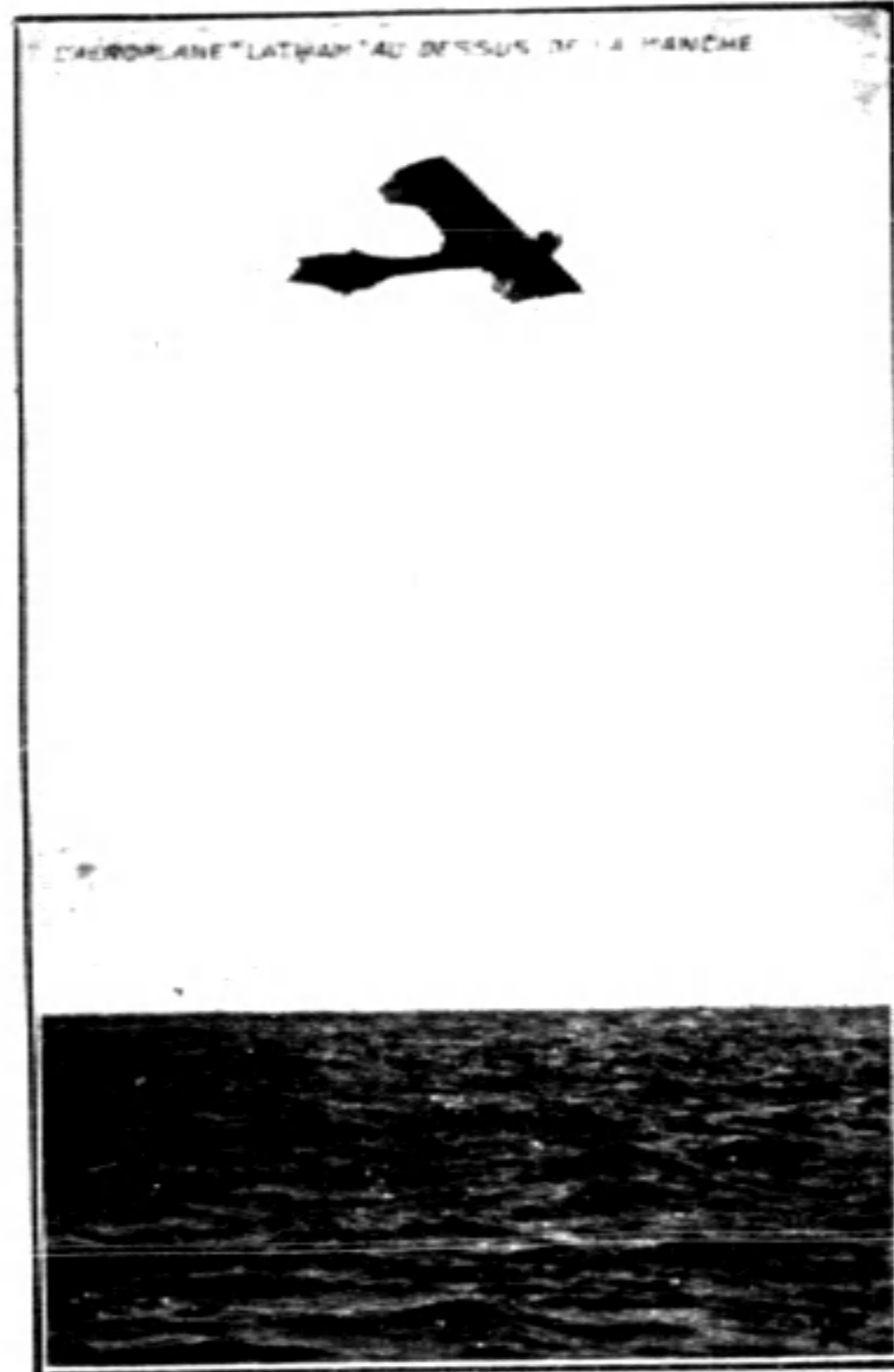


天津名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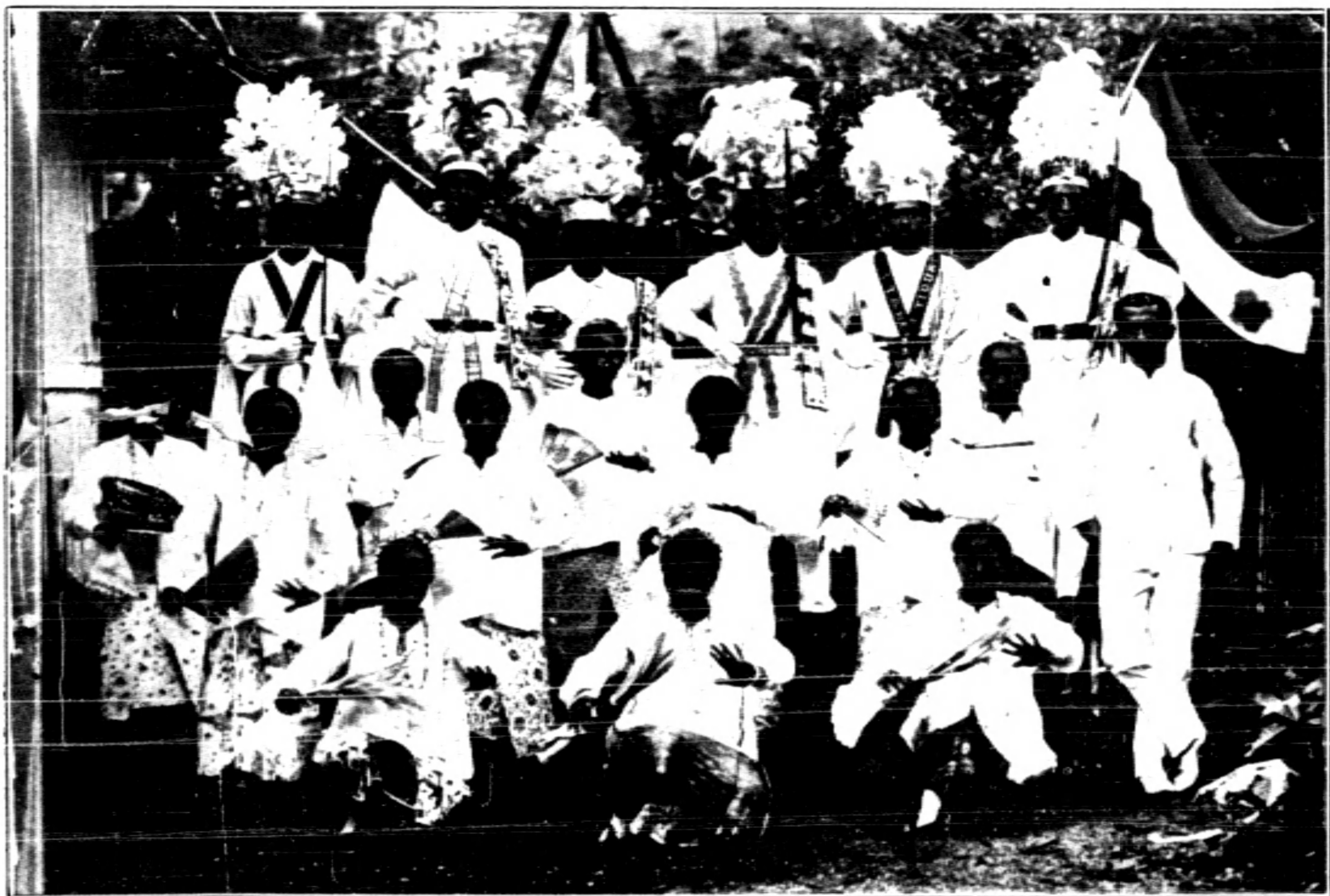


(圖 美 十 次 六 第 海 上)

靈 巧 鮑 英 飛 附 紅 里 十 燕 燕 附 靈 桐 鮑 花 金 田 叙 實 金



海天新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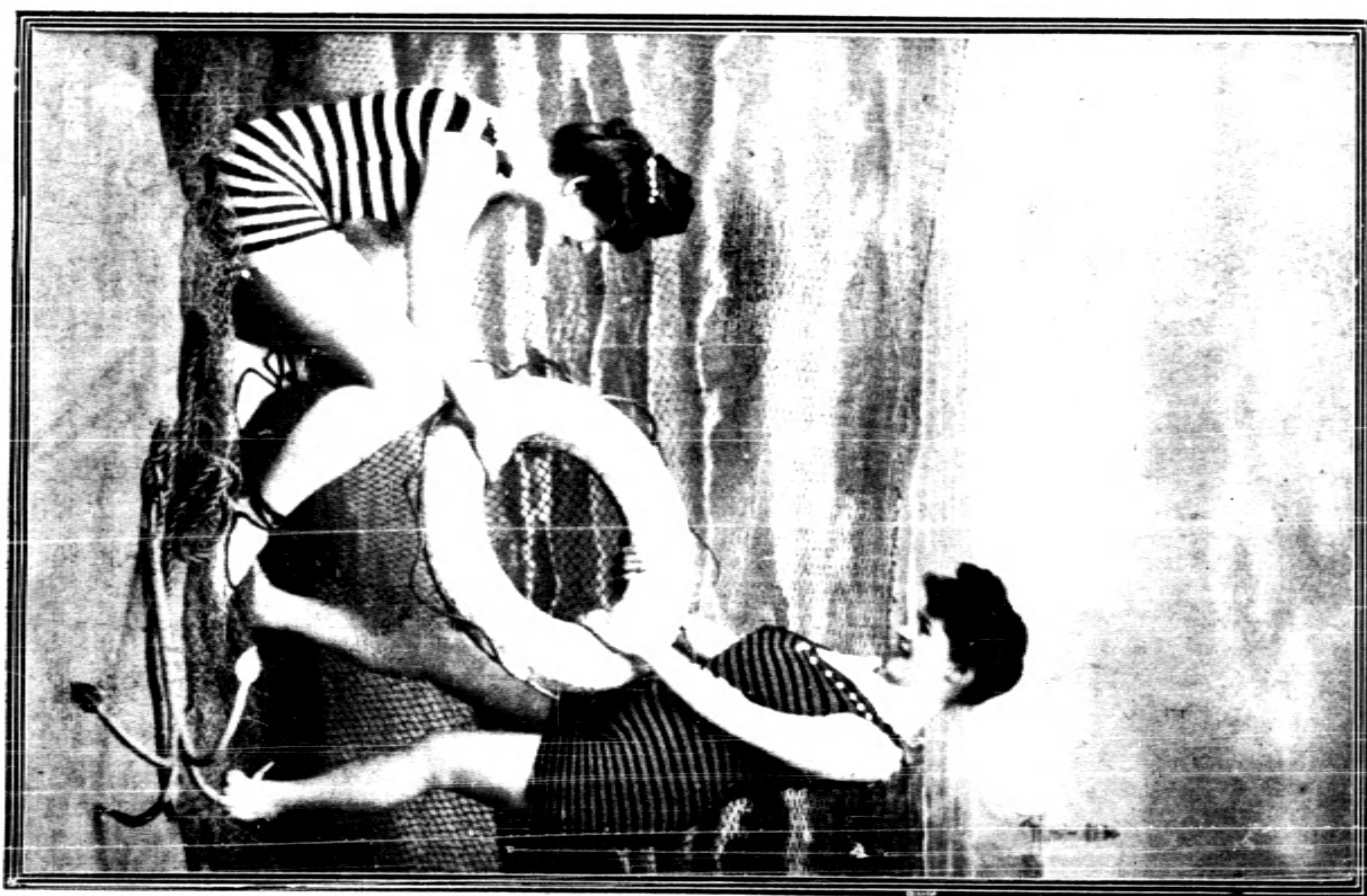


安汝土番之唱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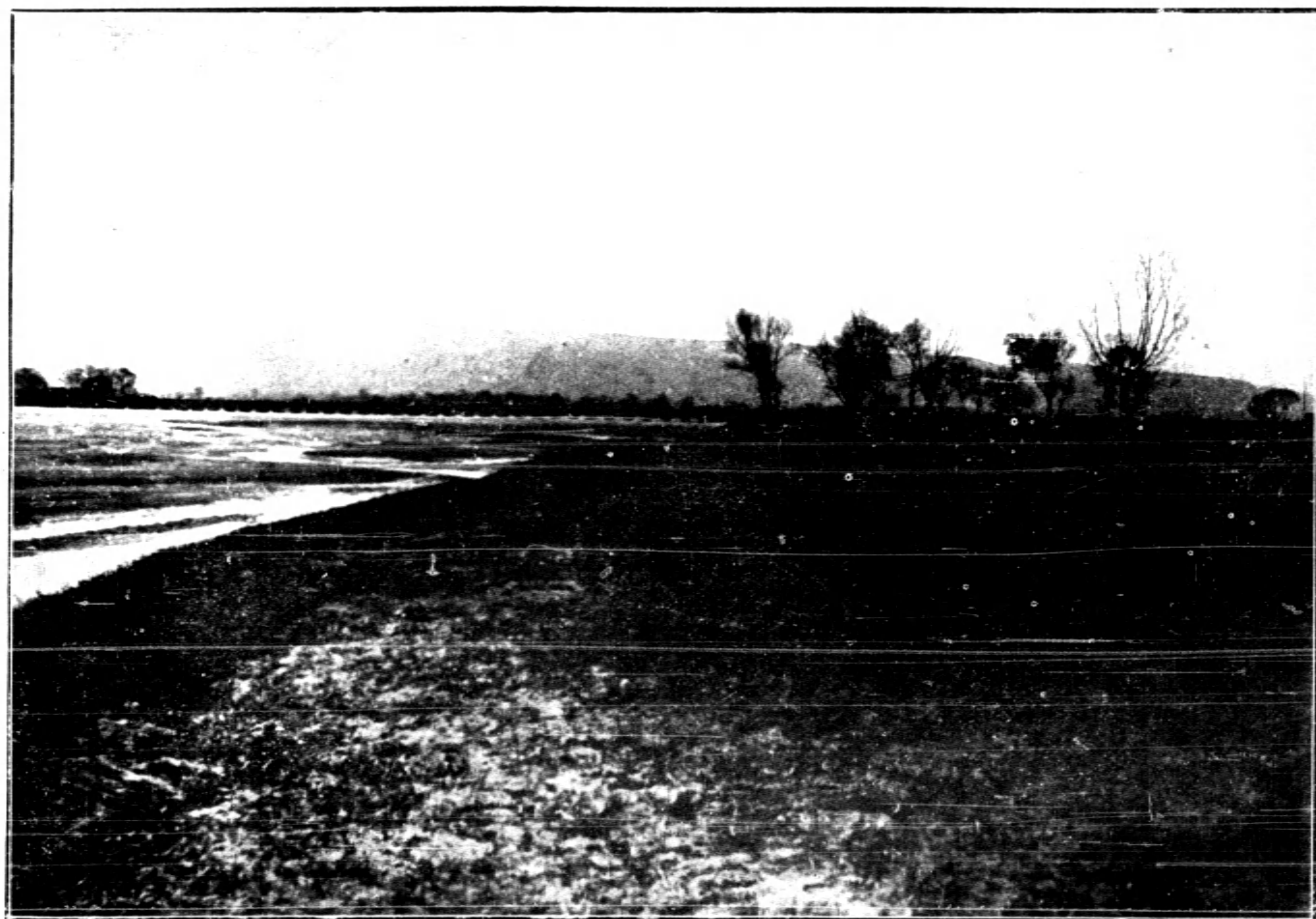
法 國 女 子 之 海 水 浴



德 國 女 子 之 海 水 浴



陝西東湖鴛鴦亭



灞橋柳色 灞橋兩岸 蕭蕭柳色 縱有離人 不忍攀

有正書局各種美術圖畫價目

中國名畫第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楊昇雪霽圖幅。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幅。元陸天游丹臺春曉圖幅。元吳仲圭墨竹幅。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幅。明董香光山水幅。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幅。王麓臺仿大痴山水幅。王石谷仿荆浩山水幅。王石谷山水畫冊之一。二。御題南田畫冊第一第二第三。羅兩峯妻方白蓮夫人畫杜鵑花。

中國名畫第二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橫幅。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橫幅。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槎圖卷。明仇十洲山水雲槎圖卷。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立軸。王石谷畫冊之三四。御題南田畫冊第四第五。湯雨生桐蔭書屋橫幅。戴醇士山水卷第一第二第三。

中國名畫第三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挑耳圖題跋。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三。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眷秋圖。藍田叔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之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之五。御題南田畫冊第六。王麓臺做黃鶴山樵丹台春曉圖。王麓臺做梅道人山水。大滌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惲南田秋聲圖扇面。

中國名畫第四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玩月圖。王

烟客南山松柏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做高尚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畫馬。郎世甯畫虎。

中國名畫第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宋夏珪山水卷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紈扇圖。王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擬退思巖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峯畫蘭石梅花雙軸。

中國名畫第六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軸。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文衡山山水軸。明仇十洲擣衣圖。王煙客擬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中國名畫第七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九。王烟客仿梅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陡壑密林圖。石谷畫冊之八。王石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松雪館溪松仙圖。查二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花。沈南蘋秋棠錦雞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馗。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圖畫價目

中國名畫第八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卷。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小幅。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之九。明唐六如藕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仿大癡山水。吳墨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仿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獅天女散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盧鴻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中國名畫第九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之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赭色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士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峰萬木圖。董蔗林芝仙祝圖。壽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圖

中國名畫第十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浪圖。王廉州松澗泉聲圖。王石谷楊子鶴王漢藻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漸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羅兩峰飲饌園圖。錢叔美仙壑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中國名畫第十一集 每冊一元五角

南唐徐熙百鳥圖卷長分三幅。恽南田做惠崇花塢夕陽卷分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分二幅。黃瘦瓢人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分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分八幅。高花佩指頭畫卷分三幅。王廉州山水小冊計六開

中國名畫第十二集 每冊二元五角

宋馬遠問道圖。明唐六如秋樹豆藤圖。明王元度畫牡丹。明金本清太僕畫雙鉤竹石圖。明張二山水。明藍田叔雲壑秋高圖。恽南田做宋人畫鷄。王石谷畫冊之十一。王麓臺晴峯疊翠圖。石濤上人山水大軸。石溪上人山水大軸。黃瓊瓢東坡得硯圖。黃尊古歲寒圖。金陵明梅花。梅遠公山水。樊會公山水。樊青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鐵生仿王叔明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書扇

中國名畫第十三集 每冊一元五角

宋人畫鷄秋菊宮扇。元人畫嬰戲圖。顧見龍仕女停琴圖。王烟客仿黃鶴山樵山水。王烟客仿惠崇山水。王廉州柳溪泛舟圖。王廉州仿叔明松溪高隱圖。恽南田豔菊圖。王石谷畫蘇子美詩意。石谷冊之十二。王麓臺畫虞山圖。楊子鶴牧牛圖。八大山人山水。高其佩山水。高西園山水。錢叔美着色工筆山水雙幅。戴醇士畫翠簾高捲圖

中國名畫第十四集 每冊一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宋人畫工筆梅花。趙松雪雙松平園圖卷。趙仲穆畫馬橫幅。文衡山筆墨山水卷。唐六如山居圖卷。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上。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下。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一。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二。王石谷谿山霽雪圖。五彩珂羅版印恽南田做子久富春山圖。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上。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下。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一。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二。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卷。戴文節寫湖春權圖卷。顧西樵阜亭送別圖卷。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中國名畫集全年一分共十集洋十二元郵費不取

有正書局印美術圖畫價目

精製名畫外集四十種全套 共四冊
 用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送人最佳購者速匣實洋念四元不折不扣

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册** 山水八開題字十得意之作共十八頁平等閣藏本全册價一元二角

第二冊 **南田山水册** 紙本墨筆山水八開題字八開共十六頁王氏寄青霞軒藏本全册定價一元二角郵費五分

第三冊 **王山山水合册** 南田墨筆山水四開石谷山水八開合為一册誠精妙之品現為陶齋尚書所藏定價一元

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叔平相國題誌共為一册定價六角

第五冊 **石濤山水册** 陶齋尚書藏為石濤最佳之作每册定價七角

第六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册** 程察聽彝觀藏每册定價八角

第七冊 **御賜竹鑪山房王孟端畫卷** 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鑪山房者高宗南巡三次皆有御題於上誠著名之至寶也合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册** 陶齋尚書君及董香光十人之軸擇選佳品為一册一元

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唐六如應真像○文徵明書羅漢贊○文休承○南田○王石谷○漸江上人○鄧

虎臣○龔半千○查梅壑書畫各一定價一元

第十冊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極精之作平等閣藏定價一元五角

第十一冊 **四王惲吳山水合册** 計煙客一頁廉州一頁石谷二頁麓台四南田三頁墨井一頁皆極精之作願鶴逸觀察藏八角

第十二冊 **金冬心畫梅小册** 此册為冬心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均稱得未曾有共十二頁一册定價八角

第十三冊 **王石谷仿古山水册** 此册乃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各家誠為石谷生平合作此册與印入中國名畫集內陶齋尚書所藏之册端稱雙璧明眼人當自知之

第十四冊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卷後有吳榮光題誌一頁辛仿蘇部郎藏茲用羅珂版精印以供同好每册定價一元五角

第十五冊 **扇面第二集** 石谷巨然烟浮岫為增蕪民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於臨學共印成一册定價六角

第十六冊 **錢叔美山水人物册** 此册精秀絕倫為中國美術品之佳者全册十二頁雙樊山方伯藏定價一元二角

第十七冊 **羅兩峯畫册** 此册為兩峰精意之作雙樊山方伯

藏每頁有伯題詠方子上端稱三絕也每册十幅定價一元

第十八冊 **王廉州山水册** 此册為王氏家失者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畫乃仿宋元各家初為六幅後復增仿倪一幅又自題兩幅共九頁誠為廉州得意之筆也定價八角

第十九冊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此卷為著名劇迹屢見著錄經火焚缺少許有程孟陽沈峯程清溪王蓬心錢茶山諸題誌誠至寶也陶齋尚書藏定價大洋五角

第二十冊 **明代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賽會審定精品

第二十一冊 **國朝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賽會審定精品

第二十二冊 **扇面第三集** 石谷春林飛瀑○楊澗水空山○錢玉魚○南田撫大癡○邊壽民○南田雨景○戴醇士仿郭恕先侍渡圖○吳墨井枯木竹石○張輔候定價一元

第二十三冊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此卷為石谷老年最經意之作畫未竟而卒其弟子楊子鶴為之補完畫筆蒼老雄渾人物則神彩如生從來真跡畫紙白板新如此者卷極少此卷印成後墨色仍分五彩足徵印畫之清楚與否全視原底如何矣分為十頁訂成一册八角

第二十四冊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册** 定價一元

日價畫圖術美印精局書正有

外冊第 二十五 戴醇士山水花卉冊 此為兩冊合訂

一為袁珏生太史藏計八開一為辛仿蘇部郎藏計十開二冊皆清微絕俗雲林之逸石

谷之能南田之秀兼而有之向疑京師推重戴書未免過甚見此二冊後無間然矣十八

外冊第 二十六 石谷臨安山色圖長卷 此

嵐萬壑筆墨生動欲飛本用大片照為十八開茲合印為九頁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二十七 戴醇士三卷合冊 何子貞題首

一香雪草堂圖有俞蔭甫香雪草堂記一篇附後一春江帆影圖三卷共裝一冊定價六

外冊第 二十八 扇面第四集 三松居士○南田仿

留韻圖○醇士雲風烟樹圖○藍田叔○文衡山張君度○徐侯齋○南田仿趙大年畫

外冊第 二十九 蔣南沙花鳥草虫冊 此冊寫

欲活精秀絕倫可稱美術之精十珂羅版印原畫底清楚因此印出亦清朗見此冊品可

以說本局印刷之程度矣此冊於學堂中臨摹最為合宜樊樊山方伯藏者計二頁大洋一元二角

外冊第 三十 翁松禪人物山水冊 相國畫

且上有小楷題詩極精共十一頁定價八角

外冊第 三十一 李復堂寫生冊 為復堂最得意之作題詩亦可

愛之至計十頁八角

外冊第 三十二 惲南田工筆花卉蔣南沙

外冊第 三十三 草花虫蝶合冊 定價一元

州一幅定價一元

外冊第 三十四 徐青簾墨筆花卉卷 青藤老人此

法移寫花樹令見者嘆觀止始知向所見草大都皆偽作矣後有翁晉溪作青藤墨花卷

外冊第 三十五 華新羅八段錦書冊 新羅此

八段故名八段錦乃著名之件計山水花草鳥獸草蟲人物皆全精印成冊袁珏生太史

外冊第 三十六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冊 是冊

會列八中國名畫全集內惟因欲單購此冊者紛紛不絕今特用珂羅版印出單行誠為

外冊第 三十七 張華南山水冊 此冊乃聚精會

作樊樊山方伯藏有題誌于後連跋共九開定價六角

外冊第 三十八 南樓老人鳥花山水冊 陳氏

錢書號南樓老人錢陳羣之母也此冊乃生平最得意作有其翁題首其夫題詩於上為

外冊第 三十九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有黃

石齋夫人蔡玉卿黃女史媛介姜實節之妹桂蔣南沙之妹蘋南等諸女史題詩於上又

有錢香樹為各女史書傳於卷後更有錢緯石何蓮舫等多人題誌定價八角

外冊第 四十 江左三大家詩畫合璧 吳梅

西湖圖卷錢牧齋題西湖雜感三十首此詩外間所未經見平等閣詩話中只選刊十首

尚存二十首以有忌語未便選入茲將原跡用珂羅版印出又有龔芝麓題詩跋於後江

外冊第 四十一 改七香紅樓夢臨本 定價六

外冊第 四十二 費曉樓臨耕烟十萬圖 定價

外冊第 四十三 八大山人石濤上人畫合

冊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 四十四 翼半千細筆畫冊 定價八角

元柯九思竹譜 丹邱墨蹟竹石譜人

舊藏庚子之役失之嗣後於滬上以千元購歸計畫竹十幅畫石二幅於初學者入手最

佳精印每冊定價七角

外冊第 四十五 天然習畫專帖 第一冊 此冊乃選

取各種花卉攝影由美術家精心安置非種種畫稿所能及凡寫生者得

此真為無上妙品矣此冊無論中學堂小學堂以及女子學堂無不相宜而於習鉛筆畫

水彩畫鋼筆畫毛筆畫亦無不相宜共十幅用珂羅版彩色精印蝴蝶欲活中國美術家

向所未曾夢見者本局以便宜學子之故取價格外從廉每冊定價大洋六角每張一角十

冊以上八折二十冊以上七折百冊以上六折此為半放老人生平最用心之作筆墨奇逸

八角



短篇名著

櫻花恨

(著者慰元)

宿雨初霽。空氣鮮新。日本東京隅田川之吾妻橋。至雙橋一帶。櫻樹千株。含苞盡放。花作淺絳色。燦爛如赤城之霞。其婀娜豔冶。罕與倫比。一似代表國民之文秀者。

隅田故東都名勝地。其旁有牛女神祠。暨白髭祠。皆數百年香火舍宇。輪奐爲一邑冠。每當春仲。淺草鋪茵。羣花作幄。游人梭織。噂沓往還。自彼都人士。以至異邦之流寓者。靡不鬻集鱗聚。以賞花踏青爲韻事。時有成生。字斐然者。蘇產也。少工舉業。補博士弟子員。文名甚噪。會時局多艱。爭尙新學。乃從同人。束裝負篋。作東渡計。旋肄業於牛込區某法政學校。荏苒流光。已三年矣。生故美丰姿。翩翩年少。顧影自憐。譽之者。至比之爲衛叔寶。潘騎省。一流人物。生亦高自期許。其崖岸之峻。有如此者。

修業之暇。寓居無聊。散步庭心。覩枝頭紅杏。堤畔綠楊。春色撩人。增人情緒。幾許。偶誦湯臨川斷腸人遠。傷心事多。二語不禁。慙然久之。蓋生時方意有槎觸。以年逾弱冠。而猶虛鳳侶也。正蹀躞間。突有不速客。

闖然而至。睇之。知爲同校生。鍾某亟趨與爲禮。鍾曰。如此大好春光。寧令虛度。獨不慮韶華笑人乎。僕今日課務閒。擬邀君至郊外一覽景物。未識君能從我否。生笑頷之。曰。固所願也。

革鞵竹杖。相將出門。去皇城數里許。一逕紆回。但見林木鬱葱。峯巒巒媚。秀生顧而樂之。目鍾曰。人言東瀛靈秀。不鍾於男而鍾於女。信有之乎。鍾笑而不答。已而過吾妻橋。繞隄以進。不數步。芳草鮮美。落英繽紛。蓋卽蔽天櫻樹叢蔚處也。比至其地。則馬龍車水。帽影鞭絲。馳逐於花光澹沲之中。往來甚衆。東西仕女。炫服靚妝。或面障蟬紗。或冠翹駝羽。聯翩而至。雜遝紛紜。時且挈榼自隨。席茵團坐。間度妙曲。引吭發音。惟覺宿鳥驚啼。林花自落而已。生故諳音律。至此略一傾聽。神爲之往。第眼界高落落。然不以介意也。

無何興闌游倦。取道至牛女神祠。冀作歸計。忽嬌音一縷。出自祠中。清脆若新鶯之轉。瞥迴首。則一年可十八九女郎。裝束類東邦式。挽盤龍髻。曳棠木屐。輕裾長袖。珊珊其來。斜睨之。韶顏膩理。淺笑輕顰。殆國色也。生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心旌搖曳。幾不自主。目灼灼。注視良久。女郎意似覺。微露靦覷狀。面頰若林檎。然鳳目頻睽。瓠犀欲啓。其脈脈之神情。又似相喻於無言之表。

未幾穿林去。翩若鴻逝。生目送其行。形神俱散。直至香塵已杳。猶鶴立凝睇。流盼不少。瞬比鍾掖之。始覺生惘然自語曰。情之所鍾。固在吾輩。顧余未欸曲於若人。卒不審此娟娟者爲誰氏子。鍾喟喟不已。徐言曰。之人也。僕數見其踪跡。在上野淺草間。俟少暇。當爲子任物色也。

先是有浙東人魏某者操猗頓術業運五金常往還於日本瀕海諸埠獲貲頗厚既而擴充其業以長崎為貿易繁盛地因經營設一肆於是且以為家而居眷屬焉顧其時中東商約尚未修訂完備僑民之客

於東者輒遭彼族壓制而我國無絲毫保護之權魏苦之不得已思乞援於彼為自全計遂輾轉隸大和字下而入籍矣一傳至甲某敗子也藉蔭庇不事生產而性尤嗜博嘗以一夕



耗父產之大半由是家計頓中落肆亦易主無何甲違禁事發吏捕得之逮諸官科以重禁錮罪繫獄未一載尋瘐斃遺妻女各一女字櫻孃時年甫十有二也女母固長於心計及是

由長崎徙東京盡括室中所有鬻及衣飾拊搗得金幣百以權子母衣食賴不乏藉少存活女復於針黹之暇間習文字意泊如也詎越數年町中疫癘大作此可憐之孀母又同時罹虎列刺病歿於世至此僅

女塊然一身。長日在淒風苦雨中矣。

方母未病時。鳩鳥之媒。以問名至者。頗不乏人。輒辭謝去。母嘗曰。我固華人。他日偶吾女者。微華人莫屬也。比卽世。女誌遺訓。耿耿不忘。以故年來待字閨中。雀屏之中。猶虛其選。

上野公園之旁。有築室三楹。女僦居地也。女有摯友曰淑貞者。亦中國產籍隸上海。以習女師範。留學於東。女與訂交誼。相得歡甚。時女苦岑寂。至是貸屋之半。邀與同居。淑貞者。鍾之葭葦親也。一日以事過淑家。女適他往。語涉女取架上之影片觀之。始大驚喜。乃知向也踪跡而未得者。今固儼然在矣。由是諄諄叩邦族始末於淑。至纖悉。淑具述之。鍾因以報命。

翌日生以蹇脩事。央鍾鍾諾之。以商諸淑。淑曰。吾默窺渠。自牛女祠歸後。意常忽忽。若有失意者。情絲一縷。若春蠶之自縛。有不能稍解者乎。微子言。吾不審其屬意者誰也。茲聞命矣。當爲渠等任撮合。

無何婚議成。轉盼間。嘉禮期屆。合卺之日。一對璧人。見之者。疑若神僊。之下降。咸嘖嘖不去口。生至此。美滿姻緣。歡好無間。雖玉樹交柯。瑤禽比翼。不足比其婉孌矣。然而天下事一節之愆。每每貽千古之恨。所謂聚六州鐵。不能鑄成大錯者。蓋生之謂也。

生故有老父。迂謹士也。少讀書。數指於童子。試因而棄。儒習簿數爲人司田產事。積有年矣。然熱中仕宦。未嘗一刻去懷。且老而彌篤。一日由郵筒遞書於其子。生展誦之。固父手迹也。書中大畧以朝廷將徵留。

學生之畢業者就試南宮次第授職場期密邇速作歸計句當北上事并圖會晤以慰老懷云云生得書亟持以示女女曰此君爲功名計妾何人敢阻君行第君返邱園妾居海外春花秋月爲日方長是則令人難堪耳生曰卿勿慮僕此去多則一載卽當續至苟不爾亦將迎子於姑蘇台下奚戚戚爲女知歸計已決亦不復言翌日生發自東京之停車場一聲珍重女惟有臨風嗚咽閤然魂銷而已

逝水年華駒輪迅馭而此數月中生走京師試學部已由專科卒業擢登賢書旣射策於廷又以優等授職觀政比部分隸秋曹此時生奔走形勢之途公私旁午應接無寧晷捷音至珂里賀客填門且以生年少掇科第爭欲得快婿爲榮親朋之以作伐至其家者賡續不絕比生假旋抵里其父已爲締姻某氏下鏡臺之聘數日矣

生至是始大駭愕旣悔且恨踉蹌至不可名狀陰念茲事一成何以見櫻孃於海外夙所不欲遽告老父者徒以自由結婚之制非彼老人所樂聞也不圖一誤再誤以至於此而今已矣若毀其議則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試問何以藉口且庚帖已至卽欲璧返度彼亦未必吾從籌思至此卒無良策

事越數月境過情遷時老父復爲生拂拭青廬諏吉行親迎禮生迫於計無所出則亦姑聽之而姑安之新婦固系出大家奩贈旣豐德容復兼備歸生後尤能以潔蘋蘩治沃盥得堂上歡心方生之甫婚也中猶不能無芥蒂滯繼則愛情由淡而濃終乃渙然怡然不自知融洽無間矣噫但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

度生此時尙復有一念計及東瀛故劍者哉。

成婚後之閱月距相約一年之期屆矣。先是生得鍾手牘一述櫻近況積思成痼望眼幾穿行將附舶來華以踐君約生初讀之意頗惶懼旋以事冗置之高閣亦漸忘之矣。日者以要事謁某宦於金陵先取道上海乃行旌甫發而櫻果接踵至。

時生父偵得結婚顛末預度櫻將來必出此舉因堅囑家中臧獲祕其納婦事勿令女知且於三日前促新婦歸寧以暫避之一切布置甚完備也。及是櫻至其家以謁見尊長禮拜翁於堂下父故作歡迎狀欸曲倍至旋謂櫻曰余舍苦陋狹姑寄此一椽遲郎歸爲徙金屋也。

居有頃會父以年老櫻肺疾呻吟牀褥間爲狀至劇櫻听夕侍奉執子婦職維謹一湯一藥悉出其手以是日不交睫者數夕矣。一日以索取參茸之樓上抵一處錦幃繡闥屈戌深沈將啓戶而入突一新來婢至息至前急止曰勿爾此爲新少奶室主翁有命禁出入誰敢履此櫻驚聞其語顏色遽變轉詰婢曰新少奶爲誰婢嗤以鼻曰自然是彼之新少奶非此之新少奶也。櫻至是疑肩驟破熱血奔涌暈踣於地良久少甦喟然曰予嘗怪十郎薄倖以爲出自稗官之筆文明時代必無其人不圖及我躬而一遇也。證書具在儻執此以訟彼於裁判所理匪不直顧予方弱有所不能予之不明實自貽之戚復誰尤哉語已負氣挈行裝去不知所終或有見之者謂其跡仍在吾妻櫻樹間也。



虛無黨飛艇

(心一)

夕陽西斜。紅光自小窗射入。時有一少年。默坐於造艇室中。吸雪茄。少年名白冷。登夙好飛行之學。自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披賴德之騰空氣球。至日來盛行之單葉雙葉鳥式蜻蜒式飛行艇。靡不研究。及今卒造成一從古未有之新飛艇。艇作黑灰色。橫臥室中。赤日之光線直射艇身。艇有生力機二。鋼製燦然發光。耿耿如人之目。若示意白冷。登曰。薄暮時。余且乘風飛去也者。

白冷登所發明者。不特其飛艇中之生力機。機中之生力炸藥。均向時所未有者也。白冷登字洛巷。渠即以名其新發明之炸藥。是藥也。置少許於生力機中。即發生絕巨之力。故艇之行也。至速。渠所發明之生力機。則質堅而體輕。質堅。是以洛巷炸藥發生巨力之時。機得以不碎。體輕。是以不爲飛艇之累。白冷登之飛艇。亦與時人之艇大異。飛行自如。升降隨意。遠過於近世之飛行艇。而轉側不懼風雨。無怖。故時人之艇。大險而白冷登之艇。則絕不少險也。

先是白冷登未製艇時。賃一第於黑希斯。黑希斯地絕荒僻。殊少居人。白冷登所賃第之左右。均廢第。渠以在此造艇。作巨聲。無人厭惡。故居於此。而其造艇事。已爲報館訪事所知。詳載之於報端。且盛稱白冷登之機巧。未既。卽有兄弟二人。與一弱妹。賃其左之廢第。三人者。一望而知其爲非英人。然頗敬禮。白冷登時相過。從一日。白冷登與其情人海史脫。小語。白冷登曰。吾鄰大不惡。

女曰。余殊惡之。

白冷登曰。何也。

女曰。余亦不知其所以然。

白冷登遂不復言。而自是曾未與女一道。及福拉登兄妹。而今則八年來所夢想之飛艇告成矣。

白冷登在造艇室中。吸雪茄。忽有小球。砰然擊其室門。白冷登出而拾球。旋思其鄰之球。何以每喜擊其室門。遙見福拉登弟兄。方在籬外吸煙。白冷登近就之。福拉登之妹南娜麗亦至。

維克貪福拉登曰。白冷登君。其宥余。今日我小球已入君園中三次矣。

白冷登以球擲與之。且曰。四次矣。

維克貪曰。艇成乎。

白冷登曰。成矣。

維克貪曰。何時奮飛。飛艇史上。不又將多一。爲飛行之學。而犧牲其生命者乎。

南姍麗笑謂白冷登曰。渠妒君耳。君飛騰。渠且怒。捲其髮。

維克貪謂其妹曰。渠見余。儕飛騰。渠亦將怒。捲其髮。

白冷登曰。海史脫。令孃設不爽約。夕陽一落。余即飛行。

南姍麗曰。海史脫。令孃誰也。余殊妒之。

白冷登曰。海史脫。博士之女。而異日之白冷登夫人也。

南姍麗曰。然則余恕之矣。

維克貪曰。白冷登君。聽之。發明家。寧獨君耶。當君在造艇室中。製艇時。余儕亦在試驗室中。製……

白冷登曰。何物。

維克貪曰。華查那耳。華查那者。炸力最巨之炸藥。余設取少許。投汝。試驗室之巔。則汝之新飛艇。且成一。

堆瓦礫中之鐵粉木屑。汝更何能。

白冷登曰。更造一艇。

南姍麗曰。是足見英吉利人之性質。然若是一物。毀之。寧不可惜耶。

維克貪曰。聞汝言。足以見婦人之仁。

維克貪之兄羅般。至是乃發聲矣。羅般曰。有汝之新飛艇。有余儕之華查那。余儕能震驚全世界。縱不欲震驚全世界。亦必能震驚多行虐政之國也。

羅般言次。南娒麗甚憤頰頰。而眉緊。旋覺白冷登方凝注之。遽歛怒爲笑。靦然不復作忿忿之色矣。羅般續曰。白冷登君。試思之。有艇與藥。余儕欲毀虐君之艦隊。而滅其陸軍。寧不如一反掌之易耶。余儕欲拯同胞於囹圄。爲世界秉大公。寧不如……

言至此。其弟牽其衣。於是相將去。

南娒麗曰。可憐哉。羅般若有痼疾。白冷登君。汝將何以名汝之新飛艇。

白冷登曰。余尙未念及其名。

南娒麗曰。盍名之曰。西比利亞。

白冷登曰。何也。

南娒麗笑而不言。頷首而別。

閱一小時。陶娒翩然而來。白冷登詣艇審視。一過兩人。登艇將飛去。陶娒曰。余以爲汝之愛。余不如愛飛艇。

白冷登曰。余寧失飛艇。千不寧失卿一。

陶姍曰。誠然耶。

白冷登領首。旋曰。海史脫博士知卿之來。爲欲一試飛騰乎。

陶姍曰。渠知余之來。不知余之欲飛。

白冷登撥機。飛艇動矣。疾行出室。乃上騰。白冷登駕艇詣教堂。行至其地。始反行。閱五分鐘。而抵白冷登之園。白冷登將駛艇入造艇室。陶姍反顧曰。門猶未啓。

白冷登曰。異哉。余未闔門。誰闔之者。

白冷登詣門。試啓之。則人已下扇。

陶姍曰。汝僕爲汝扇之矣。

白冷登曰。非也。渠已外出。卿其待余於此。任余入餐室。取鑰。卿可坐飛艇中。卿亦知卿今已爲空中之女王耶。

陶姍曰。然則汝爲空中之王。

白冷登趨與接吻。疾行入餐室。鑰固在案頭。忽聞飛艇之生力機戢戢作聲。急趨第門。則第門已扇。白冷登大駭。大聲曰。陶姍勿兒戲。言次。聞飛艇益格格作響。忽焉戛然一聲。知飛艇已離地起矣。白冷登撲門若狂。無何。震厲一聲。第門已闢。然而飛艇與佳人均已化黃鶴飛去矣。白冷登號曰。陶姍。陶姍。然無應之。

者。白冷登至。是。愴。惋。欲。絕。仰。首。視。天。際。遙。見。相。距。約。半。英。里。一。物。若。鳥。漸。行。漸。遠。亦。漸。小。作。蘇。蘇。之。聲。噫。佳。人。已。乘。飛。艇。去。此。地。空。餘。造。艇。室。矣。人。亡。艇。亦。亡。能。不。爲。之。悽。然。耶。

白冷登詣海史脫博士許詳告之。共歸造艇室於門際。拾得一紙書。其文如左。

白冷登君惠鑒。承君不辭勞苦。爲吾黨造飛艇。感甚。感甚。海史脫令孃。今與南娒麗共在艇中。固無恙。君其勿念尊艇甚佳。不特行止升降。隨意且無轉側。及風雨之懼。余儕已名之曰西比利亞。余儕俄國。虛無黨人也。久與虐君爲敵。今有君之飛艇。吾之炸藥。更何怖者。吾黨之流西比利亞者。不可勝數。我弱妹其一也。余今首當出弱妹於西比利亞之囹圄。然後徐令虐君知余今日之能力。余恒竊至汝造艇室中。是以深知尊艇之結構。而駕駛能不至於敗事。至於余所以載君之情人以去者。一則爲南娒麗作伴。二則令貴國之砲不敢轟擊我艇也。白冷登君。余今得爲空中之王。君之力也。然空中不能有二王。君其勿更造艇。意忿華查那夫頓首。

海史脫博士閱竟。搔首無策。念老妻已作古。嬌女復羽化。懊恨萬狀。然女固未死。或能得其歸里。諒未必如黃鶴之一去不復返也。遽謂白冷登曰。翌日。余即助君更造一艇。不得我女不止。白冷登與握手曰。善。今日爲七月三十號。閱十四日。第二艇且告成。至是。余將與華查那夫追逐於天空。不得陶娒不止也。翌日。報紙遂喧傳飛艇被盜。而發明家之未婚婦亦爲盜艇者所載去。而西比利亞之事。逐日見於報端。

非俄艦被擊而沉。卽俄軍中彈而士卒死者若干人。一日白冷登與海史脫閱報紙。忽見報端大書曰。白冷登之第二艇且告成矣。海史脫大駭失色曰。是何可使華查那夫知者。

白冷登曰。何傷。

海史脫不答。

閱日之報紙大書曰。西比利亞西行。豈將襲擊倫敦乎。白冷登曰。西行乎。余殊不解其命意所在。時飛艇之諸部分猶未集成。一艇參雜置造艇室中。海史脫指而言曰。余儕速遷之入第。

白冷登曰。何也。

海史脫曰。余殊不知。但余儕可遷之至汝第中。

白冷登不復言。閱一小時。造艇室空矣。海史脫與白冷登坐書室中。白冷登曰。君所怖者何事。海史脫出報紙示以新聞一節。略謂克虜伯滅飛艇砲製造局爲空中之西比利亞所毀。白冷登方思索其故。忽焉碎然一聲響徹霄漢。一第爲之震動。玻璃器皿均騰躍而碎。四壁搖戰如秋葉。兩人皆躓仆於地。耳若聾而魂若飛。噫。豈彗星之觸地歟。抑絕巨之地震歟。起而出視。則造艇室已化烏有。木片鐵屑雜瓦礫間。造艇室蓋已爲炸力絕巨之炸藥所毀矣。

海史脫博士指天際一物。示白冷登。則西北方有物若小鳥。在雲色濛濛之中。幾不能辨。方疾飛向西北。

去海史脫曰西比利亞也。君猶憶意忿華查那夫書中末一語乎。渠謂空中不能有二王。戒余儕勿更造艇。渠果欲毀我艇矣。

白冷登握拳向西比利亞怒詈華查那夫。旋乃自恨。何以創此飛艇。無何神志少定。乃曰。海史脫博士。幸君有先知之明。遷將成之艇。至第中預知我。今必成。蓋天相我矣。

海史脫曰。有志者事竟成。不得我女。余必不止。安有不成者。但余儕今當更覓一造艇室。彼以機巧來。余亦當以機巧報之。

翌日二人於三英里外得一舊工廠。載諸物至廠中。工作閱一星期。艇成矣。名之曰報復。報復與西比利亞同。亦能載四人。白冷登則擬以載己與海史脫。博士二人。冀其重量較微。其速率或能過於西比利亞也。更載雷福鎗。二手鎗。二火藥若干。及足以給一星期之所需之食料。事訖。乃致電各報館。謂報復一艇。將以詰朝啓行。擬與西比利亞角逐於天空。二者殊不難辨。報復色綠。而西比利亞則作灰色。

詰朝白冷登與海史脫坐艇中。觀者塞途。新聞紙之訪員及攝影者。陸軍部之官吏。蟻聚於其左右。而好奇之徒。聞消息而來。立於是輩之後。街巷爲之充溢。無何艇動矣。羣喧騰號叫。以鼓勵之一呼。萬和洶若沸鼎。而響震霄漢。已而艇徐徐起矣。衆益大譁。艇上騰至離地五十尺。白冷登下矚見觀者均神色變異。倉皇失措。揚臂空中。舉動若狂。白冷登頗以爲怪。然絕不介懷也。

報復向西北行。每小時約飛五十英里。設疾飛者。每小時當能行百三十英里也。先是華查那夫毀造艇室。後海史脫見西比利亞向西北飛去。逆料華查那夫必於愛爾蘭羣山之中。或於孟島人跡絕少之處。有一根據地。報復之駛向西北者。冀與西比利亞相值也。

行次恒有數十人集。而大呼。且以手指天。似欲示報復艇中人。以一物旋。又鳥獸散。趨避屋中。白冷登初亦不甚置意。已而見處處有人。爲類此之舉動。深訝異之。謂海史脫曰。異哉。是輩始也。歡呼繼。又奔避如鳥雀之被鷓毆。然是輩又決不至誤。以我艇爲西比利亞。頃余猶聞是輩大呼報復兩字也。

濱暮時。報復艇行抵愛爾蘭海面。清風嫋嫋。波聲俱靜。艇下落至離水面僅十英尺。徐行而前。若海鷗之撲翼於水雲晃漾之間。白冷登曰。海史脫博士。余儕所欲得而甘心者。華查那夫設遇之。於此將奈之何。海史脫曰。斃以鎗可耳。

白冷登曰。設若女亦在艇中。將若何。

海史脫曰。今余爲獵者。而渠儕爲獸。我女在艇。則余且爲獸。而渠儕爲獵者矣。今幸渠儕尙未是在。是耳。

白冷登曰。誠然。

言次。目四矚。無所覩。忽返顧。遽失聲。蓋距報復艇不百碼。有一飛艇。離水面約一百英尺。海史脫曰。西比利亞尾隨吾後者久矣。頃聞觀者之愕然驚呼。蓋以此耳。

時忽聞女子大呼號極聲嘶若示意兩人預防者白冷登曰此陶姍之聲也渠猶在世余感謝上天矣
 海史脫曰疾疾渠儕將擲炸藥矣

白冷登駕機報復
 艇一躍而前乃上
 騰無何離水面一
 百英尺與西比利
 亞艇相等突見西
 比利亞疾飛而去
 白冷登急增進報
 復之速率而追逐
 於其後報復之速
 率已造其極然距
 小黑點已而西比利亞若與夕陽并沉夜色漸昏濛而西比利亞不可得而見矣
 海史脫曰洛卷西比利亞之速率遠過於我艇何也



西比利亞仍不稍
 近兩艇疾飛空中
 破空氣而生狂風
 微當風之屏艇中
 人均颺入海中去
 矣
 忽焉西比利亞之
 速率大增指西而
 行曾無幾時僅見
 赤日將落處有一

白冷登曰。余不之知。以情勢度之。其生力機中之炸藥。必非洛卷而爲華查那。華查那所生力。或較洛卷爲更巨乎。

報復艇徐徐沿孟島海濱而飛。時已明月生。天清風滿。空旁望島上羣山。均喬峯巉巖相屬。而無間斷。海史脫指一峯曰。此史乃反爾峯也。君不見山頭之逆旅乎。余尙能辨逆旅之旗杆也。

白冷登凝視之。忽見距旗杆之尖數十英尺。有一巨鳥疾飛而來。細辨之。則西比利亞耳。報復艇急向南行。西比利亞追逐。其後將及海史脫。曰。無術矣。余儕或僅能以身免耳。

報復艇下落至地。適在一大道之上。白冷登與海史脫一躍而出。疾馳數十步。突聞砰然一聲。震動山岳。則報復艇已化作片片飛矣。白冷登見西比利亞旋亦下落。距兩人約千碼。少須即飛去。漸遠漸小。越片刻已不可見。忽聞女子號聲。辨之則陶姍。海史脫之聲也。應聲而視。見一女子狂奔而來。趨就之。果陶姍也。兩人大喜。華查那夫事悉忘却矣。

三人步行至特樂司寄居。逆旅一夕。詰旦即乘舟返英吉利途中。談別後事。甚歡。海史脫博士喜形於色。恒莞爾而笑。不能自抑。白冷登與陶姍亦靦然色喜。惟不至如老博士之恒掩口胡盧耳。老博士曰。陶姍渠儕果優待汝耶。然則余儕又何事憂慮爲。

陶姍曰。渠儕遇兒。頗加青眼。余儕日行而夜宿。日夕與兒共者。南姍麗也。然此輩似絕不解所謂慈悲者。

兒目覩俄艦之沉耳聞艦中瀕死呼號之慘而渠輩殺人之具僅一小炸彈耳彈如丸大而投至船面艦即粉碎而下沉數百人之生命隨波逐浪而去礮臺爲所中即成一堆瓦礫汝造艇室之毀也兒固亦日覩之兒時以爲汝二人必死於其中矣旋以望遠鏡遙視見汝二人固在園中兒心乃安渠輩已而閱報知汝艇之未毀且知汝行期乃至倫敦追躡於汝後兒深願汝之返顧而汝竟絕不返顧兒聞渠輩言艇一至海面即將毀汝艇兒時深爲汝危也

白冷登曰渠等釋卿寧非大佳事

女曰渠輩知軍艦均無足慮故釋兒耳南姍麗將寄居法國而渠輩則詣西比利亞拯其妹華爾加老博士曰吾兒渠輩之根據地何在

女曰在一小島渠輩呼之曰修台洛地在英之北距此甚遠也

博士曰每小時行百英里抵是島何需多時余昔曾爲捕鯨之行頗知格林蘭一帶之地理修台洛島爲法洛羣島之一

白冷登曰余不得我第一艇必不止

博士頷首曰余亦云然是固余儕之天職也

女愕然凝視白冷登旋又睨博士默然不語

博士曰。余頃讀今日之晨報。據稱德將以載柏林之巨飛艇四。假與俄國。然余則以爲此四飛艇必一去不復返矣。

白冷登頷首而不言。

博士續曰。是無異蠢蠢之巨鯨與鋸魚抗耳。能與西比利亞抗者。惟一速率相等之飛艇。或一速率之過於西比利亞者。

女曰。汝殊不知是輩之爲人。是輩蓋亡命之徒耳。不值與之爲敵也。

白冷登曰。余儕不與爲敵。更有誰與爲敵者。

女乃不言。

閱一星期。第三艇且告成矣。而當此七日之間。報紙乃迭載西比利亞之事。華查那夫首至西比利亞。釋國事犯多人。其所釋之第一人。即其弱妹也。旋又至克隆史塔。毀俄國之海軍奔據地。俄皇爲之震驚。奔逸不知所之。

踰日。波羅的艦隊與西比利亞艇相值。華查那天弟兄擲炸藥少許。而羣艦俱沉。幸免者僅一艦。名土納。反亞時適在北海。然以時人論之。則以爲是艦不過尙延殘喘。終必歸於盡也。

數日後。白冷登之新飛艇告成。仍名之曰報復。是艇較前一艇稍巨。蓋是艇之生力機較巨也。白冷登謂

海史脫曰。此艇之速率。當不遜於西比利亞。西比利亞至南極。余亦至南極。西比利亞至北極。余亦至北極。

海史脫曰。然則余儕當爲之備禦寒之衣。不可不携也。

詰朝味爽時。新報復。艇啓行。觀者惟陶姍一人。飛艇上騰時。白冷登與海史脫同聲曰。一星期內必返。陶姍強笑不作聲。俟飛艇騰起。至離地二十英尺。出巾揚之。以作別設。兩人於是時凝眸視渠者。且見其眼淚滿眶也。白冷登駕艇指俄國行冀。值西比利亞而與爲空中之決戰。行良久。殊不見其影踪。日將午。遙見有俄艦狀。至狼狽一物。若鷹飛翔。其上海史脫曰。是寧非土納反亞與西比利亞乎。

言次。砰然一聲。炸彈中土納反亞。且沉西比利亞。下落至離艦不十英尺。海軍大將哥色克夫。猶未沉立。桅盤上發鎗。中西比利亞之左翼。艇卽爲之傾側。艇中物紛紛墮入海中。艇亦幾墮。踰刻乃如故。而俯視海中。則艦已烏有。哥色克夫亦作波臣矣。

華查那夫時已覺。白冷登及海史脫之艇疾飛而至。報復艇急上騰。西比利亞隨之。華查那夫以炸彈投報復艇。幾中之。兩艇仍上騰。踰時海史脫視高度表曰。去地一萬英尺矣。又踰時曰。去地萬五千英尺矣。白冷登曰。君不見彼艇有一人。若有所覓而不能獲之者。嘻。渠輩之炸彈必已盡入大海中矣。海史脫曰。去地二萬五千英尺。

是時西。比。利。亞。忽。下。落。報。復。艇。乃。亦。隨。之。至。離。地。約。十。英。尺。西。比。利。亞。即。疾。行。向。西。北。報。復。尾。隨。其。後。西。比。利。亞。增。速。率。報。復。亦。效。之。而。兩。艇。之。速。率。適。相。等。每。小。時。約。行。一。百。英。里。

濱。暮。約。六。句。鐘。時。白。冷。登。曰。是。何。島。也。

海。史。脫。曰。法。洛。羣。島。也。噫。噫。渠。輩。初。必。欲。詣。修。台。洛。者。今。見。余。追。躡。其。後。不。敢。往。矣。

已。而。夕。陽。已。西。沉。西。比。利。亞。仍。前。進。明。月。東。昇。而。西。比。利。亞。仍。前。行。至。九。句。半。鐘。時。博。士。與。白。冷。登。均。見。重。裘。下。矚。不。復。見。狂。浪。怒。濤。惟。見。冰。塊。與。白。雪。

海。史。脫。曰。此。愛。斯。蘭。也。

無。何。兩。人。雖。御。重。裘。亦。股。慄。不。止。而。兩。艇。仍。進。行。不。已。

白。冷。登。曰。今。何。時。

海。史。脫。曰。十。一。句。半。鐘。

白。冷。登。曰。前。行。乎。抑。歸。休。

海。史。脫。曰。前。行。

移。時。兩。艇。行。大。雪。中。雪。花。飛。舞。幾。不。能。辨。一。物。而。兩。艇。仍。進。行。踰。頃。西。比。利。亞。之。影。遽。渺。白。冷。登。覓。之。竟。不。可。得。海。史。脫。忽。仰。視。謂。白。冷。登。曰。君。不。見。北。斗。適。在。余。儕。頭。上。乎。余。儕。已。抵。北。極。矣。

白冷登曰。盍歸休。

報復艇行未數十英里。忽聞笛聲。白冷登曰。異哉。笛聲何自而來。

尋聲而往。得華查那夫弟兄於冰山之下。西比利亞已觸冰山而粉碎。弟兄俱傷。兄已斃。而弟且死。瀕死時。乃奏笛。蓋弟固有笛癖者也。白冷登及海史。脫抵其地。後一分鐘。弟亦死。兩人四覓得一冰窟。乃葬兩弟兄於其中。事訖。老博士曰。盍歸休。

(完)





短篇名著

小學教師之妻

(呆)

(笑)

天氣嚴寒萬籟俱寂鄰家一頭老雄雞忽然伸頸一啼四面八方都接應起來只見紙窗上漸漸的現出魚肚白的顏色來接着丁零零丁零零一片聲響正是早起五點鐘的鬧鐘鬧了一陣他也就不高興了却早已驚醒了這位每月薪俸十六圓的小學校教習崔小梅先生了他就慢慢兒翻轉身來打了個呵欠說道好睡啊好睡仍舊裹着被兒倚着枕兒睡了兩三分鐘忽然發一個很從被窩裏猛然伸出一隻很細很瘦的臂來向那嚴寒徹骨的空氣中舞動了一回又打了個呵欠說好睡啊好睡把兩掌托在後腦之下枕頭之上又不動了忽然又告一個奮勇直豎的坐了起來披了一件棉襖却只是瑟瑟的亂抖他道好冷啊又歎了一口氣道這小學教習委實不是人當的這時揭開帳子望了一望窗上只見冰花點點好似繡了什麼花一般現在是五點十分鐘了他那小學校却在城中而崔小梅則僻處鄉隅雖然有五六里路究竟要七點半鐘纔上課兩點半鐘的功夫却也來得及但是他可是不能再睡了便伸身在牀前橙上劃了一枝火柴點上了燈衣袋中搜出一支紙烟點上了火細細的吃着心中却不知想着

甚事兩隻眼睛望着帳頂好像這帳頂上印的盤龍花是個名畫大有研究的資料呢正在出神忽覺一般臭氣直撲小梅鼻觀小梅向側面一瞧就明白了原來他那位睡態不安靜的夫人把女兒阿敏直弄到裏牀邊上自己的頭也離了枕頭了那雲鬢鬆了下來便發出一股頭髮氣攪和了小孩子出了尿的氣息兒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小梅再向他瞧時只見他一張嘴張得很大胸部也露着右臂也橫七豎八不規則的伸出在外面正在熟睡之際不知做什麼好夢咧小梅一個人瞧了一回不覺得有些兒好笑了想這是我的愛妻還記得四年前的事咧他在某女學堂讀書時我見了他真是個神聖高尚的女子這不規則的手我何以把自己的手觸得一觸胸中好似禮拜寺的鐘一般的亂撞這獅子大開的口我何以要和他行甜密的接吻真有些兒奇怪自己的戀愛歷史真有些兒不可思議了正在亂想又是二十分鐘去了只得硬着頭皮起來拿了洋燈到廚房裏風爐上生起火來男子家到底不大在行好容易生好了火炊起水來天已大明了那自稱神經質敏銳的夫人雖是小梅把門窗戶闔開了又關關了又開他都不覺得原來小梅家的門窗戶闔都是一種特殊的運動器械開閉都要費極大的氣力而且能發極大的聲音夫人一點兒不醒豈非奇事小梅也不管他風爐上的水一時沸騰起來他把新水換上開水取下將昨夜的飯碗菜碗洗一洗乾淨便洗面漱口第二次的開水沸了拿他泡了一壺茶風爐中的火炭便運到火爐中去本來這種事不是男子做的況且小梅是捏慣筆的這種事更不在行因此

又費了許多時刻。在地板上跑來跑去。也沒有休息的時候。佩服他夫人。竟一些兒沒有知道。仍舊在黑甜鄉裏。小梅暗想。真是只知道吃飯如此鬧了。半天。他還沒覺。不免走近牀前。喚道。起來罷。這聲音倒也很親切。那夫人依舊睡他的覺。也沒有答應。小梅又道。時光不早。可以起來了。夫人仍舊不答。小梅有些兒發火了。說。還不起來嗎。我要去咧。夫人只喉中嗚嗚的發了一聲。這聲音並不是答應。在呵欠與歎氣之間。不料發了這聲音。本來是向外牀睡的一骨碌。便翻身轉向裏牀。依舊睡着了。小梅看到此時。竟生氣了。便大聲道。你還不起來嗎。夫人竟不做聲。小梅再叫道。起來。起來。時光不早了。還是默默無聲。小梅知道空喊也無益。便推着他道。你到底要睡到什麼時候去。夫人使着性子。說道。是是是。曉得了。這聲音却也並不像剛纔大夢初醒的樣子。夫人又道。小孩子還要吃乳。怎能穀立刻起身。你不知道嗎。小梅道。我喚你起身。也不曾得罪了你。啊。夫人冷笑道。你這人也太沒情理了。所以人家說你難說話。小梅道。這話倒好笑。自己使性子。倒說人家難說話。夫人道。我使什麼性子。我使盡性子。也只在這屋子裏。我說阿敏要吃乳。這一句話。是我使了性子嗎。一壁說。一壁便拍着阿敏道。阿敏。你父親清早起來。便尋人生氣。可笑。不可笑。你別哭。哭了。他就要打你了。小梅知道敵不過他。夫人大有我倦欲眠。君且去的光景。瞧瞧表上時候。已經局促。別只管瞎鬧。耽誤了時刻。那時走到外面。尋尋昨夜吃賸的菜。也沒有飯。也凍得和冰塊一般。只得不吃。且去換衣服。再向夫人道。我去了。夫人道。快些去罷。這聲音已經在被中了。小梅正

在換靴子。忽然喊道：糖呢？這一句話問得似乎很奇特。原來他學堂中是不供午飯的。送了錢由各教員自便。小梅每天買半斤麵包帶些白糖去。就這樣將就權當午飯。這是夫人打算自己早晨多睡。所以每天晚上稱了分量用紙包着。這時小梅問得急便道：在櫥內第一層右面角裏。小梅尋了不見便道：沒有。夫人道：如此左面。小梅道：沒有。沒有這聲音便亂暴起來。夫人道：在抽屜內也。論不定小梅開了抽屜大怒道：沒有。沒有。夫人又冷笑道：你再喊幾聲。沒有他就出來了。尋東西不可生氣。你生氣了。難道就尋得着嗎？小梅爲了糖之有無問題便把火提了。此刻他倚着半開的抽屜呆呆的。看着少頃只得歎了一口氣。取了書包向外便走。夫人道：糖既尋不着。出去的時候買了些罷。小梅怒匆匆的答道：你安穩穩的睡一晌。索性別管罷。夫人道：還有一事你出去走過米店。叫他送五角錢的米來。小梅道：誰叫過五角錢的米。可不害羞。夫人道：又不是買一升兩升五角錢。不算飯糰。上告狀了。你要能叫一石來更好。我難道沒有地方安放嗎？小梅知道自己理窮只得默然出門而去。

這一天小梅回來得比往常格外的遲。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纔沒精打彩的回來了。把門推推總也推不開。不過有些軋軋的響聲罷了。只聽得他夫人裏面極聲的叫道：是誰？小梅道：是我。怎麼這門開不開？夫人道：你回來了麼？這一個你字中却含着無限親切無限歡喜在內。接着說道：我來了。我就來開了。這時只覺得門縫中一亮。夫人便攜洋燈出來。小梅道：什麼緣故？我們家裏的門窗戶闔沒有一件是容

易開的夫人道：「你不知道這門，我常把釘子插住的小梅道：『爲何？』夫人拔去了釘，開了門，說道：『你不在家。』中寂寞得狠，咧這樣冷清清的地方，要是闖進個盜賊來，叫我怎樣好？這時小梅方覺得夫人有些兒可憐。走進門來，在燈光之下，只見他夫人雖帶笑歡迎，却還有些雙蛾緊蹙，指着釘子道：『就不過這一點兒罷了。要是些微用一點兒氣力，便不中用。』兩人走到裏面，小梅道：『好在我們家中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人家偷的，倒也放心。』夫人道：『你倒說得大方。我一個女人，若是有暴徒進來，嚇就嚇死了。萬一被他欺負了，便怎麼處？』小梅聽到這裏，把夫人瞧了一瞧，更覺得有些可憐。他夫人已捧了火爐過來道：『外面冷得很，你快去換了衣服。這裏來烘着罷。』小梅答應了一聲，又說：『阿敏睡了沒有？』夫人道：『纔睡，你早一刻回來。』他還喚着爸爸，咧小梅一壁換衣服，一壁向枕上去瞧那小孩子，只見那睡容可愛，兩頰猶似林擒一般。小梅不免輕輕在他腮上嗅了一嗅，夫人也笑吟吟的在旁立着，說別驚醒了。他換了衣服，夫人問道：『吃過晚飯沒有？』小梅想了一想，還問夫人道：『你呢？』夫人道：『我還沒有咧。你往常天沒有黑就回來了，今天回來得遲。』阿敏又大哭大鬧，弄了一點多鐘，方始鳴他睡着。我吃夜飯，一則沒工夫，二則一個人吃，覺得冷清清，好生乏味。所以等着夫人說時，臉上一紅，小梅連忙說道：『如此飢餓了，我們一同吃罷。』其實小梅因爲早晨受了沒趣，一賭氣放了學，便一個人在館子裏大嚼，要用盡了囊底之錢，方出得心頭之氣出來，又不回家到朋友人家去談了一回天。但是這話怎麼可以向他柔婉的夫人說得，只得咽在肚裏可。

是。自。己。想。想。和。家。裏。人。賭。氣。做。什。麼。來。到。了。朋。友。人。家。又。吃。了。一。碗。麵。吃。得。腹。中。膨。脹。路。也。有。些。難。走。了。不。知。小。梅。何。忍。使。那。最。愛。之。妻。一。個。人。靜。悄。悄。飽。嘗。這。夜。飯。滋。味。但。是。此。刻。無。論。怎。麼。樣。也。得。吃。一。碗。夜。飯。下。去。這。時。夫。人

便。道。我。去。搬。菜。出。來。你。把。洋。燈。照。着。

小。梅。道。好。好。便。隨。

在。他。後。面。一。路。想。

也。虧。了。他。又。要。抱。

小。孩。子。又。要。弄。飯。

吃。一。天。到。晚。也。穀。

忙。了。自。從。來。了。我。

家。四。年。也。瘦。了。許。

呆。呆。的。立。着。夫。人。笑。道。做。什。麼。還。不。把。燈。放。着。小。梅。這。時。自。己。方。覺。得。便。笑。了。一。笑。兩。人。對。坐。夫。人。盛。起。飯。來。小。梅。因。憐。生。愛。覺。得。從。燈。下。觀。去。那。夫。人。嬌。婉。得。許。多。便。眼。不。轉。睛。的。望。着。他。夫。人。夫。人。被。他。瞧。得。



多。當。初。我。們。訂。婚。的。時。候。可。不。是。還。有。個。人。也。來。求。親。的。嗎。可。是。他。不。願。意。如。今。這。人。却。得。意。了。我。還。如。此。蹉。跲。這。是。我。負。了。他。咧。小。梅。一。面。想。一。面。隨。着。夫。人。把。菜。搬。了。出。來。却。還。是。

倒不好意思起來了。便搭訕着說道：「你今天回來得很晚。」小梅答應一聲：「是他自己，也覺得有些兒難答。」夫人道：「你不歸來，我以為你今天朝晨生氣的緣故。我一向在家裏就有這個被頭風毛病。朝晨起來就沒有好性子，自己很懊悔，很擔憂……」小梅不等他說完，便道：「早晨的事已過去，不許再提了。」夫人又道：「請你以後要早些回來纔好。」小梅點頭。夫人道：「今天那裏去的小梅道：『因為學堂裏的事，命我去請一個朋友的那朋友，又不在家，等了一回，所以遲了。』」夫人道：「這是應該的，倘然沒有事，還是早些回來。今天因為早晨我貪懶，你生了氣，所以我纔疑心到此。但是我一個人在家，又是冷靜，又是可怕，說着那夫人把臉兒直湊着飯碗，再也擡不起頭來。小梅眼快，早已瞧見，叫道：『做什麼？』」夫人道：「不做什麼，便把頭別轉去，把素帕拭了一拭淚，忽然微微一笑，一手伸入衣袋中，說我：『今天收拾收拾書箱，無意之中搜出這撈什子出來。』」這時夫人的面龐嬌羞如未出閣的處子一般，就懷中取出兩封舊信來，授與小梅。小梅一望而知是當初兩人未結婚前的情書。小梅登時也臉上發紅，把一切煩惱都付諸九霄雲外。平和平和他們兩人重溫舊愛，只聽得桌上那個小鬧鐘又是一陣子鬧，知道是十一點鐘了。兩人遂同入羅幃而睡。

小說資料

●風流掌。漢口某銀行副賣辦嚴某。偕其妾在戲園觀劇。旁座適爲民政部司員某。與姪女在焉。賣辦與司員固素不相識也。劇正酣。賣辦與妾切切私語不止。賣辦爲人媿頭媿腦。態若婦人。語時狀更可掬。司員之姪女見之不覺好笑。賣辦見之以爲悅已也。亦向之而笑。女不之顧。賣辦見不怒。更以爲有意。乃以椅下伸足。鈎女足。女足固天然者。展其足向內。仍不之理。賣辦狂喜。以爲女默許我矣。復鈎女足。女微怒。返足撇之。賣辦以爲此乃報李也。喜更不可自勝。趨向懷中。取日記簿。撕其一頁。以鉛筆書曰：「嚴某明夜仍在此處。」竊以擲女懷中。女實不識一字者。得紙復不明。所以乃取以授之。叔叔一見。大怒。遽起立呼曰：「誰是嚴某。嚴某倉猝莫喻其意。遽應曰：嚴某是我司員。猝前一手批其頰。一手擲其片紙。喝曰：何物狂奴。敢於人叢辱我姪兒。輩耶。賣辦見片紙。驚羞不覺所辯。卽俯首請罪。司員忿然曰：是何事。能以請罪。免耶。速送之。警署賣辦窘甚。不知爲計。旁有審之者。乃兩勸之以兩家均體面人。至署成訟。均有所傷。司員尙不允說詞者。乃約明日命賣辦請席某酒樓。至席前請罪其事始寢。

(冷血日記之一)

●新式情書。賣辦某有女及笄。好作男子裝。舉動倜儻。性情狂放。年少子多心慕之。一日忽接一英文函。然女固不識歐文者。呈諸父。父一見大異。問所從來。女以不知對父。展書細閱之。知爲住在上海西門外萬牲橋畔之。余某所發者。書中大意謂余係此間某女學校教師。前在張園一見卿。面寢饋不忘。卿如不棄。請於某日某時相會。一談衷曲。云云。下註發信人住址門牌號數甚詳。賣辦盛怒。卽以書問某女學校校長。校長覆書謂校中並無此人。爲教員賣辦恐敗家聲。亦遂置之。某女學校以其託名敗壞校中教員名譽。因飭西區巡警拘留余某以戒淫海。

(冷血日記之一)



短篇名譯

無形之敵

(心一)

意克夏者負盛名之醫學專家也。年未三十。身長而瘠。遙望之大類枯腊。目眶亦深。陷睫毛覆目如簾。然目睛殊耿耿。精光透簾而出一望而知爲腦力絕強之人。意克夏研究醫學有年。多所發明。同業多嫉其能。且好辯與人爭。恒滔滔不休。不肯爲人屈。於是識渠而不惡渠者十無一二。愛渠者百人中僅一人而已。而余適爲百人中之一人。余亦其同業。然余固深愛渠者。

一日余聞意克夏臥病牀頭已三日矣。渠忽遣价招余去。至其家。其僕延余徑入其寢室。室中已先有二人在。見余入均起立。意克夏曰。魯獨夫任余爲兩君介紹。兩君者一俄國屈雷柏夫公爵。一蘇格蘭場之大偵探顧立君。渠輩來是乞余襄助。奈余病不能起。今余之熱度猶有一百有二。君能代余爲之乎。是案殊奇特。虛無黨人暗殺事件。君想久已聞之。然向之所謂暗殺均以炸烈彈防虞。猶易而今則不然。渠等發明一殺人新法。黨人先投書預告。未幾其人即暴死而莫知其所以死。

余微言曰。怪哉。怪哉。

意克夏續曰。聖彼得堡之政治官報。俄政府之機關報也。其記者吉度史基。尤爲虛無黨所切齒。某日獲黨人預告之書。急離俄而至瑞士。去俄無多日。暴斃於孟屈洛。其地有羅斯醫士者。名醫也。驗其屍。竟無所獲。踰日有康曼納夫者。暴卒於意大利。康曼納夫亦虛無黨人所深恨者也。又踰時。倍而史基伯爵。暴死於俄京聖彼得堡。其翌日。伯爵夫人獲虛無黨人之書。謂黨人之爲伯爵所害者。指不勝屈。伯爵一命。猶不足以償。今將先殺其長女。次殺其幼女。然後及伯爵夫人。

余微言曰。忍哉。忍哉。

屈雷柏夫公爵曰。魯獨夫醫士。是輩寧非絕無人理耶。

屈雷柏夫公爵神采俊逸。儀容秀美。然而面色灰死。瑟縮不安。於坐。意克夏續曰。伯爵之幼女。已與屈雷柏夫公爵訂婚。約公爵遂護送伯爵夫人及其兩女來英。抵英後。寄居龍根旅館。然虛無黨與幼女之書。仍數日一至。謂渠必於結婚之前逝世。公爵聘蘇格蘭場顧立君。擔任偵探之事。而以試驗之事。委余。余病不得已。而轉委君。其事亦殊簡易。彼黨之殺人。必以毒藥。君可備種種解毒之劑。事急卽用之。其外如飲啖之品。君亦可一試。其有毒無毒。今公爵與顧立君。且先行。余尙有言。與君密談。

二人起立。謂意克夏曰。君病愈。望卽爲余儕助。

意克夏曰。諾。魯獨夫君亦至。可託者。

二人既去。意克夏曰：斯案必毒藥無疑。然所用何藥？及投藥者誰？則大難索解。君去時，毋忘救急囊一有。變即令余知。余雖臥病床頭，然設事急，余即立就君矣。

意克夏之僕忽焉疾馳入室，曰：電話來自龍根旅館。

意克夏變色趨電話機，諦聽移時，曰：諾諾。余即自來。

意克夏面色灰白，額頰間熱汗蒸騰。顧余曰：天乎！天乎！伯爵長女死矣。任余易衣，君爲余賃一馬車。

閱十餘分鐘，余僭抵龍根旅館。伯爵及伯爵幼女在應接室。伯爵幼女姿容曼妙，神情光豔。余一見即驚，以爲美絕。然其姊雖死，行且及渠，殊不作恐怖之色。玉容亦絕不慘淡，一若其姊之死實無足慟者。觀其媚眼，知向時必秋波流動。今兩眸雖凝注，吾僭而神光則似已隨其姊而去。屈雷栢夫伯爵則與女大異。公爵狀至憤鬱，神情俱失。女已置死於度外，而公爵則頗爲其情人悲也。意克夏詢女以其姊死狀。女曰：余與姊餐後，姊欲下樓取一書。行時，余猶見其顏色輾然無怒容。及下梯，行不數級，忽焉仆梯上。趨就之，已死。視其笑容猶未斂。余乃知其死時絕不痛楚。今已造極樂世界矣。

言次，女神色如故，談笑自若。一似厭生而甘死者。公爵見之大慟，淚墮如綆。顧意克夏曰：愛芬以爲必死，故置之於度外。君其爲余救渠。余愛渠者，渠死，余將奈何。

言訖，悲哽。女反溫語慰之。偵探顧立時亦在側。意克夏謂之曰：君曾何所爲。

願立曰。余已盡。局其食餘及杯盤刀叉之屬。待君試驗。

意克夏曰。善。今可入室視死者。

余儕入室。見死者。面色如生。兩頰含笑。揚揚有得色。姿容雖不如其妹。然亦眉目如畫。顏色頗麗。余儕試驗良久。無何。意克夏果於其血中。驗得毒質。余驗得血中更有止痛藥少許。余以告意克夏。意克夏忿然曰。致命者毒質也。與止痛藥何涉者。

閱數日。是案殊無端緒。而愛芬日得虛無黨書。戒勿與公爵成婚。黨人將於婚前斃之。公爵怒。決意立與愛芬成禮。成禮之前一夕。意克夏謂余曰。有眉目乎。

余曰。無也。頃余思及一事。頗奇特。彼黨之殺人均在旅館中。爲之。俄政治官報之。記者死於瑞士之旅館。康曼納夫死於意大利之旅館。倍而史基伯爵死於聖彼得堡之旅館。而其長女公子死於倫敦之旅館。寧非怪事耶。

意克夏曰。誠奇事。然余所最不解者。爲毒之所自來。是爲毒藥案。殊無可疑。然胃中無毒。則其非自飲食中來。可知。而血中有毒。則毒必經膚孔而入。毒經膚孔。必以針死者。設爲針刺。何以絕不作痛楚之狀。噫。是直所謂無形之敵耳。

是夕。余輾轉不能成寐。昧爽有人搗門。僕猶未寤。自起啓之。屈雷栢夫公爵立門外。面色如土。余大驚曰。

愛芬死耶。公爵曰：幸未至。是余終夕不能交睫。心怔忡不能自制。故來驚擾清夢。余笑曰：余亦無甚清夢。余亦一夜未曾睡熟也。

是日兩句鐘。公爵與愛芬在教堂成禮。外客惟余及顧立偵探二人。教士禱畢。執公爵及愛芬之手。將爲祝頌。幸福突有一莽男子狂奔而入。遽前抱愛芬。愛芬立暈。公爵怒欲飽以老拳。余亦代爲不平。凝視之。則其人即意克夏也。意克夏舊恙未痊。衣履不整。疾馳後。喘息不止。氣咻咻然。兩頰汗如流。瀦如巨珠。顫顫沿頰而下。呼余曰：魯獨夫。去其革鞵。其以小刀割鞵帶。慎爲之。其事大險也。

余旣去鞵。意克夏以女授公爵。置女地上。意克夏俯而祭其氣息。曰：無傷已。而星眼微啓。新婦蘇矣。意克夏曰：渠尙未受毒也。吾事已畢。暫與君等別。

意克夏携小革鞵徑行。余尾其後。旣抵其家。意克夏曰：昨夕余竟夕未寐。百思不得端緒。今晨忽思及君所驗得伯爵長女血中之止痛藥。豁然若夢。覺知死者受毒之際。必并受止痛之藥。是以絕不覺苦。旋思毒之入膚。必有壓力致之。然壓力必死者所自爲。而此自爲之壓力。必死者重量所致。人行時全體之重量盡在兩足。故必足壓毒針。而毒遂入足。而旣得止痛藥。毒入遂不覺痛楚。夫伯爵長女暴斃之時。適下樓下樓時。步行頗重。是以行未數級。卽仆也。余乃驅車詣龍根旅館。索伯爵長女斃時所著革鞵。破其底。果得一毒針。及趨教堂。伯爵幼女幸猶未死。設延片刻。或卽中毒而斃。亦不可知也。

(完)

小說資料

●老手鎗。新場店夥某年近五十烟癮甚大。手無縛雞力之懦老夫也。去年臘底往洞庭山鄉間收帳約得二百餘金。託山友雇舟返店。舟子二人固山友所素稔者。舟行一日夜抵湖旁草澤中。停舟夜泊。店夥不以爲意也。未幾舟子啓艙入笑語。店夥曰：相公，余輩寡人今有一事相商。願勿見拒。店夥問所欲。舟子曰：今年關伊邇。余輩兄弟博屢負。無以度新願。得相公所收金而假之。店夥有難色。答曰：汝亦知此金非我有。假汝使我何以對店主。舟子曰：余輩亦知之。雖然。余輩今日實迫於不得已。不假不可。店夥曰：然則汝欲假若干。舟子曰：非盡汝金實不能足。我輩意店夥曰：噫。是過可者。舟子曰：實語相公。汝不可假我輩。亦欲假之。今日汝在我輩手。汝固不能自由也。店夥默審良久。問曰：假如汝輩取我金去。汝輩計良得將何以處我。舟子曰：此易之請相公自裁耳。相公身爲店夥。失此鉅金。相公卽返店。其能安生乎。况乎我輩之舟山所素悉也。相公返而令人拘捕我輩。我輩雖得金亦何能安生。故爲今日。唯有請相公死死於刀。與死於水。唯相公自擇。店夥知生路已盡。怯弱一身又不能敵舟子。乃喟然歎曰：已矣。我命盡此矣。雖然。我今卽死亦當使我稍享口腹之福。夜飯將近。且速爲我備夜飯。來至於死所。於刀於水均非我願。我所有者鴉片耳。可否聽我食生烟以死。舟子見彼力弱。決不反噬。慨然曰：甚善。乃命其弟入火艙中燒夜飯。已則立其旁以守之。店夥橫臥舖上。且燒烟自吸。緩緩乞其赦。一命舟子勿許。旣而飯熟。店夥起而飽餐。餐畢取烟匣中生烟一抹投之。舌倦臥被中。復謂舟子曰：食烟之後必甚難過。我若反覆汝等不可少動。俟我動已至而死。汝輩可投我湖中。舟子應諾。仍在旁守之。初甚靜謐。未幾果在被中轉倒。又未幾而沉吟轉動。益忙又未幾而且泣。且呼死將至矣。舟子知大事已了。與其弟收拾殘羹。將以自食。忽然被中店夥躍躍然一聲。舟子倒且死。其弟返顧。噫然又一聲。中其兩腿。其弟亦倒下。店夥乃揭被而起。手執一老式手鎗。且笑且自語曰：賴有此耳。賴有此耳。復以鎗擬舟子弟。語之曰：我前之所以許汝輩以自盡者。以藏此手鎗之匣在。余舖下一時不及取出耳。我轉輾遲延而使汝輩怠而得取余手鎗。我今有此過。畏汝輩哉。我癮甚大。區區生烟何能死。余也。汝兄已死。於余手。汝速起助我行舟。當赦汝命。否則請從汝兄去耳。舟子弟唯唯。店夥乃解纜掉舟而行。使舟子弟跪助之。至日出時始抵一村莊。乃縛舟子弟送之。官已則另催他舟以返新場。

(冷血日記之一)

決門

(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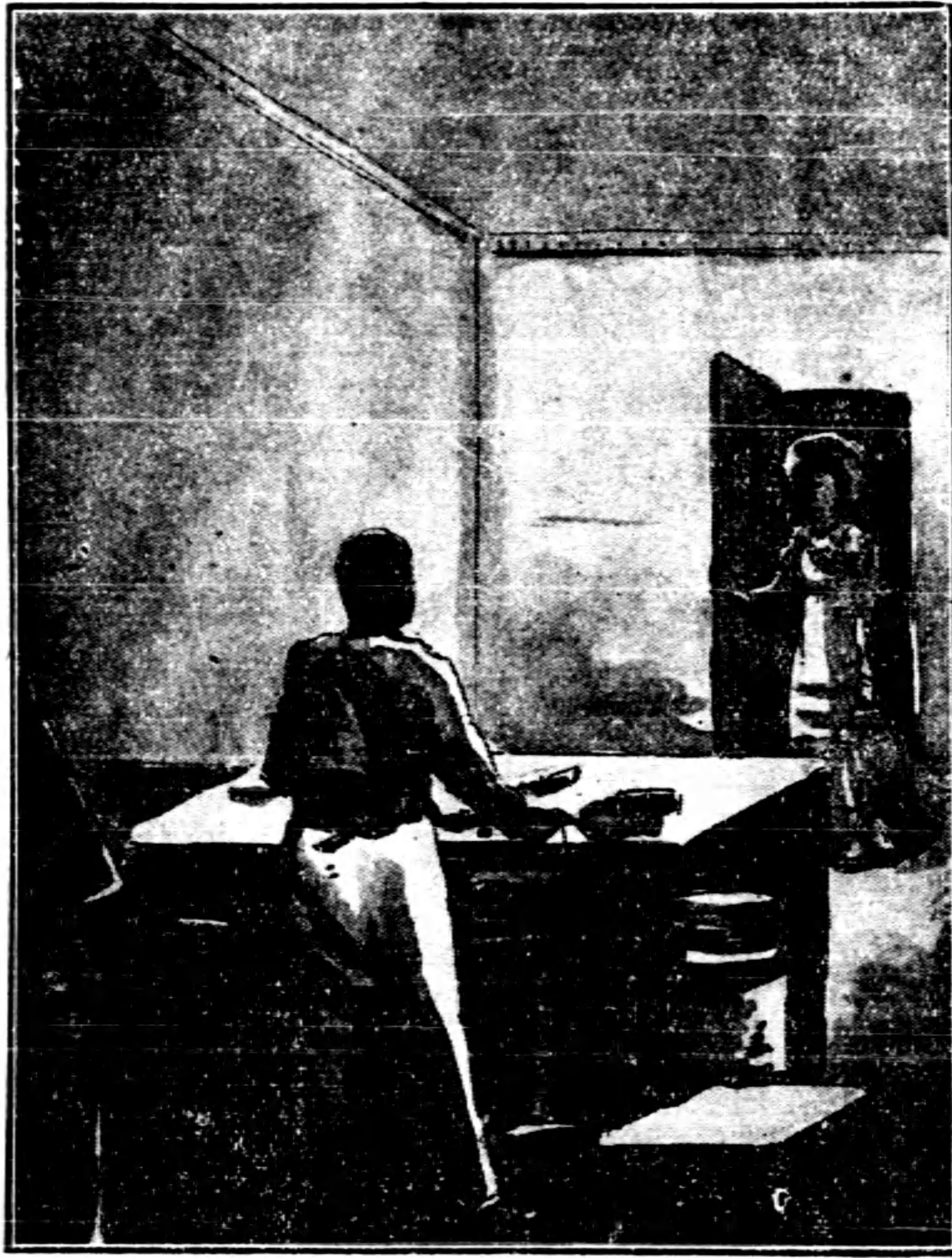
且說秋星別了玉蘭夫人出來到了門口早不看了小雪只停着一輛馬車車中並無人坐細細一看便是方纔坐來的那車因走近車來那馬夫卻在車台上睡着了忙推醒他道你的主人往那裡去了馬夫擦開了眼對着秋星看了一眼答道問我主人麼我主人等多時起初在車中假寐後來下了車散步去了秋星笑道這般荒野之處半夜三更到那裡去散步呢小雪真是好事了馬夫道我們主人是向這屋後去的秋星笑了笑也向那屋邊走去原來這屋便是玉蘭夫人家的餘屋那屋的旁邊是一片荒地還是德法戰時列陣之地中間因當時瞭望之故築着一個高邱等閑人決不到裏去的秋星踏着月光向那高邱邊走去正是草深沒脛露冷沾衣十分難走走幾步只見前面的草多被人踏倒了想來總是小雪前去的路便也依着草痕再向前走又走了幾十步看見那邱脚上似有人吸烟的樣子再細細一看果然是個人形兒正要叫他恰見人形兒也在那裏向着秋星招手秋星忙又走至面前一看果然

便是小雪。因問小雪道：「你在這裏做甚？倚彼巡捕看見了，要算你是竊賊了。」小雪忙搖手道：「快休高聲。我在這裏看見了一件極奇的事了。」秋星道：「什麼一件極奇的事？」小雪道：「現在我和你話，你也不信。我問你：這個圍牆是那一家？」秋星道：「便是玉蘭夫人家的後院。」你問他做甚？小雪道：「這圍牆的那邊，可是有一個後門，通往後院的？」秋星道：「正是。」小雪道：「這後門進去，通至後院的那裏？」秋星道：「你這樣的究竟爲着甚麼？」我已說過了。這後門進去，便通那玉蘭夫人後院的門，只是那門久已鎖斷了，從沒有人出入。我於去年年底，曾在那邊走過，看見過的那扇門上，生着一門的葛藤，再也看不出他是扇門了。」小雪道：「這樣說來，更難索解了。」小雪道：「什麼更難索解？」小雪道：「方纔我見有個人開了那後門進去。」秋星道：「那有什麼事？」他進去做甚？敢是你眼花了。」小雪道：「那裏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在這裏等他出來。小雪道：「那麼，定然是個竊賊。」小雪道：「不是，是個體面的紳士。」秋星着呆道：「你說的更覺詫怪了。那有紳士來這裏？」小雪道：「不但是個紳士，而且我們都認識的。」又是我們的對頭。」秋星搖頭不信道：「我想不出有這樣的人。」小雪道：「那雄風，你還記得不記得？」秋星道：「什麼不記得？」便是害死我那白虹的。」小雪道：「方纔進去的人，便是他。」秋星聽了這話，不覺大驚失色，跳了起來，說道：「什麼雄風？」那斯他來這裏甚麼？」你不要看差了。」小雪道：「我不會差的。」起初我因你到玉蘭夫人家裏，久不出來，便在馬車裏開了窗，各處閒看，忽然看有個紳士樣的人走了來，到那玉蘭夫人家的門口，看了一看，便向這牆腳邊來，將近轉灣處，他又回轉頭來。」

看後邊有不有跟他他的面正在電光下。我因看出他是雄風來。他既去後。我甚奇怪。便也下了馬車。跟他到這邊來。又見他到了後門邊。開門進去。秋星君你想這事奇怪不奇怪。秋星不等小雪說完。早回轉身來走道。倘然進去的果是雄風。我立刻再去告訴玉蘭夫人。小雪連忙一把拖住道。且慢。且慢。你休這般鹵莽。一時做壞了事。以後不能補救的。秋星道。我去告訴玉蘭夫人做壞甚麼。你快放我。你快放我。小雪不肯放道。你休着忙。我說雄風是個惡人。但是從他平素看來。快不至做竊賊的。況且這扇後門。你是知道。他許久不用他。他那裏能彀進去。他能進去。我想必然玉蘭夫人或者給了他鑰匙。他纔能開門的。現在你一時性急。爲好的緣故。或者反破了玉蘭夫人的秘密。那是十分不好的。秋星嚷道。你說甚麼。玉蘭夫人有甚秘密。你不是疑心。雄風是夫人的密夫。麼。那是你沒有見過。玉蘭夫人的人。錯疑心的。玉蘭夫人斷不至此。小雪道。我不是雄風。和玉蘭夫人有甚苟且之事。只是玉蘭夫人是個沒有丈夫的人。或者他心中愛着雄風。當着衆人出入不便。所以叫他從後院來往。也未可知。秋星道。不對。不對。玉蘭夫人決不是那樣的人。他尙且方纔允許我爲了石芝姑娘的緣故。自後決計不准雄風到他家裏來。的小雪道。因是這樣。你更去不得了。或者他因允了你前門出入有碍。所以纔教他門來。也未可知。秋星道。不對。不對。我纔從玉蘭夫人那邊來。他允許我拒絕雄風的話。還不到一刻。便要教雄風從後門來。也沒有這般快。小雪道。我總勸你現在不去的。爲是你現在去撞不着雄風。還好設或不幸竟撞着了。教那玉蘭夫

人何以爲情且或爲你進去之故被他裏用人們知道傳了出去。玉蘭夫人的名譽從此破壞了。你也對玉蘭夫人不住的你還不如今夜暫且回去待至明日或後日無意中往玉蘭夫人家看他後院的門是否曾經開動那門上既有葛藤開過不開過自然極易辨別的了。倘然開過你便有意無意的問他這門爲着何事開過的自易探出他的口氣來。這不是比現在匆匆忙忙撞進去的好麼。秋星依舊不肯道你的話都是疑心。玉蘭夫人不守清閨生出來的但是玉蘭夫人的節操我所深知決不做此下賤的事。你還是放我去罷。小雪道你既深信玉蘭夫人沒有這事的那更去不得了。雄風那厮的好惡你是知道的。了。這次和白虹決鬥甚多不盡之處。奸惡的人他的舉動沒有一處不想害人的。方纔他走過我馬車後到那轉角處電燈光下探看背後有人無人時。我便十分疑心他何以並不留心馬車裡面的人不向馬車上看。或者他早已知道我們在這裡。又知道你和玉蘭夫人是十分要好的。故意做這瓜田李下的嫌疑中傷玉蘭夫人的。倘然你現在進去告訴了玉蘭夫人。玉蘭夫人一時不察果然開了後院的門。將他拿住了送到了警察署裡去。警察署裡的人知他平日身分決計不認他是竊賊。總認他是夫人的情夫。將就放了的。便是不放到了審判廳上。他如說我是玉蘭夫人的情夫。玉蘭夫人教我如此這般來的。你將他什麼樣呢。再不然他便不供出是夫人的情夫來。故意裝着心中有萬分秘密。十分抱屈的樣子。你說他竊賊他便認了竊賊的罪名。世上的人必然個個替他抱冤。還說他爲人受罪。稱贊他多情。

多。義。說。他。好。話。哩。但。是。玉。蘭。夫。人。的。名。譽。豈。不。全。被。他。破。個。盡。絕。麼。秋。星。聽。到。這。裡。纔。覺。恍。然。大。悟。道。這。話。卻。不。差。我。聽。你。的。說。話。不。去。了。罷。人。道。我。既。不。去。了。我。們。還。在。這。荒。野。做。什。麼。小。雪。道。正。是。我。們。便。好。回。去。了。我。方。來。尋。你。是。爲。告。訴。你。警。察。署。裏。的。事。一。切。都。已。妥。貼。好。教。你。放。心。我。們。現。在。大。家。回。去。罷。明。日。再。會。秋。星。因。也。點。了。點。頭。大。家。從。荒。草。地。內。走。了。出。來。各。人。上。了。馬。車。自。回。



看。他。有。了。烟。煤。沒。有。正。在。種。種。試。驗。忽。然。外。邊。走。進。了。一。個。絕。色。的。美。人。來。了。這。美。人。是。誰。原。來。便。是。女。優。小。桃。和。小。雪。是。無。上。的。好。小。雪。平。日。原。非。是。個。好。色。之。徒。他。和。小。桃。來。往。卻。是。爲。那。美。術。上。的。愛。好。又。

家。去。不。表。單。說。小。雪。回。家。後。過。了。幾。日。一。日。小。雪。一。早。起。來。又。想。起。了。白。虹。決。鬥。的。事。向。身。邊。取。出。那。木。製。的。假。彈。細。細。查。看。一。面。又。向。那。手。槍。箱。內。取。出。那。手。槍。來。用。手。巾。擦。他。槍。口。

因爲他學術的研究。小雪家中薄有資產。職業爲醫。專治人家氣管上的病。因此巴黎優伶。無論男女。沒一個不識小雪的。今日小桃來看他。也爲近幾日來溫習唱歌的緣故。氣管有些受傷。所以來請小雪診治的小桃。一見小雪正在揩抹手。搶便笑問道。小雪先生。你一個人在這裏看這東西。做甚。伸手也要來取手。搶小雪連忙阻擋。他道。這個你快不要動。他這上邊揩抹着油。恐怕污累了你的衣服。不料伸手取時。捻的太重。小桃不覺阿呀的叫將起來。伸手一看。早已受了傷。流出血來。小雪驚道。什麼受傷了。小桃道。我的皮膚向來這般柔嫩的。稍稍驚動了些。便要出血的。小雪連忙俯下頭去。用口去呼那血。小桃見他十分親切。笑道。你去取些藥來敷上便好了。何必如此。小雪道。雖是一點小傷。總是我的。不留意。該應罰我的。說時。便取藥來替小桃敷上。又說道。今日的罰款。我想起一個法子來了。我們現在無事。同你到那拍賣場裏賣幾件東西送你罷。小桃大喜。說道。近來外邊的人都買那黑眼珠的日本人形。我今日也去買他一個罷。小雪說道。你休說笑。那拍賣場裏那有人形兒賣。我們這樣罷。今日且去買些別的東西。那日本人形兒。等到隔一日我再買給你罷。小桃點着頭。說道。這麼也好。於是小雪便開了手槍匣子。將那手槍收拾進去。忽然覺着手上。一刺忙取起看時。只見那手槍的木託上釘着一個小釘。心中想道。原來如此。難怪小桃的手受了傷。又想道。我知道了。這個定是雄風那邊做了記號。有這小釘的裏邊裝着木彈。好好教決鬥。當時在手巾下不至摸錯。心中雖這樣想。口內卻是不言。依舊放好了手槍。同了小桃出

門。走到拍賣場來。小雪的原意本要買些油畫等類。送於小桃的。不意到了拍賣場上。油畫等類早已拍完。因同了小桃直走到拍賣人身邊。一看也沒可買之物。正要再向別處去看。回頭轉來。忽然看見了一個人。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替那雄風做証人的拔木。小雪一見拔木。心中詫異道。那厮是個軍人。平素決不歡喜這些東西的。來這裏做甚。又看他的情形。並不是來此閒游。卻是心中似有所待。要買甚麼東西的樣子。便回頭對那小桃說道。這裏沒有東西。我在門口等你罷。小桃道。你且慢去。等我在這邊看了一陣。後再去罷。小雪點頭道。也好。便在旁邊一個空椅上坐下。偷眼看那拔木。拔木只顧呆呆地看着拍賣人。未幾小桃又走了過來。面上笑嘻嘻地還沒開口。小雪便問他道。你看中了什麼東西。沒有。小桃道。我看見那邊有腳象牙做的桌子。近來我個朋友也新買了一腳。你去看看。我想要買那個回去。小雪一聽是腳象牙桌子。想來不值甚麼重價的。便答道。你要買他一兩腳也可得。遂立起來跟他去看。只見那象牙桌子還是新的。不過桌子上稍些損壞了一點。修理了。修理便好用的。看他價目約值二十元左右。小雪道。你看這象牙桌的號數還在後邊。現在一時還拍賣不到他哩。我們不如走了一轉。再來罷。小桃道。倘然我們走了一轉。被人拍去了。什麼好。你不是方纔進來時。和那拍賣人招呼的。你是和他相熟。不如去與他相商。請他將這象牙桌提上了。號頭罷。小雪不肯道。倘然是個值錢的東西。我去和他說也可得。但是這象牙桌之話。還未完。不意拔木在旁看見有人。要先拍那腳象牙桌。便上去和那拍賣人竊竊話。

了。幾句話。那拍賣人便叫用人取過那象牙桌。來。小雪心中不覺詫怪道。拔木那厮。又不是個風流人也。要買這象牙桌。做甚。或者那桌子。抽斗內有甚秘密東西。在內。遂起了個和他相競的心。接着那拍賣人便高聲說道。這象牙桌子。是某貴族家的遺物。東西十分精美。和外邊平常出售的不同。客人如要買的。想必知道他的價值。拍賣人稱道。既畢。便有一個人叫道。七元。拍賣人道。七元。那太便宜了。休說七元。便是八元。我自己也買了。太便宜了。太便宜了。又有一個人叫道。八元。拍賣人道。八元。也還太便宜。總須再加了些。便是十五元。也還不賣。這時拔木在旁。便也叫道。十元。小雪一見拔木。叫十元。便也叫道。二十元。拔木一聽。有人叫了。二十元。便回顧頭來。一看。纔知道叫的人。便是小雪。心中十分不樂。只得轉託了旁邊一個賣骨董的。叫他代說。那賣骨董的。又添了一元。道。二十一元。小雪見他只添着一元。便要搶買他的東西。不覺生了氣。大喝一聲。道。三十元。賣骨董的。又添了一元。道。三十一元。小雪道。七十元。賣骨董又叫道。七十一元。小雪道。一百元。賣骨董的。聽說一百元。不覺一驚。不敢買。然再添。便回頭看那拔木。跋木示意。叫他再加。賣骨董人便又有叫道。一百零一元。小雪道。一百三十元。賣骨董人道。一百三十一元。此時。旁邊看拍賣的人。宛如聽了絕好的演說。一般。大家拍手喝采。拍賣的人。見他兩邊相爭。還相持不下。又大聲高叫道。這象牙桌子。一百五十元。還是便宜的。還是便宜的小雪。便又叫道。二百元。賣骨董的也叫道。二百零一元。小雪道。二百五十元。賣骨董的道。二百五十一元。小雪道。三百元。價值二、三十元的東

西兩邊相爭添至三百元加上原價十倍不止賣骨董的不知其中曲折如何還敢再加只得又回着頭要和拔木相商拍賣的人見了這個機會有心幫助小雪便將拍賣的小槌向桌上一拍道三百元便將這象牙桌便宜賣了你拔木再要叫那賣骨董人添上了三百零一元拍賣人早向小雪說道你快向那會計處付了價將這象牙桌取去罷小雪於是向身邊取出八十元一枚的鈔票四枚授於小桃道你去了。付了價取回那象牙桌去餘多的銀賠了你的傷費小桃笑道那有這樣的事又道這象牙桌買的太貴了小雪道也不貴倘然他們再添價時便是四百元五百元我也要買的小桃道你如何這地賭氣小雪道我並不是這象牙桌內有甚緊要的東西你拿回去後須要留心不可使人去收拾須等我今夜或則明日到你家裏檢點過了然後你再使用小桃點頭道遵命我在家中等你是了。小桃便携了鈔票走向會計處去付價取貨小雪一人獨自走出那拍賣場來立在門口等他等了。好一回只見小桃同了脚夫抬了那象牙桌出來見了小雪又笑着謝道你還在這裏等我麼真是多謝了你又笑道真個那賣骨董的向我加了一百元要我讓他見我不肯又有立在旁邊的一個紳士過來問我在那家園子裏唱戲的又問我住在那裏這象牙桌我不知倒希罕到這般地步小雪一聽立在旁邊的一個紳士知道總是拔木了便說道你須切記着我方纔的話不可輕忽是了。小桃點頭應允又請他今夜便來遂各握手而別各自分途小桃的事暫且慢表且說小雪自從別了小桃後一人無事獨自往練馬場來那練馬場並非

平時練馬之處是那巴黎的貴紳士女每日到了下午四五點鐘時閒遊散步的小雪來此一則看看巴黎的美婦人一則來尋秋星到了場內只見紅男綠女携手同行的甚多留心看着恰好秋星也是一人來了便招呼了他

對他說道秋星君
我。和。你。自。從。玉。蘭
夫。人。家。牆。外。一。別
之。後。還。不。會。會。面
過。的。秋。星。道。正。是
小。雪。道。我。想。你。今
日。正。在。料。理。白。虹
君。遺。產。如。何。還。有
工。夫。到。這。裏。來。閒



游秋星道白虹君
的遺產我寔無法
替他料理只好寫
信給他鄉間遠族
同宗聽他們來分
取了小雪道白虹
君的遺書中難道
沒有他的遺囑在
內秋星便將白虹
的信上恰被彈子

打破了一個緊要的字向小雪說了小雪心中一動因想或者白虹的遺囑藏在他常用象牙桌內今日拍賣的象牙桌便是他的所以拔木那厮盡力和我相爭因問白虹家內的東西現在什樣了秋星道已

交拍賣人拍賣了。小雪想這是定有關係了。正要向下再說。忽見仰面來了一個婦人。小雪一看見是石芝姑娘的伯母福音夫人。小雪秋星便和他招呼了。福音夫人便向秋星說道：你爲什麼這幾日沒有到我這裏來？昨日玉蘭夫人卻和石芝姑娘到我這裏來的。說罷便含着笑形匆匆而去。夫人去後接着又有兩個婦人走來。一個便是秋星愛的玉蘭夫人。一個便是白虹定的石芝姑娘。玉蘭夫人一見秋星便說道：那夜和你談後你爲什麼一直不到我那裏來？我每日只顧等着。你從昨日起我已照你的說話請了石芝姑娘到我家裏來畫畫了。玉蘭夫人說這話時石芝姑娘只顧在旁偷看秋星。秋星道：我兩日因爲有些事沒有工夫到你這裏說。後便將小雪介紹於玉蘭石芝兩人。玉蘭夫人道：秋星先生和小雪先生明日請來我家裏便畫飯。我因後院的兩間房屋落成了。請幾個人來談談。兩人自然走時應允。小雪聽了後院兩字正好看他們的心中更加如意。石芝姑娘聽得明日再好和秋星相會也有喜色。玉蘭夫人道：兩位先生不要失約。我是專等了的。說後又各別去。小雪甚是歡喜。因對秋星道：秋星君明日我們十一點鐘時動身。到了十二點鐘不遲一分不早一分的到他家裏。秋星似在有意無意的答道：你一人去罷。我明日恐怕不去。小雪道：你以前天天到他家裏的如何獨於明日你又不去了？秋星道：我常常去也。沒有意思。又沒有事。所以想日後再不去了。小雪道：明日他的房屋落成並非沒有事的。秋星道：那麼明日再說罷。二人無事便往那總會裏來。這總會裏這時正在預備晚膳。小雪和秋星便走進食堂裏。早

有幾個人坐着閒談。秋星留心聽着，只聽一個說道：「我是個畫師，你是個建築師，我們兩人應當互相推薦的。」玉蘭夫人家的別院是你造的，如何你不薦我去畫他裝飾？一個答過：「不是我不薦你，耐耐玉蘭夫人已經請了石芝姑娘去畫了。」那畫師道：「我不相信。」玉蘭夫人是個不輕易回絕人家的人，你如真的向他薦我，他沒有再教別人畫的。」建築師道：「真個如此，現在石芝姑娘便住在他家裏，一二日內就要畫好了。」旁邊又有一個紳士接口說道：「近來夫人什麼家中弄得這樣講究，恐怕他閒着無事，家中也藏着男妾的。」建築師道：「這個我可不信。別的婦人雖是這樣的，多只有玉蘭夫人決不如此。他家中造的講究，只爲他自己的喜歡。他的家中真是可觀哩。」有土耳其式的房屋，又有中國式的房屋。我看巴黎市內除了他外，再沒有第二家的那個紳士道：「你說土耳其式的房屋，真是奇妙不過的。」建築師道：「什麼不是你看玉蘭夫人的性情，真是奇僻。遇見了他的人，沒一個不稱他奇的。」那紳士道：「你休替他吹了，你各處替他吹後，自然各人都認他是個奇婦人了。」建築師道：「這是我真話，並不替他吹。除了今晚我在這裡說我由從後向人說過，秋星在旁正聽的人，神定着眼，正對他們看着。小雪回頭過來，見他這個情形，不覺好笑。便用脚尖向桌底下踢了他一下。秋星回頭過來，笑了一笑，依舊回轉頭去聽。這時正有一個坐在屋角邊的紳士微笑說道：「既然你們這樣說爲何我卻看見玉蘭夫人家的後邊有個紳士立在高邱之上。」向夫人家中窺探一個紳士說道：「這也難怪。夫人這樣年紀輕的人，又善於應酬，自然人家都要羨慕他。」

只是那窺探他的紳士不知究竟是誰。那紳士道：也是常在我們總會裡出入的那個雄風。前幾日我因有事走過那玉蘭夫人家的門首，卻有兩幾看見他了。秋星聽了，這番說話，心中益覺不安，便要將這說話去問夫人。因對小雪說道：小雪君，明日正午我和你同往夫人那邊去罷。小雪聽了，甚喜道：甚好甚好。你便不去，我一人明日也是要去。秋星道：我明日一定去的。準在中午十二點鐘，兩人相約定了。吃好了夜餐，各自告辭而去。一宿無話。到了明日十二點鐘，秋星和小雪果然都到了玉蘭夫人家。午餐過後，兩人含着煙卷在那裏庭裏密談。玉蘭夫人在後跟着領了其餘的客人，指點那新築的小亭和客人觀看。當時玉蘭夫人上前幾步，對那秋星小雪二人道：秋星小雪兩君，你看我造的小亭如何？二人稱贊了幾句。玉蘭夫人又領着客人向別處去了。小雪此時早已走到了小亭後面，那後門之外便是雄風平時窺探的所在。小雪正在檢視，玉蘭夫人又走了過來。這小亭雖小，卻有三層立在園中，甚是高過別處。小雪道：正是這亭的高，比那圍牆高的多哩。不然倒好將這圍牆拆去造過了。只可惜這圍牆生的葛藤甚好，拆去他甚是可惜。秋星道：拆去既然可惜，爲何不便在舊牆上築了一般。夫人道：這也。因爲下邊生了葛藤，倘然築了新的，上下不同，甚是可厭的。小雪道：不錯不錯。夫人指着牆上一處道：這一處卻是那葛藤殘缺了。小雪道：正是這一處的葛藤，卻又什麼破除了。夫人道：這一處原是個後門，一向關煞，從未開他。近來因爲造這小亭，匠人們貪圖出入便利，纔開了的。因此將葛藤弄去，小雪道：但事

我看開着這門晚間甚是擔心。夫人道：這倒沒有甚麼擔心。晚間我專使一人睡在這裏守這門的。因又回頭對那秋星道：這也是件巧意的事。我這守門的用人以前曾經住過石芝姑娘家。這次石芝姑娘來。他說認識我。纔知道的。這也可算我和石芝姑娘相交的前兆。秋星道：現在石芝姑娘：夫人道：便在新造的小亭裏。畫那壁上的畫。又向小雪道：小雪君現在姑娘心中甚是憂鬱。像你這般善談善笑的人。且去安慰安慰了他。小雪道：恐怕我的說笑安慰不得他的憂鬱。他是爲着死了未婚的夫。心中憂鬱。決非等閑安慰得來的。我且盡力量去試試罷。說罷便趁這機會離開夫人和秋星二人。獨自一個進那新造的小亭裏去了。小雪既去。夫人便向秋星說道：你自那夜和我說了話後。如今已有三個禮拜了。如何一次沒有到我這裏來過。難道那晚的話。我有甚麼得罪了你麼。秋星道：你也沒有甚麼得罪了我的話。只是一向每日散步之後。走過我家。必然到我家中間談。如何這幾時也不來了。難道那晚我有甚麼得罪了你的話麼。夫人道：那有此事。我因那晚我們二人的話說的太熱了。深恐別有關係。因此稍些冷淡點兒。如今又恐過於冷淡。特地招你來。此秋星道：你怕過於熱不好。特要冷淡麼。夫人道：你不是見我冷淡。心中不快了麼。秋星道：什麼冷。什麼熱。我心卻不覺得。我只因新近知道了你一件事。不然我今日也還不到這裏來的。夫人道：你知道的是甚麼事。快告訴我。秋星道：你的事你自己也應該知道的。無須我告訴。夫人想了半晌。道：我近來寔在沒有甚麼事。我如何知道。秋星道：你以前不是曾經和我相約了麼。

那個雄風是不再和他來往的。夫人聽了這話，似有怒意，答道：「秋星君，你如何說出這話？自從那晚他來時，我回絕了，自後再沒在我門內出入過。那是你親見了的。」秋星半响無語，答道：「那麼外邊卻有種種的謠言，你甯可留神些兒。」夫人驚問道：「什麼謠言？難道外邊人還說我和雄風還是來往的麼？」秋星道：「這樣明白的話，卻是沒有。只聽那總會裡人說：『雄風在總會內，卻有傷你名譽的事。』」夫人忙又問道：「什麼傷我名譽的事？」他在那裡說我壞話麼？」秋星道：「不但說你壞話，他的傷你名譽，比說壞你更甚。竟有人看見他在你屋後高邱上兩次抬着頭，你屋裏張望。」夫人道：「這真可笑了。那個高邱上不過看得見我庭裡罷了。那裡能張望我的屋裡？」秋星道：「不是這麼說。你的屋裡他自然不能張見的外邊的人說，你或走出庭裏來，和他用甚麼暗號招呼。」夫人道：「這更笑話。我往常在家無事，並不往那庭裡去的。」又道：「倘然外邊的人有這句話，那也甚是容易的。」我即刻便去叫匠人來，將這圍牆照着方纔說的意思增高了。他那高邱上便再看不到這庭裡了。」秋星道：「這還不敷，還有一件事，比這高邱上張望的事還利害哩。」夫人又驚問道：「還有甚麼利害的事？」秋星道：「那晚我和你在這裏談話時，小雪君坐了馬車，等在外邊，也曾看見雄風。那厮走到你高邱下圍牆旁，開了小門走進去了。這時正在夜間十一點鐘左右，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是別人，便是雄風。我怕雄風手內還配着你小門上的鑰匙哩。」夫人聽了，不覺滿面通紅，怒容可掬，半晌不語。自後纔說道：「這個真是怪事了。這小門上的鑰匙只有一個，是我自己携着的，再不會到那別

個人手裡去。不但雄風沒有。除了我外。這世上也沒別個有的。秋星君。秋星君。你當時既知這件事爲何。不來告訴我。呢。這是你待我的不真切了。秋星道。不是我待你不真切。當時我聽了這話。十分忿怒。原要立刻來告訴你的。後來卻因小雪君怕我。鹵莽極力將我勸住了。我纔耐下了。的。夫人道。可惜。可惜。儻若你當時告訴了我。他夤夜私入人家。我可叫了警察。當他竊賊辦的。如今卻無及了。秋星也是懊悔。因道。自後如有關着你的事。我便立刻告訴你。再不隱瞞了。夫人甚是歎息道。我一個單身的婦人。現在這樣。終是可怕的我。平居一人。常想獨居的事。寔非個了。局常被他們這樣謠言。不但我一人。我家的名譽也要被他破壞了。我如今總想須尋一個保護我的人。說時。兩眼內發出一種異樣的光。秋星聽了。也不假思索的答道。便是我保護你好麼。夫人含淚道。我想除了你外。再沒有別的人能保護我的。但是我和你現在卻是朋友的關係。你便這樣保護我。我怕尙不能免。那可怖的謠言。又想了一想道。我現在說的意思。想你心中也已明白的。我自從相識你後。每日和你見面的。當時卻只覺着你我二人友愛相親。不忍疏遠。便了。自從這三禮拜。不曾和你見面。纔知道我和你的交情。不僅尋常友義。假使一日不遇着你。寔是不能毅的。如問我什麼不能毅我自己。也不知道。只覺得心中昏昏悶悶。辛苦萬分。是了。不但是我。我看你也是這樣的。你那夜在我這裏出去後。知道了雄風的事。你便十分憤怒。自後便三禮拜不來看我。這個憤怒。這個不來看我。都由你愛我的真情所出。便叫做嫉妬之心。這嫉妬之心。這嫉妬之心。斷非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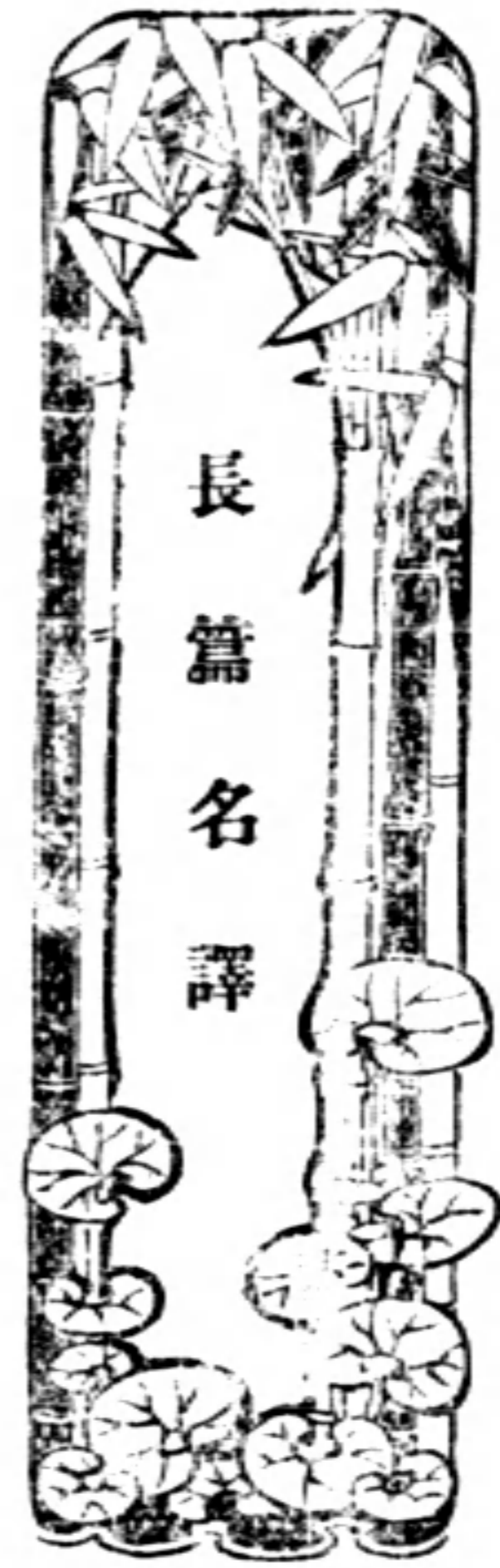
常友愛所能有的。你想我說的話。是也不是。秋星聽他這話。默然不語。心想夫人說的。果然不錯。我三禮拜不來看他。確爲知道了。雄風的事。心中嫉妬所致。沒有嫉妬。不由愛情而生。沒有愛情。不生嫉妬之念。我有了愛情。尙不自知。卻被夫人說出。可知世間知我之人。唯有這夫人。因微笑道。夫人的話。寔如我心。我當時寔因嫉忌而起。夫人道。這樣說來。我和你兩人。終究不能離開的了。我甚望你幾時向我說起婚姻的事。秋星不等夫人的話說完。早携着夫人的手。說道。現在雄風所有的謠言。我都明白了。決不再有一毫疑心。你夫人道。你的疑心。我也不怪。你都爲是你愛我而起。二人正在携手談心。有個僕人手內拿着一封信。來到了。秋星身旁。將信送於秋星。道。這封信。方纔有人從府上送了來的。秋星連忙拆開看時。說道。這封是公証人送來的。沒有回信。你教那送信的人去罷。僕人應命而去。秋星便將那信授於夫人。道。這事倒也奇怪。白虹君的公証人如何。卻和我的公証人同是一人。看這信上的話。那白虹君的遺囑。早已尋出來了。夫人道。白虹君的遺囑。可是一向遺失了。麼。秋星道。正是。白虹君的遺囑。在我信上。是寫明白了的。放在甚麼所在。只爲那信中最緊要一個字。卻被決鬥之時。爲那手槍的彈子打破了。因此一時尋不着他。據這信上說。如何。忽有一個無名之人。將這遺囑封了起來。寄至公証人所在。不知他在甚麼地方尋着的。既尋着了。如何。又知公証人的所在。封寄了去。這豈不是又是一件怪事。夫人道。真是可怪。真是可怪。我們再細細看那信上的說話罷。於是二人又將公証人送來的那信念道。

敬啓今日早上接一無名人之信中有白虹君之遺囑在內細查之後確係白虹君生前親筆其遺囑格式亦甚正確寔爲一有效力之遺囑遺囑中大意爲所有財產悉數傳於未婚妻石芝姑娘處分之事專託秋星君云云此外尙有附言數語甚是奇特附則上云石芝姑娘如能嫁彼心愛之人則此遺囑爲有效若不能嫁彼心愛之人則此遺囑卽行取消據此以論所謂彼心愛之人者其義甚廣石芝姑娘日後苟其所嫁者必爲其心愛者無疑然則此遺囑之必爲有效而不能取消也有斷然矣其餘諸事當俟見後面談君如有暇乞速駕臨

二人看完之後天人便問秋星道你現在便要去見他麼秋星道正是現在他既有這信來我不能不先去見他夫人道說也可笑白虹君的遺囑上如何竟會這般寫法石芝姑娘心愛的人只有他自己白虹君了難道白虹君之外另有甚麼心愛的人麼倘若有了難怪他安決鬥死哩秋星聽着這話心內不覺突突的跳你道爲何白虹臨死時說的『姑娘愛你』這一句話彷彿猶如耳內一般現在又被夫人提起自然激動了秋星忙將心定了淡笑說道正是如此那公証人說的不錯心愛的人其義甚廣倘使不心愛的人石芝姑娘也決不嫁他的這幾句附言其寔寫猶不寫只是我所奇怪者倒是那寄這遺囑的人那個人究竟是誰呢夫人道還有誰總是白虹君的朋友了白虹君當時將這遺囑放在他處現在他知道白虹君死了所以寄來的秋星道這個不對倘是白虹君的朋友寄時爲何不寫姓名住處而且我

知道白虹君如要將那遺囑放在朋友處必定放在我處決不放在別人處白虹君最好的朋友除了我外再沒更比我好的人了夫人道這樣說這件事你卻如何處置秋星道這是甚難處置的便爲這遺囑出現的遲所有白虹君家的遠族親戚早從家鄉出來將所有的動產拍賣之後分取去了夫人道那麼所有的不動產都是石芝的物了據我看來石芝姑娘最好婚事便是那小雪君秋星道這個恐做到小雪君是個篤守獨身主義的人斷斷不肯就這頭婚事夫人道男女的事却是難說的我和你二人不是當初也唱獨身主義的麼我們同輩中人那一個不知道卻是如何今日我又和你定了婚了秋星還沒回答夫人又道我們現在也沒有別的帮着石芝姑娘的且先將這個消息告訴了他再勸他和小雪君成了這頭親事也好對得起他們了秋星道能個這樣固是好的只怕其中更有些曲折夫人道什麼曲折秋星道以前石芝姑娘曾經告訴過我白虹君的遺產他是不肯受的夫人歎息道石芝姑娘的高尙寔是可敬但是不受白虹家的遺產豈非逆了白虹君美意麼我替你去勸勸他總須教他受了纔好於是兩人便從庭裏進來到新造的那個小亭裡看見石芝姑娘正在那裡畫那壁畫小雪坐在他身旁和他談論畫事一見了玉蘭夫人和秋星進來石芝姑娘便笑問秋星道秋星君請你判斷判斷看小雪先生說那春景的一幅繪那東方通行的牡丹我說牡丹花該應繪在夏景一幅上的你說什麼秋星道我也說不出來東方的牡丹花究竟幾時開的我也不曾見過現在我因白虹君的事公証人那裡有

了。信來叫我去。我要先走了。石芝姑娘聽了這話。面上不稍改變。小雪在旁也似不甚在意。秋星因又說道。聽說白虹君的遺囑已經尋出了。所有財產盡數傳於姑娘。石芝姑娘道。什麼。白虹教我做他的接續人麼。玉蘭夫人在旁代答道。正是。所有他的財產一切都讓於姑娘。姑娘道。這是一件難得的事。石芝姑娘道。這件事真是多謝他的。但是我卻不能受他。夫人道。什麼不能受他。石芝姑娘道。不能受他的緣故。秋星君他是知道了的。我曾和他說過。又回頭對着秋星道。秋星君。你到公証人那裏去時。請你將我這個意思向公証人說知。秋星道。這個卻須依了法律上的規矩。不能憑我一言就可算的。石芝姑娘道。法律上的規矩。我以後自然依着他做。現在我只請你將我的意思告訴他。一聲省得爲了我白忙了一番。夫人又在旁勸他道。姑娘不肯收受。果自姑娘的高潔。但是我。看這個究竟不是件小事。還是細細想了再告訴他罷。又恐石芝姑娘再有話說。忙又接着說道。我今告訴你們。還有一件可喜的事。我今有了丈夫了。石芝姑娘一聞這言。若有電觸。不覺變了顏色。問道。夫人有了丈夫了麼。夫人道。正是。你們想來是誰猜一猜。看石芝姑娘道。我卻猜不出來。夫人指着秋星道。我的丈夫便是他。我方纔已經和他定了婚了。石芝姑娘忙將面上的顏色回復過來。說道。恭喜。恭喜。夫人的事真是恭喜。恭喜。(未完)



長篇名譯

賽雪兒

(法國大仲馬原著)

(毋我)

(冷血)

是書原名繡袍記。La Robe de Moeces 於一千八百四十四年自巴黎出版後始更名 *Celle* 賽雪兒。比京各書坊見之。私相翻版。消數獨多。蓋大仲馬善寫哀情。而此本尤妙。膾炙人口。實非偶然事也。

宣統二年冬月

譯者識

引子

話說法國自從拿破崙做了皇帝之後。氣象繁華。大非昔比。當時臺波路十一號房樓下。有個小小閨閣。閣內藍緞面湘妃榻上。臥一個女子。身穿印度白紗衫。四面緣着精細花邊。花邊下露出纖瘦剪絨睡鞋。尖頭上挽了個蟠絲高髻。雲髮蓬鬆。映在額上。一縷縷倒像栗色細絲。看他年紀。雖有三九華年。然望他裝束。倒像十八九歲的處子。天足細小身段。苗窈肌膚乳白。體格風流。那股引人的吸力。足使石人回首。他的面貌。並不算十分美麗。不過善於修飾。輕描淡抹。像大畫家達維氏所畫的美女。達維氏所畫的美女。都是前一朝希臘古裝。別具丰姿。風流蘊藉。巴黎婦女多半效顰。因此希臘極古的古裝。竟變做時下。

簇新的時裝了。這女子也是其中之一。有人嫌他鼻子太高，嘴唇太小，眼球太大，皮色太粗。然而他的風韻宛如一朵鮮花，使人神蕩目眩，妍醜莫辨。他的臉兒又能隨心所欲變化無窮。自那會羞嬌怯姑娘，直至披髮癡狂的醉婦，都能變盡他的臉上。沒有喜怒哀怨的真情，欲哭欲啼，都是裝成的。却能維妙唯肖。他的魔力真是令人難測了。當下那女子手裏握一卷紙，不住的把紙來看，細細讀了。一回合着嘴唇，嬌顰作想，想罷，放開了手，微微嘆一口氣。心中若有所事。看官要知這女子是誰，原來不是別人，乃是法蘭西戲院一個著名坤角名喚花孃手中拿的那卷紙。是他今夜演戲的曲本。再說這花孃的閨房裏擺得十分富麗。壁上釘着藍錦緞壁衣，每塊壁衣上鑲着二枝古西林式的粉白金邊細柱。柱上掛着名人油畫。有幅愛神圖，是那旁比氏的真蹟。那間房却有四扇。房門二扇是假的那四扇門全是白漆地，金鑲邊。門上掛幾竿竿子，竿上繞着些葡萄葉、長春藤，還掛着幾個喜劇悲劇面具。這都是花孃演戲的行頭。當時有一扇門不曾關緊，門縫裏透出一股奇香。便知裏間是他臥屋。外房擺一套硬木傢具，藍錦緞椅墊、檯、幃，擺得光怪陸離。除去雅典木棹、傍幾條石橙子，餘外的沒一件不奢華了。衣架上擺一座籐牌面坐鐘，下邊四個仙女擎住，還有洋燭盤一個，也是四個仙女圍在一處。每個仙女手內各擎火把，火把上便是插燭的所在。這屋裏既有許多裝飾，又加着艷光媚氣的主人，自然莫怪人入其間。早已神游目蕩，心不自主了。且說當時花孃歪在榻上，正在揣摩着演戲情節。有一使女推進門來，笑迷迷想要開口，却被

花孃問道。你又來做甚。我今正在預備戲文。偏你這奴才又進來胡纏了。康媛道。夫人休怒。無事不敢驚動。只爲外邊來了一個年少客人。要和夫人廝見。不得不來通報。花孃問道。你那年少客人。叫甚麼名字。康媛回道。他叫于莊。花孃慢慢地沉吟着。于莊二個字。說道。那有于莊的名字。康媛道。什麼沒有。這于莊二字。甚是好聽的。你若再瞧見了他的人。真是可愛了。花孃道。休得胡說。你可愛他。你去見了他。是了。何必來纏我。卻又說道。那少年的相貌。究竟怎樣的。康媛道。我告訴你。那少年身長五尺來高。黑頭髮。黑眼睛。黑鬍子。黑面皮。穿的雖是粗呢衣裳。鈕扣洞裡。却露出一根寶星帶。看來倒是個官長。花孃聽罷。沉吟了一回。問道。甚麼于莊。又是黑皮膚。又有寶星帶。康媛道。你到這里。一年多了。可曾見過他。來。康媛道。我卻不曾見過。花孃皺着眉頭。說道。那是誰呢。莫不是于莊。哈佛麼。康媛道。不是。花孃道。想是于莊。克羅斯德了。康媛道。也不是。花孃道。那麼。定是于莊。克羅斯。康媛搖頭道。那幾個于莊。我都見過。不是的。花孃道。這樣說來。我再想不出了。你快去回復他。說我不在家好了。康媛道。使不得。花孃生氣道。你快去。康媛那敢再說。只得聽了他話。出房而去。康媛去後。花孃沒精打采。仍舊看他曲本。看不到幾行。康媛又開門進來。花孃恨道。你又來做甚。康媛道。夫人。于莊先生不肯走哩。花孃道。爲甚麼不肯走。康媛道。他說。夫人早間決不會出門的。別要哄他。花孃道。這却如何是好。又道。有了。有了。你就說我早晨不見生客。教他去罷。康媛道。我本這樣說來。爭奈他說。原是夫人的老友。不是生客。決不好不見的。花孃道。這又奇了。怎說

是我的老友他敢是于莊太吉了。康媛道：太吉那里及他美貌。花孃道：這還有誰呢？難道是于莊達居。康媛道：達居雖然好看也還不如他。花孃正在沈思。康媛早將一只五佛郎大紅馬洛哥小皮匣授與花孃。說道：他說把這匣子給你。你自然知道他是誰的。花孃道：什麼說着便把匣蓋掀開露出一片照片。康媛在旁一見早叫道：阿呀！這不是夫人的相片麼？什麼你頭上披了白紗飄飄揚揚這般裝束。花孃道：真是我的相片。正想問話瞥見匣上有E、B二個字的暗號便驚悟道：唉！明白了！快請他進來可憐于莊害你等了許久。康媛不待花孃說完早似離弓快箭飛跑而去。花孃卻是自己埋怨什麼這般善忘不到幾分鐘時早見一個黑俏後生立在門口。那後生笑嘻嘻說道：花娘俺特來奉候。不想許久不來你竟變得親近不上。花孃連忙迎上去賠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我時刻在心的你少年聽了這話歡歡喜喜便和花孃親了嘴。花孃道：你只說是于莊我認識的于莊甚多教我那裡想去。少年道：正是你把。我混在普天下于莊裏面自然想不起我了。又道：那張照片快拿來還我。花孃笑道：那照片却值得甚麼何須這般着忙。少年道：我時常想你想不到你時便把這照片來解悶兒。怎教我不着忙說着拉只椅子坐在花孃身傍。花孃便對康媛說道：我在此伴侍王爵自後無論誰來一概不要通報你回說我不在家就是了。康媛聽罷瞪着眼把少年打量了一番。心想道：我看不出這美貌少年倒是個王爵哩。心中好生納罕。便悄悄地出去了。花孃又向王爵賠笑道：于莊方纔慢待你求你勿怪。你幾時到這裡的。王爵拍着他肩答道：我的

可兒你不要多心。我決不怪你的。我自昨夜一到巴黎，便來尋你。花孃道：甚麼？你昨夜來過的嗎？王爵道：昨夜知道你不在家，所以到那戲院裏看你。花孃道：你來看戲的，怎麼特別包廂裏瞧不見你？王爵道：我不在特別包廂裏。邦尼多斯几却在特別包廂裏坐的。花孃道：我什麼也不見他。王爵道：他瞧見你來，你昨夜演的那戲，不是叫做才爾麼？你扮的是個露西林嗎？我寔對你說罷。俺躲在包廂角裏，過意不教你看見的。花孃道：你獨自一個人去的麼？王爵笑道：還有你這張照片陪着我，再沒別人。花孃笑道：你又要取笑了。我卻不信你是昨天到的。王爵道：誰哄你來？我不是當面討好你。你昨夜扮的露西林，卻顯得分外的好看。花孃道：我自知道扮的不像，你不要又來笑我。王爵道：看客的魂都被你攝了去了。還說不像。邦尼都斯几和我鄰座，我聽他說了多少話兒。花孃道：你休再題他。這個人鬼鬼祟祟，最討人厭。王爵道：杜樂死了，你知道嗎？花孃道：怎麼不知道？我狠替他可惜的。王爵道：摩拉的錢聽說快用完了。花孃道：誰說摩拉不是也要像你這樣要做總督麼？王爵道：說是如此，到底還不知真假。花孃道：你們貴族的進款，不是很多的麼？王爵道：進款雖多出款却也不少。你問我這些事做甚麼？花孃笑道：于莊你怎麼老做王子幾時纔做皇帝？王爵道：我做了皇帝，你可願做我的皇后？花孃道：甚麼？不願。我想做皇帝，最是稱心的。忽又說道：說了多時閒話，把我要緊話倒忘了。我告訴你，我快要離開這巴黎了。我想到密蘭去。王爵道：好，好，你只顧去罷。到了密蘭，自有有人歡迎你的。我此番來這巴黎，爲的是調點部下兵隊公事，完後就去埃

阜夫再往突來斯屯。你不想也去突來斯屯嗎？花孃道：那邊我熟人很少，認識的只有馬斯佐治、達爾馬、三個彼此都不曾說過話。王爵道：你真去假去？花孃道：我爲的是就要動身。這幾天戲也唱不好了，怎麼不真？王爵道：你真個要去，倒甚容易。我去和管戲園的魯維哥商議，沒有不成的。花孃道：虧你猜得着。這些事都是他經管的。王爵笑道：話也說完了，你也該替我做事了。花孃道：你要甚麼？只請你開口什麼事都辦得到。王爵道：你把戲單給我瞧瞧，好教俺打定主意。這禮拜恁樣和你消遣？我想看那屯潑雷戲。你不唱這齣戲嗎？花孃道：正是那齣戲。我扮的是寡婦，很難看，勸你別看纔好。王爵道：你這副身段，扮甚麼都像。我是沒有不愛看的。花孃道：如此說來，你真要那張戲單麼？王爵道：正是。花孃道：那戲單印的，狠不清楚。這齣戲多半是傷心事，沒甚意思。這窮戲園常唱這些無聊戲，怕快要關門了。王爵不答，只看住花孃。笑。花孃尋思道：這戲單放在那裡？想了一回，隨手拉那叫鈴康媛，聞聲進來，忙問何事。花孃道：昨天給你的戲單，放在那裡？康媛道：我記得放在外房一個杯子裡。花孃道：王爵要看，快去取來。康媛去不多時，拿進戲單，授於花孃。花孃又授給王爵，回頭過來，看見康媛還不出去，問道：康媛，你還在此處做甚麼？康媛道：我還有事要告訴夫人。外面又有人求見。說時，康媛把眼光打量他主人的面色。花孃道：難道又是甚麼可愛的美貌少年？康媛道：這次卻不是了，是一位怪可憐的小姑娘。花孃道：他叫什麼名字？康媛道：他叫賽雪兒。花孃道：姓什麼？康媛道：只知道叫賽雪兒，不知他姓氏。王爵插口道：這名字倒很雅緻。花孃

道他來此做甚。康媛道：說是有些東西要給夫人看看。我說我家主人最不爱藥費，那東西定是用不着的。爭奈那孩子苦苦央求，弄得我没法回他，只得教他在外廂等候。候夫人准了，再喚他進來。那孩子如今還抱着箱子，坐在外邊恭候哩。花孃問王爵道：殿下可許他進來？王爵道：我狠想叫他來看看，看看他箱裡到底是什麼東西。花孃道：這樣便喚進來罷。康媛去不多時，果然領進了一見了，後便知這女子決非等閒之人。王爵也自暗地裡納罕，看他雖在難中一舉一動，都有大人家氣象。當下賽雪兒立在門口，一聲不語。花孃道：姑娘請進來罷。想是和你有緣，我一見你心裡就覺歡喜。又道：



個女子生得金黃頭髮雪嫩，面皮眼如秋水，腰比柳絲，周身重孝，滿面愁容。年紀約有十八九歲，一望就知道是個落難苦人。花孃心中原道：賽雪兒是個沿街賣貨的女化子，誰知一

你這箱裡究竟是甚麼東西。賽雪兒含悲帶羞的答道。多謝夫人。這箱裡這箱裡是一件繡袍。我也曾給人看過。倒說這件袍兒。只有皇后穿得。他人不配哩。故此特來此地求你。這皇后來說着這幾句話時。那聲音又悽楚。又大方。末後這一句。引得花孃不覺笑了起來。說道。我倒也算得皇后。不過是一位戲園裡。女王每夜自七點做起。只做到十點。戲台是我皇宮銅片。是我冠冕。忽又笑道。不怕你見笑。我雖是假皇后。却有個真王爵在此。還算你沒有來錯。賽雪兒聽了這話。那知就裡。只呆呆地靜立一傍。對着王爵。瞧康媛。便將賽雪兒的箱子接來。掀開箱蓋。露出箱裡那件袍來。花孃一見。驚喜道。呀呀。這件袍怎麼這般精妙。說着。將袍來披在椅上。細心觀玩。不忍釋手。那袍端的是十分好看。但見茜紗地上繡滿了無數鮮花。一朵朵。連枝帶葉。都似活的一般。休說宮裡貴人。便是天宮的仙女。也許沒見過這件好袍。論到繡工。定是那大家閨秀。奇想絕作。尋常女工。斷沒有這般手段的。王爵雖不是顧繡行家。見了此袍。也知道沒有好幾年。耐心沒有天生的聰明。斷斷不能繡到花孃看了半天。問賽雪兒道。這袍子誰繡的。賽雪兒道。我繡的花孃。又問繡了幾年。賽雪兒道。二年有半。花孃道。殿下請看這個。我倒相信。分明是手工繡成。決不是機杼織的。二年半的功夫。若不勤謹。想也做不完。他用這件袍。所以格外值錢的了。賽雪兒道。我是日夜繡他。有時還通宵不睡的做他哩。花孃道。當初繡這袍時。想來姑娘決不肯賣錢的。姑娘。你這件好袍。除了皇后。那個買得他。起賽雪兒道。夫人。可憐。我用錢緊急。因賣這袍。這袍却偏偏賣不出去。王爵笑問。

道。你要多少價錢。賽雪兒想一想。要說價錢。又想定。似上幾次的嚇退了。主顧要想不說。又沒奈何。只得大着胆子。戰戰兢兢。答道。三千佛郎。花孃聞價。連鼻子、眼睛、都動將起來。問道。什麼。賽雪兒道。三千佛郎。花孃道。你要這樣大價錢嗎。說着想了一回。又道。論到繡工。三千佛郎也值。賽雪兒聞聽此言。捧着手幾乎要跪將下來。說道。夫人。你。你。若肯買我此袍。你便積了大大的功德。賽雪兒今世感你大恩。不盡花孃道。好孩子。說什麼話。我心裡本來狠愛你這件繡袍。但是三千佛郎……賽雪兒打量着房中錦繡浮華。不待花孃說完。說道。夫人。這三千佛郎。在夫人手裡算得甚麼。花孃道。話却不錯。但是也殼我三個月薪工了。姑娘。你不如問問殿下。罷他。或者買你這袍。送與宮裡的美人。王爵道。夫人言之有理。我買你此袍。就是賽雪兒於是歡天喜地。謝道。呀呀。先生。王爺爺。你肯出這個價錢嗎。王爵道。正是。我便付你三千佛郎。你如不殼。便再多些。也使得。賽雪兒道。王爵殼了。我只要了三千佛郎。便殼了。再多也不值三千佛郎。三千佛郎。王爵道。那就是了。現在請你。便把這箱。交我用人吉恩。他現在門外。教他把箱子放在車中。你便把住址。告訴了他。待我回去。就與你送錢。想你也等錢用。賽雪兒道。卻是如此。的不然。我也不賣去。這件繡袍。說着。把袍舉到口邊。接了幾個吻。依依不捨。那眼眶裡。早已積住許多眼淚。看他心中。卻有說不盡的萬種淒涼。於是躬身向花娘。王爵告辭。移步向房門去了。花娘忙又叫住他道。姑娘。慢走。我看你如此傷心。狠覺難過。請問這件繡袍。到底爲誰做的。賽雪兒道。爲我自己。花娘道。有甚用處。賽雪兒道。是

我將來結婚的禮服。說到此處。可憐那孩子嗚嗚咽咽再說不出話來。眼淚猶如瀑布一般。沾濕了胸襟。噎住。哭聲頭也不回。急急的走了。三點鐘後。王爵派人把三千佛郎送到賽雪兒寓裡。到明日。又坐了馬車。親自去看他。因為王爵見他可愛。可憐。已經奏明皇后。要叫進宮去看看。誰知到了他那裡。問那守門婦人。婦人道。你問賽雪兒姑娘麼。王爵道。正是。有一位美貌女子。年約十八九歲。名喚賽雪兒。他不是住在此地。考克路第五號嗎。婦人道。正是。正是。他有個外祖母。前三天死了。前天便是安葬的日子。他昨日。出去了。一天傍晚纔回到了。今日一早。又動身去了。他已不在。此處。王爵道。他是否離了巴黎嗎。婦人道。大概已離巴黎了。王爵道。他向那方去的。婦人道。老娘不知。王爵又問賽雪兒是何姓氏。婦人道。沒個知道。他姓氏。但知道他名叫賽雪兒罷了。王爵又向別家問了五七遍。都沒消息。只得嘆息而去。一禮拜後。花嬪唱戲時。穿出一件奇特的繡袍。看客個個喝采。都說不知是那個外國王送與他的楔子。表過要知這賽雪兒。究竟是誰。且待正文敘述。

第一回 貴婦人混過關卡 守城官私換路牌

話說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廿號。有輛蓬車。鋪着料草。車軸上坐着一個趕車的農夫。隨在十幾輛大車之後。在早晨十點半鐘。到了聖登尼埠。車中人俱似巴黎逃出的難民。當此亂離時代。出境原是不易。每輛客車到埠。須經關上。人仔細搜查。除却常駐關員外。還添派四名城守。駐在城門口。查驗過路人民。

如無官長路票不許過關。城裡尚有團練兵一哨，以資巡防。當時前面各車，俱經守城官依次查過了。查的非常嚴密，連那車底車角處處查到，查的沒什麼可疑形跡。陸續放行，等到最後這輛蓬車，也在鐵柵欄前，城守營門口，停住。那農夫不待官員吩咐，早已跳下車來，掀開了車棚，一面把過路牌票呈驗。這牌票乃是亞培維市長所發，票上說農民比亞和他妻小配堯母親亞諾爾由巴黎出境，回他們奴維安故鄉沿途官兵不可留難。守城官看完牌票，把頭探進車去，看見車裡坐着二個婦人，一個年約四十五至五十歲，一個約有二十五至二十八歲，尚有女孩一口，三人都是話滿地方農家人打扮。只有那女孩却戴一個召克斯式帽子。守城官問道：誰是亞諾爾年長的婦人？答道：國民是我。官員又問：誰是配堯少年婦人？答道：先生是我。官員又問：路票上為什麼不寫上這女孩趕車的農夫？看着二個婦人說道：阿呀，那路票上沒有寫女孩麼？我們可是弄錯了。又對那中年婦人道：配堯你當時卻對我說過的。我因他年紀小一時忘了。官員道：這個真是你的女兒麼？那女孩正要開口，却被他母親一手掩住，接口說道：先生，不是我們的女兒，敢有誰的？官員道：是了，是了，照你說也不錯，只是我看有不符之處。如這票上所說你母親今年六十五歲了，你的妻子也有三十五歲了，這二個人年紀卻沒一個相似。老婦答道：對的，對的。我今年差不多有六十多歲，那少年婦人也答道：我今年正是三十五歲。小女孩道：先生，我今年四歲，懂得寫字，還會念書哩。說了這幾句話，把二個婦人嚇得變了顏色。那農人在旁奪口說道：我兒，你說什麼？我

費。去。多。少。學。錢。你。難。道。還。不。會。念。書。會。寫。字。麼。在。亞。培。維。學。堂。時。一。月。費。我。六。個。佛。郎。你。再。不。會。寫。字。我。肯。放。你。過。去。官。員。道。好。了。不。用。說。了。你。們。到。我。公。事。房。裡。去。等。罷。讓。我。查。了。這。輛。車。子。老。年。婦。叫。道。阿。呀。先。生。……說。到。這。裡。少。年。婦。急。忙。拉。着。老。婦。的。手。說。道。母。親！不。妨。事。的。由。他。查。去。我。們。料。草。裡。又。沒。藏。着。貴。重。物。件。自。然。查。過。後。便。放。我。們。去。的。說。罷。二。個。婦。人。遵。了。官。員。的。命。令。去。到。城。守。營。中。正。在。埋。步。進。門。那。老。婦。忽。把。手。巾。舉。到。鼻。上。少。婦。連。忙。做。個。手。勢。教。他。休。做。出。惹。人。疑。心。的。舉。動。那。農。夫。守。着。車。子。立。在。門。外。官。員。開。了。他。公。事。房。的。房。門。二。個。婦。人。帶。着。小。孩。進。入。房。中。官。員。忙。把。房。門。閉。緊。對。着。二。個。婦。人。細。看。看。的。他。們。不。敢。抬。頭。但。聽。官。員。隨。手。取。二。把。椅。子。一。面。讓。老。婦。道。候。爵。夫。人。請。坐。又。讓。少。婦。道。男。爵。夫。人。請。坐。嚇。得。二。個。婦。人。面。如。死。色。那。裡。還。敢。坐。上。去。不。知。不。覺。跌。在。椅。上。了。老。婦。道。國。民。你。錯。認。了。人。了。少。婦。接。口。道。先。生。你。一。定。錯。認。了。人。了。官。員。道。兩。位。爵。夫。人。不。必。相。瞞。在。小。可。處。決。無。關。碍。老。婦。道。你。是。誰。人。如。何。認。我。們。做。爵。夫。人。官。員。道。小。可。便。是。勞。治。公。爵。夫。人。的。舊。僕。公。爵。夫。人。本。是。達。德。羅。公。主。的。保。姆。目。下。隨。着。公。主。逃。出。巴。黎。留。小。可。在。此。照。料。他。家。產。小。可。前。在。主。母。處。見。過。兩。位。爵。夫。人。二。十。來。次。怎。會。認。不。出。少。婦。至。此。纔。說。道。先。生。你。既。知。道。我。們。現。在。的。性。命。全。在。你。身。上。了。你。既。是。公。爵。夫。人。家。的。舊。人。我。也。不。再。相。瞞。公。爵。夫。人。實。是。我。至。好。朋。友。求。你。可。憐。我。們。落。難。人。放。我。們。去。罷。官。員。道。爵。夫。人。不。必。耽。憂。都。在。小。可。身。上。放。你。們。出。境。老。婦。道。先。生。你。能。如。此。我。們。很。感。你。大。恩。將。來。要。什。麼。官。職。我。

替。你。寫。一。封。薦。信。是。了。少。婦。嘆。道。母。親。可。憐。我。們。現。在。你。還。當。自。己。有。勢。力。嗎。慢。說。幫。助。他。日。後。如。今。我。們。還。仰。仗。他。保。護。哩。老。婦。道。我。兒。說。得。有。理。如。今。我。們。的。國。還。不。知。是。何。結。局。哩。少。婦。道。呀。母。親。你。不。要。再。說。這。樣。話。了。……官。員。道。爵。夫。人。在。小。可。面。前。說。出。這。話。原。無。妨。碍。候。爵。夫。人。我。勸。你。到。了。外。面。休。要。多。說。還。有。一。件。夫。人。們。遇。見。了。人。不。可。再。說。你。或。是。一。開。口。就。叫。人。國。民。這。都。是。惹。禍。的。根。源。老。婦。道。遵。教。遵。都。決。不。敢。這。樣。說。了。少。婦。道。母。親。我。們。總。是。少。說。話。的。好。但。看。在。這。孩。子。分。上。他。父。親。死。了。我。們。再。要。一。死。他。不。知。怎。樣。可。憐。呢。老。婦。道。是。了。是。了。好。孩。子。我。留。心。就。是。官。員。道。夫。人。們。不。是。仍。用。這。張。路。票。出。境。麼。少。婦。道。先。生。有。何。見。教。官。員。道。小。可。既。要。救。人。須。要。想。得。週。到。夫。人。們。年。歲。都。與。票。上。不。符。這。位。小。姐。還。不。在。內。我。看。這。張。路。票。卻。使。不。得。少。婦。道。我。們。再。沒。有。別。的。路。票。怎。地。是。好。官。員。道。小。可。替。夫。人。們。想。法。換。一。張。罷。少。婦。道。費。心。費。心。先。生。如。能。想。法。真。是。感。恩。不。盡。官。員。道。這。又。何。勞。夫。人。們。在。此。少。待。等。候。半。點。鐘。我。便。去。想。法。少。婦。道。我。們。在。此。很。是。放。心。先。生。去。罷。那。官。員。出。去。了。一。刻。時。候。拿。着。一。張。泥。污。撕。碎。的。牌。票。回。來。叫。着。一。位。三。道。金。線。的。官。人。說。道。註。冊。官。費。神。到。鄉。審。判。廳。去。取。一。張。上。官。簽。過。字。的。路。票。來。你。將。這。個。獻。上。就。說。我。落。在。地。上。被。馬。車。壓。破。了。那。些。人。在。我。公。事。房。等。候。若。說。票。上。應。填。的。名。姓。我。自。己。填。下。去。是。了。那。官。人。授。了。污。碎。牌。票。去。後。少。婦。道。先。生。如。今。無。事。請。你。把。大。名。告。訴。我。們。好。記。在。心。上。在。上。帝。跟。前。也。好。替。你。祝。福。官。員。道。夫。人。小。可。理。當。效。力。些。些。小。事。何。足。掛。懷。小。可。說。過。的。便。

是公爵夫人家舊僕我娶的妻是他女公子的保姆我妻本是英國人還有個六歲的兒子現時都到倫敦去了夫人不是也到倫敦去麼少婦道正是官員道小可把公爵夫人住址告訴夫人他必與達德羅公公主住在一處夫人們到倫敦後自然尋得到他的少婦道他住在何處官員道住在聖傑姆街十四號少婦道多謝先生我記得了先生有什麼話告訴公爵夫人麼官員道就說小可多蒙天佑並沒有遭難他托我的家產能否保住現在尙不敢逆料少婦道我便替你告訴他決不有忘又道先生的貴姓究竟是甚麼官員道夫人請看路票下面所簽的字便明白了夫人小可雖不能親身護送夫人們有了小可簽字的路票也和小可親身護送一般說着那註冊官手裏拿着新路票回來官員對他說道請你坐下寫罷那官人如命入座抬着頭靜候官員告訴他應填的名字官員問少婦道婦人你丈夫是何名姓今年幾歲少婦道他叫比亞他今年三十六歲官員道是你母親呢少婦道名喚亞諾爾他今年四十五歲官員道你呢少婦道我叫配堯今年二十五歲官員道你女兒呢答道他叫賽雪兒官員道幾歲了答道四歲官員道是了是了約瑟那票費應給多少官人道四十蘇老婦便從衣袋裏掏出二個魯易來少婦捉住他母親的手叫道母親母親一面自己數了三十蘇的一枚一蘇的十枚交給註冊官人官人躬身退去官員當下在票上簽了名字將此票交與少婦道夫人如今好趕上前程決無阻碍的了少婦道先生替我們做下如許功德不但我母女永感先生大恩將來小女長大了知識也是感恩不盡老婦

也對官員道謝。客氣了一番。那女孩賽雪兒便跳上前去。和官員接吻。以示親愛。三人立刻上了蓬車。比亞仍坐在軸上。趕車看看二個婦人和女孩在車裏坐穩。便揚着馬鞭。一聲鞭響。輪蹄轉轉的去了。過了。一刻。老婦在車內問他女兒道。噯。女兒。他叫什麼名字。少婦看着牌票上救他們恩人所簽名字。念出口來。要知救他們的果是誰人。且看下回分曉。

第二回 徵惡兆風雲變色 傳亂耗帝室驚心

話說少婦看着牌票上救他們的恩人名字。念道。魯易斯杜華。老婦道。杜華嗎。想不到這樣的人。倒有良心。少婦聽着這話。不由得熱淚從腮邊滾落。幸虧賽雪兒和他母親一路親嘴。把少婦腮邊眼淚都用嘴唇擦乾了。做書的如今把這幾人來歷略叙一番。省得諸公納悶。却說那老婦便是魯喜堡侯爵夫人。生在歇密萊富貴之家。休說嫁了侯爵。怎生享用。便在娘家。自小兒也曾享用慣的。這少婦乃是侯爵夫人的女兒。嫁的丈夫便是麥雪黎男爵。那女孩却是侯爵夫人的外孫女。男爵夫人的親生女兒。名叫賽雪兒。他父親麥雪黎男爵。乃係法皇御前侍衛大臣。歷任八年。忠清亮直。男爵夫人又是皇后前入值的命婦。寵遇極優。入值皇后已有五年多了。男爵如於一千七百九十一二年間。和同僚的人。同樣辭職。携了妻女。安居清靜之鄉。永享天倫之樂。也沒什麼難處。只因這男爵生來忠勇。當此壯年。正要替皇家出力。一心只要捨身保國。怎捨得離去君王。他夫人爲要和他親愛的丈夫。尊敬的皇后時常親近。也不肯乞

休等到君王皇后想要逃走，纔令男爵夫婦自去逃生。他夫婦二人回到佛奴路第六號邸第，收拾了行李。正要尋了君后一路逃難，忽聞外邊傳說君王和皇后已在瓦倫地方被亂軍攔住去路，折回巴黎了。於是他夫婦二人立刻去到都魯里宮探聽消息，可憐二宮回宮時，只有麥雪黎夫婦二人在馬車門前接駕。看官須知此刻的景況，他夫婦還去尊敬皇族，那是危險極了。初傳六月三十號革命黨起事，又說八月十號定要鬧事了。又說正月廿一號一定鬧事。當時巴黎正現一種新奇的怪象，街上人都無心買賣，人心惶惶，所說所做都像做夢的一般。正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個個提心吊胆。至於巴黎的公子少爺都要想法逃難，也有弄鎗舞劍準備迎敵的。每日談的都是某處某處開仗的凶信，忽聞有一位狀師冒充賴斐脫的好細，被人在呂一路活活打死，忽而又聞有個衛隊老兵，被人在公園裏點景的泉水上，在一百多人面前弄死，看客都拍手叫好。忽而又聞有個頑固和尚，被人在路燈竿上吊死。又說台潑郎貴族，被人在飛郎巷碎尸萬段了。凡此殺戮，都說是按了民人公法照辦的。這種消息傳到宮中，宮裏人都嚇得面面相覷，並不知這個公法是何來歷，怎能把君權官法一概傾覆。說也奇怪，萬事全到了災難之時，那天色也現了凶象，竟似要滅盡人間世的威風。天上地上明現出幽暗的慘象，好似對巴黎傷心似的。這日正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八月三號，這天氣十分可怕，一輪黃日高懸在鉛色天上，烘着巴黎現出又疲乏，又怕懼，又傷心，又愁悶的神色。看他神氣似乎要滴下血來，染在巴黎人頭上了。

地上。人。民。一。堆。一。堆。也。有。聚。立。門。口。的。也。有。這。窗。口。對。那。窗。口。談。話。的。都。是。神。不。附。體。手。指。着。天。上。血。塊。似。的。紅。雲。自。窄。窄。天。空。向。西。方。鮮。紅。大。血。雲。處。洶。湧。而。流。那。天。色。永。沒。有。如。此。晦。暗。日。光。也。永。沒。有。如。此。悽。慘。的。忽。然。吹。起。了。一。股。熱。風。刮。得。異。常。利。害。街。上。人。連。口。也。不。能。開。急。忙。忙。躲。入。屋。中。把。窗。門。盡。行。緊。閉。幾。繼。而。怒。風。四。起。走。石。飛。砂。這。天。的。風。和。一。千。八。百。三。十。年。六。月。大。亂。那。年。前。數。天。的。大。風。相。似。在。一。二。點。鐘。以。內。天。氣。和。人。類。爭。競。起。來。但。見。電。光。閃。爍。霹。靂。震。天。那。股。南。風。逼。得。路。上。人。同。大。風。混。入。了。一。氣。直。吹。得。一。堆。一。堆。的。人。在。火。風。急。雨。中。亂。滾。最。後。吹。得。人。羣。四。散。只。剩。閃。閃。的。電。光。照。在。寂。無。人。跡。的。路。上。這。夜。住。在。都。魯。里。地。方。的。人。一。夜。無。睡。連。君。王。皇。后。時。時。也。在。百。葉。窗。縫。裏。探。看。外。邊。氣。象。從。城。上。看。下。來。連。百。姓。的。影。子。都。瞧。不。見。了。不。但。如。此。只。怕。連。上。帝。自。己。也。要。被。轟。轟。怒。雷。給。震。昏。了。的。不。到。早。晨。七。點。鐘。那。風。勢。漸。漸。退。去。大。風。方。靜。便。有。種。種。警。信。傳。來。聽。說。被。雷。電。打。傷。的。地。方。不。下。五。十。餘。處。二。十。多。人。都。觸。電。身。亡。埃。雪。平。壤。的。十。字。架。克。羅。斯。尼。教。堂。頂。海。庵。坎。的。十。字。架。和。蝦。郎。屯。橋。欄。杆。都。被。暴。風。吹。毀。這。夜。可。算。得。天。氣。最。壞。的。日。子。了。那。唐。屯。康。米。爾。台。斯。摩。倫。巴。巴。羅。濮。尼。斯。各。處。爲。着。這。場。大。風。都。說。是。八。月。十。號。鬧。事。的。豫。兆。到。了。八。月。十。號。果。然。鬧。起。事。來。了。且。說。八。月。九。號。麥。雪。黎。男。爵。正。在。都。魯。里。守。護。男。爵。夫。人。照。常。人。值。等。到。早。晨。八。點。鐘。聽。見。巴。黎。各。處。鼓。聲。咚咚。這。是。衛。兵。隊。統。領。孟。德。諭。令。闖。城。武。將。護。衛。都。魯。里。的。號。鼓。因。爲。前。夜。探。得。近。段。亂。匪。要。來。攻。打。不。可。不。備。這。統。領。聚。了。半。天。不。過。招。

集三四隊步兵統共只有三四千人。一隊是太子殿衛隊。一隊是瑞士宮兵隊。其餘的都是宮樓上駐兵。那太子殿却與佛羅軒相通。此軒前面下望便是碼頭。那瑞士宮又和買桑軒相通。買桑軒下望便是今日的利烏路。到了中午將軍梅拉度令瑞士宮兵丁分路守衛。正在午時十二點鐘。麥雪黎男爵奉旨護送御駕到禮拜堂行彌撒禮。這是舊時國有戰事前一點鐘照例的禮節。目下雖無動靜。人家都覺有些兒凶險了。那場彌撒做的很是冷清。這便是魯易十六世耳朶裏聽見最後的彌撒了。一面靜悄悄預備着防衛的法子。男爵奉命去到羅浮割開走廊的地板（便是現時博物院陳列圖畫的長廊）到了晚間一點鐘。巴黎市長斐第勇進到君主臥房。直至半夜纔去。這人於一年後自監中逃出。在聖米立安林中。被豹狼生食其肉。這是後話。且說君主開出門來。見是麥雪黎男爵。吩咐道。麥雪黎。今夜想不到倒比往時平靜。方纔市長奏說諸事安寧。你將此好音通告梅拉度罷。但是雖然安靜。一切決不可不防。男爵躬身而去。正要出去傳旨。剛到大樓梯口。停住脚。一聽起初。還當是耳鳴。誰知警鐘大響。戰鼓咚咚。聽得十分清楚。又聽都魯里隨處都有兵官發着威風懍懍的口號。道準備迎敵。準備迎敵。又聽說嘎羅塞大門已閉緊了。過了半點鐘。四處喧傳。都說調來勤王的國家衛兵。竟反過鎗來攻打皇宮了。等到半夜二點鐘。君主叫人尋麥雪黎男爵。男爵進宮時。君主皇后並以利查白夫人。同幾位知己朋友。都聚在龍床隔壁的一間屋裏。男爵夫人和二位入值命婦。都在凹進去的窗口邊立着。除了男爵夫人。這幾個命婦都

是面無人色。當此急難之時。面子上。雖然隨着皇后心裏。却很想要逃走了。君主當下尙未上床。躺在一張榻上。身穿紫色短褂。腰間懸一柄佩刀。一見男爵入來。那君王魯易十六世。卽從榻上起身。一手拉住男爵鈕扣。拉到了壁角裏。原來這君主若與他近臣談些密事。慣常要拉人家鈕扣。故此這樣的舉動。並不可怪。君主把男爵拉到壁角裏。說道。我可愛的男爵。斐第勇的話。不但不確。看來外面愈加凶險了。聽說那匪徒愈聚愈多。天光一明。就要向都魯里進發。他們到底爲了何事。孤王狠不明白。想是那匪黨要我們性命罷了。據你看來。都魯里保得住否。男爵道。陛下可要知道實情。君主道。那個自然。快快把實情說於孤聽。唉！若是人人都說實情。這國事不會壞到這步地步了。男爵道。若被全隊匪人攻打不消二點鐘。這皇宮就怕難保。君主道。什麼。難道滿朝臣子都生了異心。竟沒一個忠臣嗎。男爵道。照臣下看來。衆寡不敵。雖無異志。二點鐘後。只怕也要死絕了。君主道。男爵不可說得太響。教皇后聽着傷心。這樣說來。定是這個情形了。男爵道。正是。君主道。照孤王吩咐。梅拉度。一般辦法。你帶領五十名壯丁。男爵吓去到勞洛治門。安設二尊大炮。小心防守。這些守門將士。須用奮勇精幹之人。因爲這是都魯里最要門路。小心。小心。男爵道。陛下分付小臣。定當盡力。說罷。正要躬身退出。君主又道。男爵慢走。且與你夫人厮見。一面。男爵道。多謝陛下。臣本不敢求此特恩。若非陛下聖明。焉知臣下的隱情。君主道。孤王亦有妻兒。與男爵何殊。且與我御妻情厚。說到此處。低聲道。可憐吓馬麗。但願上帝保佑着他。男爵走近他夫人面前。

說道。魯施如今誰也不知是何結局。若使都魯里被賊人攻破。你去避在以利查白夫人書房之後。我若不死。定來尋你。男爵夫人道。娘娘若要離去巴黎……男爵道。倘是如此。我自隨駕我夫妻尚有相見之期。決不致就此離散。說時他夫婦二人依依不捨。手牽着手。萬分悽楚。正在此時。男爵忽覺肩上有。人一拍。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曉。

第三回 破宮圍民黨猖狂 報君父忠臣盡節

話說男爵夫婦正在萬分悽楚之時。男爵忽覺肩上有。人一拍。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法皇陛下。當時法皇倚到耳邊。說道。抱住他。安慰他幾句罷。從此你夫妻分手。誰知死活存亡。也許將來永不能再見了。男爵一面謝恩。一面果然將他夫人緊緊摟住。那皇后見此光景。不由得紛紛珠淚落滿胸前。男爵見皇后傷心。連忙跪到這位馬麗安多妮皇后面前告罪。皇后伸出御手。教男爵親了一嘴。大家立刻起身。從此屋奔到彼屋。當下這皇后心裏苦的。直要放聲大哭了。且說君主皇后和以利查白夫人。隨在男爵身後。衝出門來。親自要去勸勵三軍將士。君主見了人。便說幾句勸勵話。皇后也相對將士們勸勉勸勉。借此激動他們忠心。誰知雖有許多言語。却塞在咽喉裏。一句也說不出。都變做眼淚和哭聲了。都魯里守門將士。見此情形。現出全股熱心。瑞士宮兵士。一個個振刷精神。都要替皇家盡忠而死。只有國家衛隊將官。很有強抗不服的神氣。其中如潑蒂班統帶的衛隊。摩蘭統帶的步兵。還有聖湯麥斯的兵隊。倒還

忠心耿耿。守護着太子殿瑞士宮二處。其餘如汝萊的步兵。克勞羅的炮兵。這都是邦台雍和非尼斯太。所轄。竟把大炮換了方向。對都魯里。攻打起來。君主一聞此信。心也碎了。皇后和以利查白夫人。都弄得毫無主意。這一夜宮裡人。除了小太子。沒一個睡得着的。等到明早六點鐘。聽得響聲大作。這便是問嘍羅塞門。進行的軍隊。打仗。國王和皇后。抱着太子。從大樓梯。上下來。向朝堂走去。瞧見男爵。勇抖抖。手握軍刀。領了五十名壯卒。立在大門門口。左右便是二尊大炮。亮晶晶。分擺門邊。一隊炮手。拿着引火繩。排立一齊。異常威武。兩宮走過時。皇后懷裡的小太子。還抬着小手。對人嘻笑。於是衛兵隊總口。同聲三呼。萬歲。只是兩宮尚未走到非愛耶甬道上。那甬道早被匪黨擁住。但聽匪人一聲大叫。跳出一個地雷。兵來指着皇后。大罵。並將皇后懷中小太子。一手搶去。搶了太子。進了朝堂。正在此時。勤王兵發了一聲號。炮拼命趕來。喊殺連天。炮聲震地。男爵夫人聽得炮聲。想起他丈夫所囑的話。連忙躲到約定的後房。還有三四位命婦。也跟他同去躲避。當下那炮聲愈放愈響。轟隆隆。響個不絕。又聽隨處都是喀輪輪鎗聲。響把宮殿震一個地動天搖。窗上玻璃紛紛碎落。打進房來。好似傾盆大雨。還有許多鎗子彈。在壁上往來亂濺。如穿花蛺蝶。忽而喊殺之聲。愈來愈近。這是瑞士宮衛隊和國家衛兵。在大樓梯口對殺的聲音了。國王趕到朝堂。親書手詔。教他們停鎗。情願投降。豈知竟來不及了。那宮殿已被亂黨打擊一空。但聽得無數腳聲。鎗聲。哭聲。喊聲。鬧成了一片。傳入男爵夫人所避的後房。夫人把耳朵伏在門上。聽得那

聲音愈鬧愈近。一聞鎗聲，就怕他丈夫被人打死，不由得心中突突亂跳，心想這一鎗打來，我丈夫一定死了。正在萬分慌恐之時，忽聽嘭的一響，那後房門被人擊開，房門開處，早見摩蘭手下三個兵丁闖將入來，身上衣褲浸飽了血水，令人嚇煞。男爵夫人和三四個女伴，直嚇得哭做了一堆。原來這三個小兵也來這裏避難的。男爵夫人警嚇稍定，便問他丈夫下落，可憐竟沒個知道。又聽得殺人慘叫的聲音，卽在隔房了。幸而房後有一扇門，此門通一道秘密樓梯。這後房眼，看着不可再留，只好有路就走。男女們三步并作一步，都從樓梯上搶路逃生。男爵夫人正要隨了他們下樓，剛走到樓梯第一級，想起他丈夫的話，便縮住了脚，耳朵靠在欄杆上，身子倚在樓柱上，眼看下邊生路，看着他們逃生，自己只好等在這裏聽死。但聽樓梯上脚聲剛完，便聞鎗聲大作，繼而喊聲繼而，五、六人衝突逃命聲。原來纔從樓上逃下去的人，正撞着幾十個亂兵，只得依舊上樓。衆人正要上樓，忽來一粒鎗子，打在一個小兵胸口，打得滾落樓下。後面幾個婦人，只得從死兵身上爬過，好容易上得樓去。又聽隔房大聲喊殺，那幾個亂兵又從樓下殺上樓來。正是前有猛虎，後有豹狼，進退都沒有生路。兩個小兵只得拼了性命，隨手提起椅子拒敵。那幾個婦人沒奈何，只得跪在地上聽死了。正在此時，忽從隔房圓窗裏跳進一個克勞羅隊炮兵，跳在幾個婦人身邊，唬得婦人們個個叫苦。兩個小兵正要舉起椅來打碎這炮兵的頭，顧男爵夫人忽然伸手拉住了這炮兵。原來這炮兵不是別人，便是麥雪黎男爵僑裝的那小兵。見有人認識，也就停住。

了。手男爵急將如何退入隔房尋見一個克勞羅炮兵死在地上。隨把那尸身拖至隱處剝了死兵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知道這圓窗可通後房。便從窗口跳進來。救他婦人的話。說給大家知道。說話未了。早見亂兵殺上樓來。男爵情急計生。急忙迎上去。叫道。朋友們。這裏來。這裏來。那些亂兵問道。你莫非克勞羅炮兵嗎。男爵道。正是。正是。兄弟們聽者。在下若沒有這幾個婦人。將我藏在此地。不但在下一人。連那些勇士。早被官兵打死了。他們救了我性命。說不得衆弟兄也要顯些義氣。搭救他們了。亂兵叫道。是了。是了。但是須要教他們歡呼國民萬歲。纔可憐這幾個命婦到了。此刻什麼都肯叫。自然立刻呼起國民萬歲來。那亂兵捉了兩個小兵。便散開去了。男爵叫道。衆弟兄。把這些無力婦人。留在這裏。怎不教歹人害了性命。他們既是我救命恩人。怎忍教他們受苦。還求衆弟兄費心。亂兵回轉身來。喊道。我輩豈肯負人好處。照你意思。還想怎樣救他們呢。男爵道。求衆弟兄送他們平安到家。亂兵道。好了。好了。快把住址說來。快來牽了我們手。送你等歸家。就是男爵問他夫人道。婦人。你住在何處。男爵婦人答道。佛奴路第六號。男爵回過頭去。對一位面龐慈善的亂兵道。壯士聽着。我把他托付與你。這人救我時出力最多。況且住家不遠。一過森江。就到佛奴路了。那人喊道。老弟不必擔憂。準教這好娘娘平安到家。我替你一力担保。就是可憐男爵婦人拉着丈夫的手。問道。國民。你怎樣呢。男爵既冒充了炮兵。只得答道。你休來管我。我須去看那昏王死也不曾。男爵夫人嘆了一口氣。放了手。倚着保獲他的亂兵走了。心中雖有許多。

言語眼眶雖有許多眼淚當此萬死一生之際怎好發作只得忍住怨氣低頭疾走原來男爵冒充炮兵只爲救他夫人如今既把夫人救出便卸下假服仍打窗口爬出去勤王禦敵他夫人到了家內左等右等終不見丈夫歸家這日正是八月十號頂到十一號早晨尙不見男爵影子要知男爵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扮農婦太君抱怨 棄家井命婦悲傷

話說男爵夫人直候到十一號早晨尙不見男爵影子到了十一號的黃昏時候瑞士宮門丁幫着大家搬運死尸方認出男爵的尸首也在死人堆裏便去通報了男爵夫人可憐夫人雖是平安無恙那位忠清亮直的麥雪黎男爵却已盡忠身死今世永不能再見一面了男爵夫人一聞凶信不免捶胸痛哭幸虧夫人是女中豪傑想他丈夫乃是爲國盡忠況且上有老母下有嬌兒只得節哀盡孝若和候爵夫人仍住巴黎前途很是凶險因爲老夫人的性情很難改變他老人家並非生來心硬也不是性情固執實爲生在貴宦人家養成了一種高貴的習氣所以那氣焰雖於一言一動之間人家沒有看不出的目下正是多事之秋那君王皇后已被民黨囚在廟裏殺戮的事街上時常不絕眼看着將來再有一場血戰管洛汀新近又送了法部一種新法明的慈善機器也叫什麼管洛汀那就是殺人新機器了可見這法國決不能久住然而想要逃出法境真也很不容易萬一被民黨捉牢又辦的十分殘酷男爵夫人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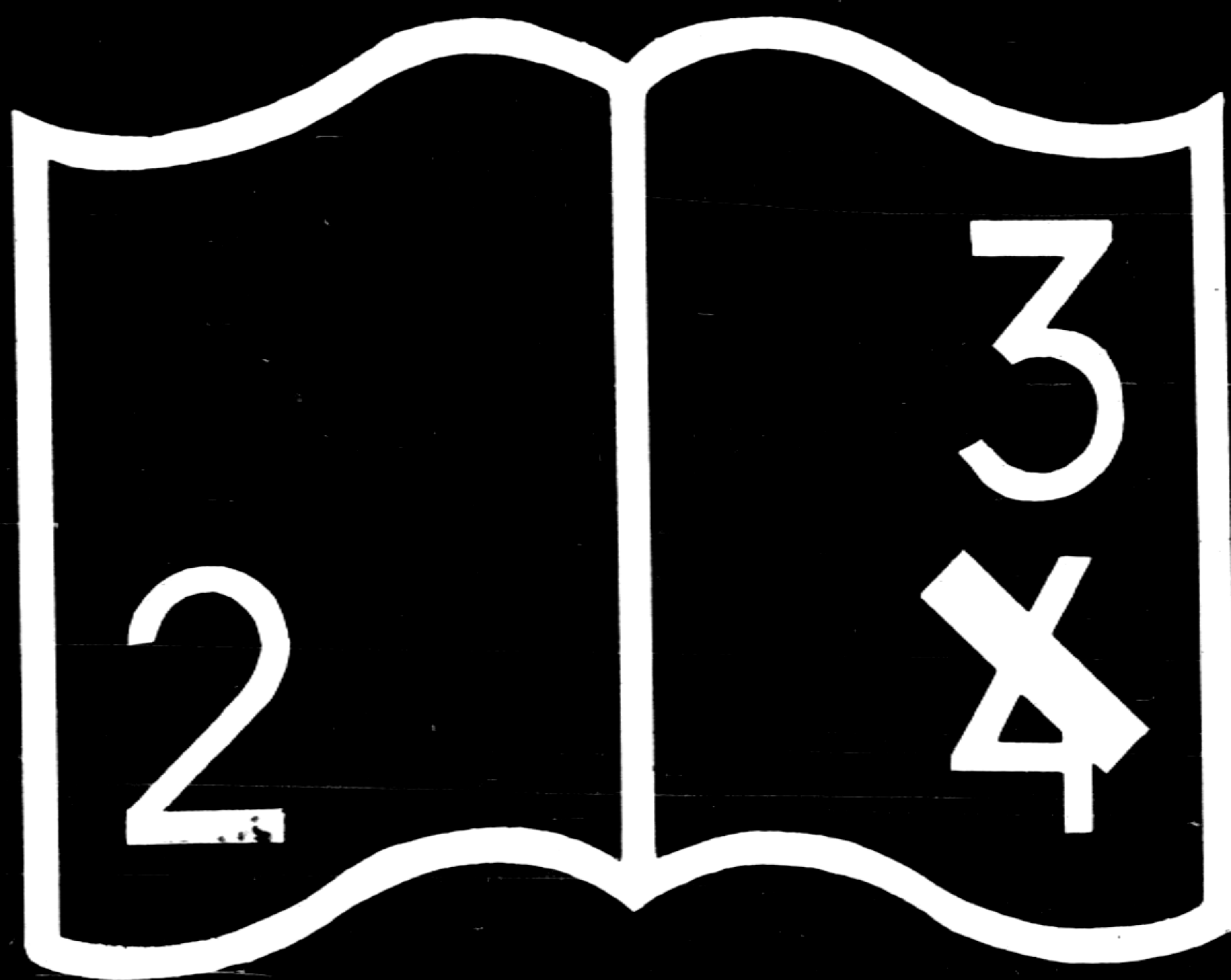
十分爲難。且說侯爵夫人安排着想要動身。要離開法國。又想多帶些物件。意中想帶一張睡椅。幾匹馬。四。還想叫欽差多發幾張護照。倒說怕他們不放行嗎。男爵夫人再四的央求。請他老人家不必操心。諸事自有他小心籌備。隨將諸事佈置起來。因爲男爵在亞培維利孟脫羅二處。有些田產。那田地由一個農夫監管。這農夫名喚比亞。他祖上本是麥雪黎家二百多年的老佃戶。男爵夫人心想這老佃戶做人可靠。遂令四十多年的一名老僕。去與佃戶商議。那老僕又怕路上被人查搜。並不敢帶什麼書信。應說的話。都是男爵夫人教導他口傳的。且說這個戶家中。只有一妻一母。很願來巴黎居住。讓侯爵夫人母女換了他們衣服。冒了他們姓名。換到鄉下住去。商議定局。男爵夫人準備着就要動身。當時正是現銀變做鈔票之際。休說窮人。即便巨富之家。也沒有多少現銀。男爵夫人好容易湊了二萬佛郎現錢。還有候爵夫人的鑽石約值八萬佛郎。這是出門後如有急用。方許變賣的好。在此番出去。最多不過三四年。就能回國。所以這二位夫人籌備停妥。決意動身。男爵夫人爲人爽直。並沒有許多預備。獨是老夫人却大大的不然。男爵夫人到他母親房裡。只見他母親立在一堆箱籠什物之中。翻的碌亂。那些包裹足可裝三四輛大車。他捨不得這樣捨不了。那樣連一張檯布也要帶走。男爵夫人悲切切搖着頭說道。母親。你何必如此費事。我們若要人看不出破綻。除了應用衣裳。不用一物。家裏的東西。那一件不是花團錦繡。只消一塊手巾帶了去。已足壞事。教人看破性命。就難保了。老夫人道。女兒。我們斷不能空着身。

子出門衣服是罷不來的帶些去豈不是好男爵夫人仍溫溫存存說道正是母親話雖如此但照目下情形我們的服飾愈平常愈容易脫身說到這裏勉強裝出笑容說道不要忘記我們身份我們既裝做農人便是農人的母農人的妻你的名字叫亞諾爾我的名字叫配堯候爵夫人叫苦道這個如何使得若使君王早把尼嘎和賴非脫治罪何至害我們苦到這個地步呢男爵夫人道母親你想想別人比我們苦的還多着呢只要將來一比也可以心足了你想君王和皇后何等尊貴怎會教人囚在廟裏還有那位小太子更不知怎樣可憐呢我們若不爲自己也要顧着賽雪兒我們再要一死他豈不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嗎這些話說的很有情理怎奈老夫人終不明白只自連連歎氣這也難怪他自小嬌生慣養衣飾食用那一樣不講究豈肯將就等到男爵夫人將布衣給他母親老夫人大爲不悅那衣服雖不十分粗糙却比他常用的亨加利布粗的多了那條布裙越發粗糙老夫人賭着咒決不肯穿用他說只有鄉下粗人纔肯穿他男爵夫人悲切切說道呀母親我們能在粗人堆裏混過一個禮拜還算是僥倖你不要瞧不起他們如今粗人倒比貴族有勢力了老夫人道然而這種風氣決不會長久決決不會長久男爵夫人道我也知道不長久母親我很盼他不長久纔好你揀不要穿的脫下來讓我穿在身上穿到動身的日子再說老夫人到底並不是很心人被她女兒左說右說怎能不動情自然要犧牲一切都能依允雖則依了心裏却是十分痛心少頃那農人同他母妻來到男爵夫人當作他恩人似的迎接他

們獨有老夫人並沒有。一些禮貌。倒像人家該替他盡心的一般。那農人除了身穿衣服。還帶了些禮拜日穿用的新衣。以備候爵夫人母女穿換。當夜關緊門窗。演習起來。雖則面貌不同。身材却也相似。男爵夫人裝的真像農婦。惟有老夫人不住的叫屈。那只帽子。決不肯留在頭上。又說那雙鞋。定會穿傷脚的。又嫌衣袋做的。怎生不對。男爵夫人勸他母親先穿在身上。出門時方能穿慣。老夫人倒說。情願死了。不到急難。決不肯就穿。於是商議定當。過上一日。就要動身。農人的妻配堯。趕緊替賽雪兒做了一套衣服。那小孩子不論好歹。只要穿上新衣。自然歡喜。且說夫人們臨動身的前一日。比亞忙了半天。替他們去弄了一張過路票。幸虧並不爲難。但說要帶他母親妻小去鄉下。三五天其餘也沒有別的說話。竟把路票弄了回來。至於這小孩票上。應該寫不寫。倒也研究過的。但恐再去加上小孩的名字。要被地方官疑心。故此只好不題。起賽雪兒了。等到明早五點鐘。那蓬車已在場上等候。老夫人照例夜間二點鐘上床。直要睡到次日中午。纔能起身。沒奈何今夜只好坐上一夜。決不敢再睡了。男爵夫人乘便把金子一塊。塊縫在自己兜肚裏。又把所有鑽石。縫在賽雪兒衣服的摺疊縫裏。直忙了一夜。諸事舒齊。當時正在天明五點鐘。男爵夫人去到他母親房裏。見老夫人也算穿戴好了。身上雖穿着農婦衣服。耳上還戴着鑽石耳環。指上也戴着很精緻的寶石指環。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假扮的農婦。那里像什麼逃難。倒像是要赴采衣跳舞會了。男爵夫人好容易勸他把耳環指戒脫將下來。可憐這位老夫人不知叫了多少屈。歎

們獨有老夫人並沒有一些禮貌。倒像人家該替他盡心的一般。那農人除了身穿衣服。還帶了些禮拜日穿用的新衣。以備候爵夫人母女穿換。當夜關緊門窗。演習起來。雖則面貌不同。身材却也相似。男爵夫人裝的真像農婦。惟有老夫人不住的叫屈。那只帽子。決不肯留在頭上。又說那雙鞋。定會穿傷脚的。又嫌衣袋做的怎生不對。男爵夫人勸他母親先穿在身上。出門時方能穿慣。老夫人倒說情願死了。不到急難。決不肯就穿。於是商議定當過上一日。就要動身。農人的妻配堯。趕緊替賽雪兒做了一套衣服。那小孩子不論好歹。只要穿上新衣。自然歡喜。且說夫人們臨動身的前一日。比亞忙了半天。替他們去弄了一張過路票。幸虧並不爲難。但說要帶他母親妻小去鄉下。三五天其餘也沒有別的說話。竟把路票弄了回來。至於這小孩票。上應該寫不寫。倒也研究過的。但恐再去加上小孩的名字。要被地方官疑心。故此只好不題起賽雪兒了。等到明早五點鐘。那蓬車已在場上等候。老夫人照例夜間二點鐘上床。直要睡到次日中午。纔能起身。沒奈何今夜只好坐上一夜。決不敢再睡了。男爵夫人乘便把金子一塊。塊縫在自己兜肚裏。又把所有鑽石縫在賽雪兒衣服的摺疊縫裏。直忙了一夜。諸事舒齊。當時正在天明五點鐘。男爵夫人去到他母親房裏。見老夫人也算穿戴好了。身上雖穿着農婦衣服。耳上還戴着鑽石耳環。指上也戴着很精緻的寶石指環。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假扮的農婦。那里像什麼逃難。倒像是要赴采衣跳舞會了。男爵夫人好容易勸他把耳環指戒脫將下來。可憐這位老夫人不知叫了多少屈歎。

了。多少氣。後來又到這最難做的難題。就是要上車了。老夫人這生世上。永歿見過這蓬車。好坐人的心。想來的。若不是金鑲大轎車。必是四輪馬車。壞到了極處。也須是通用的客車。那知弄了這種車來。怎生上得身去。沒奈何。咬緊牙根。發一個大狠。爬進車中。要說離了如此快樂的家鄉。回想僕人服侍的何等。遇到也虧那農人情厚。都肯到來幫助。不由得教男爵夫人暗流珠淚。把一樛樛眼淚吞入。又酸又斷的。腸中正在萬分淒楚之時。又吃賽雪兒拉着手。問道。爸爸那里去了。爲甚的不與我們同去呢。男爵夫人聽了。自然更是傷心。忙掩住了他的嘴上車以後。直到聖登尼埠。一路無話。到了那裏。便遇上文所述的。阻碍。幸而遇着好人。反倒逢凶化吉。有了那張新牌票。前路自然沒什麼阻碍。一路上早行夜宿。投下的。都是些小客店。那匹馬日行三十里。倒是好馬。在第六日晚上。夫人們竟安抵布朗尼了。經過亞培維時。比亞將牌票呈驗。簽字以便進行。那老夫人投宿在小客店中。只燃一枝牛油蠟燭。真是說不盡萬分怨苦。男爵夫人一路將溫言勸慰。至於賽雪兒到得鄉下。見了野花草樹田色青黃。倒覺興高采烈。小兒女本似禽鳥到了爽野之處。自然什麼都不問了。當夜到了布朗尼。投在巴黎路法蘭西客店。店主婦安白浪媽媽。最崇拜貴族。男爵夫人見他爲人爽直。便將滿腹愁腸與店主婦統統說出。店主婦倒是熱心人。極願替他設法。說道。明晚若遇順風。便可動身向英國而去。說罷。讓他們住到官屋裏去。這官屋裝飾簡單。却也異常清潔。老夫人一路叫冤叫屈。見了這個臥房。倒也干戈少歇。一宿無話。明早店主婦去和船。



编码错误

家商妥船隻。原來這店主婦相識的船戶甚多。一說就成。只須四百佛郎。便可把男爵夫人一家送到。佛諸事定當。但等風勢。男爵夫人眼。看着窗外。指風的風。鷄偏巧一連五六天。都是逆風。後來好似上天。哀憐他們喪了家的人。到第六天晚上。風向居然轉順。店主婦歡歡喜喜的進來。教男爵夫人。趁着城門未關。立刻動身。男爵夫人帶着他老母幼女。即在下午五點鐘上了蓬車。比亞仍似來時一樣。坐在軸上。趕車好在有了新牌票。一路並無阻攔。到了離村一里半的一條十字路口。便是店主婦鄉下家舍。這小舍離海邊不過一里之遙。凡有赴英的難民。大半都在這裏歇脚。候船。幸虧店主婦預先佈置。尤恐不能。遇到親自來到鄉間迎接他們。男爵夫人一家人來到鄉舍。正是夜間十點鐘到了。半夜忽聽門外有人扣門。來的便是舢板船。船主男爵夫人先給他五十枚魯易。講明只要一踏到英國海邊。再付五十魯易。船主應允。二位夫人於是圍上斗蓬。比亞抱了賽雪兒。當此夜深人盡。老夫人怎走得如許長途。幸有好心人安白朗媽媽扶了他。同向海邊進發。漸漸耳輪中聽得海水沖灘其聲澎湃。岑寂之中。現一般幽慘氣象。老夫人想到自己要上小船。渡過那無邊無岸的海面。不由得陣陣寒慄。倒說情願避在鄉里。不要出門了。男爵夫人不免又是一番勸慰。說也可憐。男爵夫人一面走路。時時還回過頭去。瞧着賽雪兒。賽雪兒倒在比亞懷裏。熟睡一絲不覺。男爵夫人不聲不響。只自彈淚行來。已是海邊石壁的頂上。須要拾級下去。方到水面。面前屈曲的山壁。謊得老夫人大聲小叫。那條山路只有二尺來闊。繞着山崖盤旋而

下。男爵夫人從比亞手裏抱了賽雪兒。店主婦牽了男爵夫人。船主扶了老夫人。比亞跟在後邊。好不容易下得山崖。到了石卵灘上。眼望前面一片汪洋。又無船隻。老夫人驚失色。但聽船主吹了一聲哨子。遠處有一個黑點漸近。漸大。見是二人搖的一隻雙槳小船。男爵夫人便回身謝了店主婦。安白朗媽媽。又和比亞告別。那誠實農人。手裏握着帽子。呆呆地立在一邊。想要說話。又似不敢說的神氣。男爵夫人問道。我的朋友。你不想對我說話嗎。比亞道。夫人恕罪。要說夫人的事。小人本不敢動問。男爵夫人道。好比亞有何言語。只顧說來。我很歡迎的。比亞道。夫人。小人要說爲了。夫人這樣出門。去到英國。不知幾年纔能……男爵夫人見他說話停住。便答道。正是比亞道。正是。恐怕夫人不及收羅現銀。男爵夫人搖着頭說道。比亞。我的朋友。我明白你意思了。比亞道。若使夫人……我們尙有五六年的租期。我想盼望夫人照舊許租田地。我想先付二年地租。夫人肯收嗎。況且這筆錢存在我手頭。鄉下很多盜賊偷了去。反爲不好。不如放在夫人手裏。倒好放心。這二年租價。該是一萬佛郎。就請夫人收去。方才安樂。這個小袋裏就是袋裏都是舊銀元。夫人不必多疑。收去使用罷。這都是好錢。男爵夫人道。好了。朋友。我受領了。我們等時候。一太平。就可見面。比亞。我永不忘你美意的了。正在此時。那船主驚慌慌叫道。快來上船。快來上船。查關的狗頭偷來這裏。巡邏我們性命難保了。這幾句倒是真話。男爵夫人不得已。伸出精瑩如玉的手來。和比亞黑毛大手握別一面。又謝了店主婦。安白朗媽媽。便跳上船去。老夫人已和賽雪兒先

在船中等候。男爵夫人剛跳到船上。忽聽岸上有人喝道。誰人走動。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店主婦村旅救忠良 貴夫人鄉居教淑女

話說夫人正跳到船上。岸上有人喝道。誰人走動。原來他們私逃出境。已被關員查見。故此大喝。船主叫道。快開。快開。孩子們盡力的搖說着。竭力將船尾向海面推送。自己也跳上船去。那只小船便飛也似的開去。不到十分鐘。居然趕到航船。夫人們換了航船。於次日清晨竟安抵妬佛。男爵夫人想雇一輛馬車。直往倫敦。無奈老夫人很有許多周折。以為如今已離法境。已到了安靖地方。穿着農人衣服。豈不教人笑話。決定主意。不改裝。是不走的了。好在男爵夫人尚有十七世紀孝順遺風。老夫人雖有許多無理要求。只要沒有關碍。倒沒有不應允的。故此在妬佛揀了個上等客寓。進得寓中。老夫人不顧長途困疲。連忙開了藏在車裏帶來的衣箱。一面尋出他常用的裙襖。一面急把身上這套重笨農服脫下。梳起頭來。拍好了粉。拿鏡子千照萬照。倒象要赴皇后御宴的一般。賽雪兒立在門口玩耍。男爵夫人瞧着他女兒消遣。當夜一宿無話。等到明早九點鐘。男爵夫人要往倫敦揀一個住宅。一家人坐了馬車。向英京進發。英國的馬車最是好的。因此老夫人上得車去。不像先前跨上蓬車時那樣抱屈了。處處又有他女兒盡心照料。倒也舒服。且說從妬佛到倫敦。很是容易。只經過肯透波里和洛采斯透兩處。途中並不停留。一天上便到了。男爵夫人是滿腹深愁。路上景色雖佳。無心觀看。惟有老夫人瞧見道傍千紅萬紫。男女成

羣。那般繁華氣象。法國近三年中真不曾有過。心想倫敦要算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英國人也要算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了。不說老夫人若何羨慕。且說男爵夫人一家人到了英京。住在安白朗媽媽告訴他們的那家金場客店裡。這金場客店離聖傑姆街很近。爵爵夫人登時寫信寄與勞治公爵夫人。把已到此地的話告訴了他。公夫人和男爵夫人最是知己。得了信當夜就來訪問。不免叙了許多舊話。公夫人道。夫人們住在英京。人地生疎。定嫌寂寞。倘蒙不棄。奴家倒可常來作伴。男爵夫人謝了他美意。就把不想久住英京。要屏絕塵世的心思。告訴了他。問他鄉下有什麼清靜地方。可以安心去教育女兒的。公夫人回說。亨屯地方最好。不但地方清靜。鄉間的景緻都像畫圖一般。男爵夫人聽他如此讚揚。想來這亨屯地方必然可愛。不如明早就去看看。到了明日。男爵夫人帶着老夫人賽雪兒先去回拜了公夫人。並問杜華夫人下落。心想逃難時若沒有杜華搭救。怎能平安到此。因此男爵夫人很記念他。不到數分鐘。公夫人竟將杜華夫人尋來了。杜華夫人帶了他六歲的男孩。同來拜見。從來小兒女最易親密。不消一刻。那小孩子便與賽雪兒一同戲耍去了。男爵夫人隨將杜華先生託傳的口信。告訴了公夫人。並將如何感恩的話。謝了杜華夫人。可憐這杜華夫人。差不多有三個月沒聽聞他丈夫消息了。自從八月十號反亂以來。究不知法國是何狀況。不知他丈夫死活存亡。問問法國來的人。又沒一個知道的。如今有了這個好音。心裏如何不喜。叫他兒子上來。捏了這小子的手。說道。愛華。你問問男爵夫人。許你親他手嗎。他

告訴我說。你爹爹還在。你應該從心底裏謝謝他。賽雪兒聽了此話。也問男爵夫人道。媽媽我的爹爹呢。他那裏去了。可憐男爵夫人聽得這話。一陣心酸。淚如泉湧。只得拉着二個小孩的手。用好言安慰了一番。是晚男爵夫人接讀公夫人來書。信中大意說。天人獨去亨屯。他放心不下。明日定將自己的馬車叫來。和他同到鄉下看房子去。到了明早十點鐘。公夫人果然坐着馬車到來。男爵夫人和賽雪兒早已穿好衣服。在寓裏等候。好容易候老夫人打扮完備。一同上車。原來這亨屯離倫敦不過幾里路程。不消二點鐘便到了。一路上瞧見道傍許多小舍。幽雅悅目。男爵夫人不禁喜出望外。他本是實誠婦人。常愛住在家裏。不歡喜出門的。自從男爵死後。更愛清靜了。見了這些村舍。怎生不喜。心想若能常在這裏住着。豈不快活安靜。後來到了亨屯。果然和公夫人所說的不錯。倒是英國有數的村庄。恐怕荷蘭比國都找不出這種好地方來。公夫人問道。你着這些村舍如何。男爵夫人看看沒一處不中意。巴不得立刻搬來住下。於是便相約下車去看看。看見一所愛一所自己也不知道。那一所最好。幸虧公夫人很熟這裏地方。情形他說比這些好看的村舍多着呢。不如一同去看完了再定罷。於是走過五六所小屋。到一處最最好的地方。公夫人道。再尋就怕都不如這個了。何不過去看個緻細。男爵夫人很是歡喜。便說只要今日能覓借到了手。願出八十磅一年的屋租。這村舍端的好看。正是兩層樓的一所小小白屋。百葉窗是綠的。週圍都是綠色。方格籬籬上爬着寄生草。那大葉子鮮紅悅目。屋前有一塊場地。兩邊都有花池。池中。

野。花。馥。郁。門。前。三。層。石。級。綠。色。大。門。門。上。裝。一。個。紫。銅。扣。門。機。亮。晶。晶。宛。如。金。子。進。了。門。就。是。一。間。滿。間。屋。大。的。客。廳。有。一。扇。後。門。開。出。去。是。半。畝。地。的。一。個。小。花。園。草。地。碧。青。有。一。條。圓。形。小。徑。徑。傍。種。的。是。聲。息。花。圓。蔭。樹。和。那。香。樹。那。一。頭。是。一。個。古。銅。色。的。涼。亭。亭。中。放。着。一。張。棹。子。四。脚。椅。子。那。亭。後。有。一。道。小。溪。溪。水。從。斜。石。上。淅。淅。下。流。引。入。一。個。小。小。池。塘。聲。如。金。石。那。池。塘。甚。小。只。要。日。光。整。日。的。一。晒。就。要。將。池。水。飲。乾。的。至。於。屋。中。內。容。更。是。簡。單。了。走。進。去。便。是。大。廳。那。大。廳。可。通。四。扇。房。門。第。一。扇。通。一。間。膳。房。第。二。扇。通。客。屋。第。三。扇。通。臥。房。第。四。扇。通。書。房。那。樓。上。另。是。一。個。樣。子。了。上。得。樓。去。也。是。一。間。大。廳。廳。裏。開。出。三。扇。門。來。第。一。扇。通。一。間。接。待。室。第。二。扇。通。一。個。臥。房。第。三。扇。通。一。間。梳。裝。室。後。面。尚。有。上。下。兩。小。間。披。屋。上。面。可。作。僕。人。臥。房。下。面。是。一。個。廁。所。老。夫。人。看。了。嫌。這。房。子。太。小。又。嫌。樣。子。太。不。好。看。倒。說。並。不。像。住。家。格。局。只。能。夏。天。暫。住。男。爵。夫。人。笑。迷。迷。告。訴。他。母。親。道。先。在。這。裏。過。了。夏。再。去。倫。敦。過。冬。罷。老。夫。人。心。裏。雖。不。滿。意。只。好。從。了。他。女。兒。在。此。暫。住。但。是。這。所。房。子。是。空。的。須。要。租。借。一。應。家。具。公。夫。人。道。法。國。不。過。一。時。擾。亂。不。久。皇。帝。復。位。我。們。又。好。回。國。應。用。家。具。犯。不。上。置。買。只。揀。上。等。的。租。了。些。就。是。了。男。爵。夫。人。雖。在。愁。苦。之。中。倒。很。有。些。見。地。說。是。三。年。租。價。差。不。多。和。買。的。一。樣。決。意。要。置。辦。家。具。先。請。他。母。親。揀。定。自。己。中。意。的。臥。房。老。夫。人。道。這。所。房。子。全。給。我。也。不。穀。我。擺。衣。箱。從。前。在。土。蘭。因。舊。第。那。間。後。房。便。好。裝。得。下。這。整。所。的。房。子。呢。老。夫。人。這。句。話。果。然。也。是。實。情。只。可。惜。如。今。並。不。在。土。蘭。因。是。在。英。吉。

利。沒奈何只好將就揀一間。上樓下樓。來回走了二十遍。方纔揀定樓下的一間臥房。一間書屋。揀定了房間。夫人們一同回了倫敦。男爵夫人急於把房子租妥。明日一早就請公夫人派人去量了房間尺碼。若說男爵夫人。雖是名門貴族。並不愛浮華。把實話告訴了公夫人。說道。帶來的資財有限。連老夫人的鑽石并在一起。統共只值十萬佛郎克的錢。公夫人道。既有十萬佛郎克。又有你這樣精明人。還怕過不了五六年嗎。況且明明用不着五六年這樣長久。那聯軍離京不過一百多里。眼看着法國就要太平的。家鄉又有許多田產。斷不了。法國原原的匯寄錢來。不愁沒有接濟。這些個話。說的很像有理。無奈男爵夫人終不肯相信。公夫人和老夫人都說他過於遠慮了。後來公夫人派去僕人量了尺碼回來。男爵夫人便親身去置辦家具。過了一個禮拜。這村舍都布置完備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六回 論教育慈母有方 治家政夫人得體

話說男爵夫人親自置辦家具。一禮拜後。這村舍都布置完備了。東西不多。倒也十分雅緻。檯布蓋碟。沒一樣不是現購的。雖然千省萬省。也化去二萬多佛郎克。這是男爵夫人所有財產中五分之一。手頭只有比亞預付的地租一萬佛郎克。此外便是老夫人的鑽石。約值七八萬佛郎克。雖有此數。男爵夫人卻又時常發愁道。這五六年裏。知道有何變局。還不知將來怎樣過法呢。又想雖如此說。當此時代。能設太平平住在此間。還算不幸中的大幸呢。看官須知。這老夫人決不能幫助他女兒一點力的。鋪張家具。

都是男爵夫人獨自料理。他老人家住在倫敦。整日和公夫人閒談。不來照料。幸虧杜華夫人很來幫忙。替男爵夫人相幫布置。杜華夫人是個英國中等社會婦人。才富學廣。很有才能。在公夫人處充當保姆。倒是個教員身份。

他丈夫雖在法國無恙。究不知何日回家。故此零丁寂寞。也像居孀一樣。男爵夫人與他同病相憐。相聚不過五六天。倒像多年故舊。自從二人商量著布置這所村



舍談談說說。越發親熱了。杜華夫人自知身份。格外謙虛。至於賽雪兒和愛華。並不懂社會上等級。或在草地一同打滾。或在廳裏地毯上玩耍。或是你追我逐。或是握着小手。同在後

圓園徑上往來遊行。兩小無嫌。十分相得。一星期後。杜華夫人代尋了一個女廚子來。不但烹調得法。還會料理家務。事情辦完。杜華夫人要回倫敦去了。那二個小孩臨別時說不盡彼此眷戀。第二天。公夫人

和老夫人帶着一個法國女僕。坐着馬車來了。男爵夫人見他母親又新雇一名女僕。心想寄身異國。何必如此糜費。想要不用。又素知母親是富貴氣派。伏侍的女僕自然少不得的。況且他老年人家。已經受了許多委屈。再要省這筆女僕費。未免太嫌苛刻。只好由他了。且說老夫人的皮氣。沒一樣和他女兒合得來的。男爵夫人所享的福。並不在他母親之下。不過經了一番傷心事。也沒什麼鋪張的興致。況且他又是吃得辛苦的人。寧願節儉煩勞。倒可忘却心事。賽雪兒是個小孩。但顧自己。更沒有什麼商量。可喜可憂。都聽着人家。亦懂不得什麼。叫愁樂。況他年紀不過三歲多些。但是他的容貌。却生得異樣嬌妍。那股溫柔態度。賽如天女。凡是女子應有的麗質。無一不全。因此男爵夫人。愛如掌珠。一意要好好的教育他。老夫人對他外孫女。也算是鍾愛的了。初見面時。宛如生吃得的一般。常向房裏。或是園裏。叫了來。撫摩愛惜。視如至寶。但是老夫人素來耐不住煩。撫摩他外孫女。不到十分鐘。就要厭煩。叫他回到娘房裏去了。可笑老夫人活了四十五歲。還像小孩子玩弄洋娃的一般。不見賽雪兒。並沒有什麼記掛。不過一時想起了他。立刻要叫來。把外孫女當洋娃玩罷了。然而他老人家。待外孫女。氣量倒也不小。說是竟肯爲了外孫女捨命。其實連一禮拜的功夫。還不肯用在賽雪兒身上。其餘更不必說了。閒話休繁。且說男爵夫人和老夫人搬到亨屯後。第一天上。便商議教育賽雪兒的方針。老夫人說。他外孫女。應受的教育。須要合乎貴族的身份。因爲法王平了匪黨。自然復還王位。將來定可賞還原有的資產。故此賽雪兒除

了學些語言圖畫跳舞之外其餘都不必學。男爵夫人却不謂然。他自己本來聰明能幹。見地又極明白。想那君王皇后已爲朝裏囚人。他母女又是逃在外國的難民。將來過的日子就怕兇多吉少。因此賽雪兒的學問總以切於實用爲主。須要養成安嫻貞靜。一無嗜好的女兒。至於貴族中應酬技術等。將來有了好日子再學不遲。如今須從立身上作想。教他刺繡功夫。將來家產賞還。那是將來的話。目下既無恒產。何能請什麼跳舞畫圖或言語科的教師。老夫人却道。我情願把鑽石變價。替外孫女聘請教習。但是男爵夫人所見的遠。心裏雖然感激他痛愛賽雪兒的好心。終不肯附和。其說心想我母親爲着賽雪兒。連心愛的寶貝都肯犧牲。真也難得。遂對他母親說道。眼看法國的事。一天不比一天了。那些寶石不如留待將來急用。輕易費了去。將來有了困難。如何處置呢。教育賽雪兒。還是孩兒自己担任。好教他學些女子應用的技術。不但失不了貴族身份。還能免去外來的壞習氣。老夫人不愛強辯。聽了男爵夫人這句話。便賽雪兒的事。讓了男爵夫人主張。自後男爵夫人便開起課來。立了幾條規則。定好時刻。意中又要女兒雖在遊戲之間。也要厲着婦女日常應用的學問。故此借着遊戲教賽雪兒工作。那孩子本來孝順。母親的話倒沒有不依的。學起來自然格外容易。清早起來。便去讀書習字畫圖。午後學習音樂遊戲。一日三餐。甚是有度。時光迅速。心身兩樣。都是日長夜大。閒來家人團聚樓下客廳。閒談家事。過了幾時。早膳時候。見不到老天人的面了。照例這頓早膳在上午十點鐘的。老夫人嫌得太早。三十年來他老人

家都是睡到十一二點鐘纔肯起身。不見一客。便是自己丈夫。沒有事情也見不到的。所以起了幾天大早。覺得太吃力了。教人每早送一杯果哥茶。送到他床上。好似前在佛奴路舊第一般。男爵夫人又要料理家政。又須教育女兒。足費整日工夫。忙得一些也沒空了。老夫人既不聞問家務。又不管閒帳。關上門。整天在房裏看書。不是馬蒙脫氏的小說。便是克雷比郎的傳記。他雇用的那法國侍女。名喚亞巴雪。除了替主人梳裝打扮。沒有別的事情。常坐在老夫人傍邊。一面繡花。一面閒談。老夫人手裏一放下書本。便當他朋友似的。與亞巴雪談天。後來他又嫌得寂寞。想與鄰舍家通個往來。男爵夫人一任他母親。便自己寧願清靜。決不和外人週旋。過了冬季。這一家人多虧男爵夫人治家得法。過的甚是平安。雖有老夫人常時打擾。却因男爵夫人舉止端方。有條不紊。也不怕擾亂的。後來從法國逃來的人愈多。傳來的消息也愈可怕了。風聲一天不如一天。自從八月十號和九月二號鬧到如今。不但關係法國。連那全歐洲都要牽動了。這是正月二十一號的事。夫人們得了這消息。愈加惶恐。傳說國王魯易十六世死了。又說皇后太子也快死了。亂黨和王族開了大戰。恐怕法國的皇族沒有立足地了。老夫人聽了這流血警信。決不肯相信。男爵夫人却早料到前途必是兇多吉少。況且天下事都是禍不單行的。後路茫茫。不禁傷心痛哭。賽雪兒見母親又似六個月前那樣悲傷流淚。摸不着頭路。問道。媽媽。爹爹來了。信嗎。他難道不會再來了嗎。男爵夫人聽他一問。自然格外傷心。如何還有回答的話。只看着賽雪兒默默垂淚。這

賽雪兒却比從前長得又高又美了。好似待春含蕊的鮮花。看了他倒能分愁解悶。時光易過。轉瞬又是春天。村舍中又是一番景象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七回 雪妹妹將花作友 愛哥哥撲蝶爲纓

話說到了春令。這村舍又是一番景象。那花園越發精緻。玫瑰樹上長滿了花蕊。綠葉香樹上也有了成球的紫花。聲息花順着春風吐出陣陣的香氣。那條冬天凍住的小溪。雖似縮縮畏寒。這溪水又在那里流動了。四圍格子架上。冬天枯去的寄生草。爬得又是十分豐茂。這園裏全是少年活潑的氣象。賽雪兒因爲英國的天氣冬季十分寒冷。又時常下雨。悶的難過。他母親管理着家務。這孩子又沒什麼心事。倒像住在佛奴路舊第的一般。並不知去冬和這冬有什麼改變。去年的事大半都忘却了。獨有這個春天。在法國沒有見過。眼前萬象都像含苞將開的花。朶不覺興致勃勃。異常快樂。一得暇便去花園裏享他幼稚清福。他母親並不攔阻。由他作樂。漸漸如撥霧見天。每見日光自白雲孔中穿出。他娘告訴他道。這日光便是上帝察看下世的眼光。大凡地上萬物得了這道聖光方能生長。話分二頭。且說老夫人並不問春夏秋冬不到十一點半。終不肯起身。先在被窩裡呷一盃菓哥茶。然後下床梳洗拍粉更衣。打扮完畢。又把看過幾十遍的舊說部拿在手中。與侍女亞巴雪評論書中人物。男爵夫人却替他亡故的君王。夫主並將死的皇后太子時常祈禱。有事話長。無事話短。亨屯村並無他事。不過聽說法國民黨連連得

了勝仗。黨人的頭目如佛羅瓦爾米之流。連亨屯這小地方。都聞得他們大名了。且說男爵夫人既有厭世的主義。老夫人又有這樣怪皮氣。弄得賽雪兒孤零無伴。悶悶不樂。男爵夫人怕孩子悶壞。教他讀完書。做完功課。不必再做工作。去到後花園散悶。從此這花園便成了賽雪兒的天國了。又經男爵夫人一番點綴。在園中添種許多悅目花草。如百合玫瑰山茶薔薇之類。簇種成堆。色香俱備。賽雪兒光着腿。披着小衫。美髮垂肩。面龐嬌嫩。也像一枝解語的活花。這小花園不但是羣花香國。却另成了個小天地。美麗飛蟲。跳動草際。活潑玲瓏。倒像翠玉小玩器。更有那穿花蛺蝶。翼似寶石。五光十色。似從天上散花的一般。其餘則有黃鶯織柳。金雀穿枝。口啣食料。哺他們小鳥。那小鳥伸長了頸。張開了口。都在乾草巢中。吱吱叫喚。賽雪兒得了這個美景。自然格外精神。男爵夫人既不與外界週旋。賽雪兒自然沒有小朋友來。與他戲耍。只有這花園是他世界。花鳥蛺蝶。也都是他好朋友了。賽雪兒每日回房。把所見的東西。一樣樣請他母親解說。男爵夫人告訴他道。這些個都是上帝創造出來。教他們活在世上的。并指明日光能發發生萬物。花朵是夜合。早開。蛺蝶是日中和。媛。纔出天光。將暮就回去。除了夜鷹鳥類。都在星光裡睡覺。黎明就醒。其餘像善飛的花朵。叫蛺蝶。地上的香星。叫花朵。說話之間。把宗教思想。漸漸輸入他女兒腦中。凡有生無生的物。都含着宗教意思。即如鳥啼蝶舞。也說爲了贊美上帝。纔有的。賽雪兒愛花比鳥蝶尤甚。因爲有時候追捕蛺蝶。那蛺蝶從他指孔中。爭脫飛去。有時在小樹枝上。偷攬雀鳥。那鳥立刻

停了歌聲飛到捉不到的地方去了。獨有花朵最可愛。由他親嘴撫摩。或是採將下來。並不逃走的。然而一朝採落那花朵。顏色也退了。香味也走了。這花朵就算枯死了。即由枝上一朵玫瑰花。男爵夫人對他女兒。譬說生活的意思。又把一枝折下的百合花。譬喻人死的樣子。從此賽雪兒再也不肯採花了。這是從不知不覺間試出來的。也虧他聰明會想。竟將花的性質都揣摩出來。他的花。或是有病。或是舒展。或喜或愁。他都能知道。或爲病。花哀憐。或爲好。花祝賀。花若是有了病。便去守護他。憐惜他。花若是有了愁。便去勸慰他。撫摩他。有一天到花園。比往日早些。瞧見百合花和玉簪花上。露珠透濕。回去流着眼淚。對他母親說道。那花朵必是有了愁了。不然爲什麼哭得如此透濕呢。又有一天。男爵夫人見他女兒漲紅了臉。拿着一塊糖。儘力的讓給一朵玫瑰花吃。去因爲偶不留神。拼傷了玫瑰一根花莖。特意將白糖與他賠不是的。這也可算賽雪兒愛花心切了。不但如此。賽雪兒平日凡用鉛筆所繪的圖畫。用針繡所繡的東西。最心愛的便是花朵。若見一朵開得別緻些的百合花。定要把他描下。樣來好似替朋友畫什麼肖像。若見顏色特別的玫瑰花。也要繡下來。留個紀念。故此每逢春夏秋三季。他和活花爲友。到了冬季。却與所畫所繡的花影做朋友了。至於飛鳥也算是賽雪兒第二種好友。以前法國女將貞德。那麻雀停在他肩上。還能在貞德胸前拾食。這花園裡的鳥。漸漸也和賽雪兒熟識。每天必有二三次親拿穀食。散在鳥巢的樹下。讓這些善哥朋友享受。省得老鳥去遠處拾食。又不去擾害那小鳥。故此連小鳥都和賽

雪兒相熟。花園又成了賽雪兒天然的大鳥籠。他一到園裡。那些鳥如母雞。跟隨農婦似的。跟住他走。凡遇賽雪兒對花友閒談。或在涼亭裏讀書。那鳥終在他身邊飛來飛去。唱著最悅耳的歌兒。只有那蛺蝶。雖然顏色美麗。賽雪兒覺得終有些無趣。因爲每想與他和花鳥相似。做個朋友。却終究不能親近。有二次想與蛺蝶握手。用大帽拍到個大花黑蝶。又用扇子拍得一只金黃黃蝶。到了手。那翅膀已經斷落。只好放了他們。由此知道愛他。反倒害他。不如任他們自由飛舞。還是不親近的好了。這是賽雪兒心中的思想。賽雪兒具此柔情。他外祖母性情和他不合。素來翻覆無常。有時候要表出心愛。反把他嚇的直哭。只有男爵夫人。雅重貞靜。能與他共賞好花樂。共慰花愁。共觀蝶舞。共聽鳥啼。纔能解賽雪兒的真意。且說亨屯村舍。如今不像先生這樣寂寞了。公夫人常來走動。還有杜華夫人。也常到男爵夫人處問好。初起賽雪兒一見杜華夫人到來。非常歡喜。因他必帶愛華同來。好與愛華同。在花園裏遊戲。或在草地上打滾。或在樹蔭下捉迷藏。或與他採花。裂葉。攀巢。捉鳥。撲蝶。追風。如今賽雪兒早變了。護花使者。每見愛華來到。很不願讓他踏進花園。起初也想感化愛華。教他也懂得鳥啼花笑的奇趣。怎奈愛華粗俗。反大笑道。花木怎懂得感情。那裏就知愛憎痛癢。至於這些鳥。我還想捉幾隻。養在籠裏玩玩呢。賽雪兒道。上帝給他們翅膀。分明不教他被人關在籠裏跳來跳去。爲的是教他們在空中飛翔。飛得乏了。停在高竿或樹頂上。一曲高歌。醒人耳目的。後來愛華做了一件壞事。賽雪兒再也不與他相好了。到底爲了何事。

呢。因爲賽雪兒一天正與他玫瑰花細訴衷曲。沒留神。愛華的舉動。誰知那孩子把一隻孔雀斑文的蛺蝶。用針子穿了。肚子頂在帽上。笑嘻嘻的走來。給賽雪兒觀看。賽雪兒見了。傷心流淚。倒弄得愛華不明白了。問明了原因。說道。我家裏還有三百多隻蛺蝶。都在肚子上釘住。釘在匣裏。泡製起來。如同生的一樣。很好看的。賽雪兒從此不許愛華再進他花園了。下次來時。情願把自己玩的洋娃小屋。給愛華玩。弄由他弄壞。倒也情願。決不肯讓他再去。作弄花園的朋友們了。男爵夫人看出他女兒心思。等愛華去後。問他爲什麼不教那孩子進園。賽雪兒便將愛華殘害蛺蝶的話說明。問他母親道。孩兒所做的錯。也不錯。男爵夫人道。不錯。不錯。我兒你做的。很是世上萬物。並不再爲我們造的。怎好任意毀壞他。況且地面上所有生物。都是上天所創。花鳥蛺蝶。甚至於無邊大海。一滴之水。一線之光。莫不有上帝在內。上帝是無所不在的。賽雪兒聽了。點頭領會。自此以後。更把那園中各物。盡心保護了。且說男爵夫人一家人。僑居在亨屯村舍。眼前雖是一派昇平氣象。怎知歐洲又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八回 還義金節婦甘貧 賣珍寶商人濟急

話說歐洲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你道什的。原來法國自從民黨弑了君王皇后。竟結出一個最可怖的果來。那殺人的人。好似跳在虎口的蠻兵。都被他人殺却。今日我殺人。明日人殺我。輪流替換。都弄到殺。

人。機器裏收場。到了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七號。法政府已被民黨傾覆。正在亂離之際。那杜華眼見得法國不可再住。只好逃回英國。也顧不得公夫人的委托了。杜華回到英國。他妻子見了。自然大喜。那公夫人在英國沒有財產。不用什麼司事。他家鄉五十萬資財。明明保不住了。不得已將杜華辭却。這杜華正在青年。沒有恒業。怎能度日。便把所積的五萬佛郎克。押在銀行做担保。即在本地銀行謀了一席寫字職司。他本是精明強幹的能手。做不上一年。就有名譽。銀行大班十分賞識。給了他幾分紅股。從此杜華也算得行。中小股東了。後來公夫人和達德羅公主。要離去英京。杜華夫人稟明公夫人。要辭去保母之職。好與丈夫同住英京。公夫人心想出門日子又要放長了。出門人總以節儉爲是。便應許了他。從此杜華夫婦仍在倫敦居住。那公夫人却遷往德國去了。不料出於公夫人意料之外。那聯軍竟被法人驅逐到邊境。不但僑居英國的人不能由法國匯寄錢來。連他們所有家財。都被國家充了。公當作民主國的公產。那貴族也和平民一樣。沒什麼分別了。男爵夫人得此消息。登時寫一封書。把比亞預付的二年田租一萬佛郎克寄還了他。推說住在外洋。倒很有進項。日用也很寬裕。不必再需此款。並說許多感謝的話。安慰比亞。不如此。又怕他不肯收受。爲了大義。也顧不得說幾句假話了。男爵夫人看看手頭的錢。已經用盡。所剩只有他母女二人的鑽石了。便到老夫人房中。正見他老人家津津有味。靠在榻上看閒書。老夫人看完了一段閒書。方問他女兒道。女兒有什麼事情。男爵夫人道。母親。我想把我二

人所有鑽石湊在一起。很算得一宗巨款。把他存在英國銀行生息也足。穀度日的了。如此一說。老夫人明見得要與他鑽石分手了。怎奈他老人家所有的威風。盡在這幾塊鑽石之上。常打箱裏搬出來。撫摩玩弄。害侍女亞巴雪。很是眼熱。於此亦足以自豪。豈可賣脫。乃急急分辯道。這些寶石都是祖傳之寶。怎忍放手。等到萬不得已。沒奈何。典去一塊。回了法國。自然不爲難了。男爵夫人道。母親請想。如今是什麼時勢。我們回國的日子。還很遠很遠。與其零星出售。不如一次上盡行賣出。還倒成個數目。靠着利息過日子。怎生不好。老夫人想把愛情去打動他女兒。說道。女兒呀。我留住這些鑽石將來也是你的。爲的是與我外孫女做個賠嫁罷。說到這裏。老夫人不住的搖頭。想從眼角裏吊一點眼淚出來。誰知一滴也吊不出。乃說道。不如此。他將來沒有別的首飾了。男爵夫人悲慘慘的勉強裝着笑容道。母親求你想想。賽雪兒今年不滿七歲。大概再遲十年。也未必出嫁。這十年中。若非聽了兒的話。你我二人的鑽石都要吃盡。典完。還收不到分文利息。老夫人動了火。問道。如此說來。你可憐兒的賽雪兒。難道不用一些首飾嗎。男爵夫人仍舊溫言說道。母親放心。女孩兒家。只要貞儉溫良。再加上天然姿態。那便是本來首飾。他姿色如今一天比一天的長進了。首飾乃身外之物。倒沒甚要緊。老夫人道。好了。好了。女兒讓我想。想想。安了。再說罷。男爵夫人道。母親請想。說完了話。恭敬退出。過了幾天。男爵夫人再去商議。誰知這幾天。老夫時常吃藥。不知那里來的許多蠻理。終也說不明白。況且所議的鑽石。又是老夫人的物件。准不准。只

好。由。他。怎。能。勉。強。可。憐。男。爵。夫。人。垂。頭。喪。氣。的。出。來。總。嫌。自。己。不。會。說。話。不。能。打。動。他。母。親。慈。念。決。不。怪。他。老。人。家。不。對。的。這。天。他。寫。了。一。封。信。寄。與。杜。華。請。他。夫。婦。帶。了。兒。子。禮。拜。日。同。來。亨。屯。相。叙。一。日。杜。華。這。位。好。人。果。然。於。禮。拜。日。中。午。來。到。他。舊。時。不。過。做。個。夥。友。如。今。成。了。銀。行。股。東。做。人。還。是。一。樣。老。誠。忠。厚。不。怪。公。夫。人。先。前。這。樣。倚。重。男。爵。夫。人。如。此。敬。仰。他。了。老。夫。人。嫌。他。女。兒。和。平。民。杜。華。家。做。朋。友。心。中。很。是。不。樂。常。說。他。女。兒。不。該。與。杜。華。家。這。等。親。近。男。爵。夫。人。若。提。起。舊。時。救。命。的。話。來。老。夫。人。倒。說。那。個。時。候。雖。沒。有。許。多。好。人。救。人。之。急。也。是。老。實。人。應。做。的。事。不。算。希。奇。故。此。每。逢。杜。華。家。的。人。來。到。老。夫。人。便。裝。做。頭。痛。不。肯。廝。見。話。分。兩。頭。賽。雪。兒。的。花。園。終。沒。教。愛。華。進。去。過。如。今。愛。華。是。十。歲。了。生。得。一。表。非。俗。十。分。長。大。更。不。能。體。惜。他。花。鳥。蝴。蝶。了。杜。華。先。生。一。心。要。兒。子。學。好。雖。不。及。男。爵。夫。人。教。育。賽。雪。兒。這。般。高。尚。却。也。費。過。一。番。心。血。愛。華。居。然。能。毅。拿。着。筆。做。得。了。長。行。的。加。減。乘。分。記。性。也。倒。很。好。故。此。他。父。親。十。分。寵。愛。且。說。杜。華。家。人。在。男。爵。夫。人。處。吃。完。中。飯。男。爵。夫。人。把。杜。華。請。到。他。房。裏。坐。定。一。面。把。首。飾。箱。子。打。開。這。箱。裏。全。是。自。己。的。鑽。石。取。出。一。對。耳。環。一。枝。十。字。架。正。經。說。明。了。度。日。難。處。請。他。把。鑽。石。帶。去。倫。敦。克。實。珠。寶。店。家。變。價。杜。華。請。他。不。必。賣。鑽。石。要。用。銀。錢。儘。好。通。融。可。惜。說。了。二。十。多。遍。男。爵。夫。人。終。不。肯。向。人。借。錢。只。自。謝。他。好。意。並。求。不。可。見。怪。杜。華。知。道。不。能。勉。強。只。好。另。想。他。法。男。爵。夫。人。又。怕。杜。華。先。生。心。眼。太。好。必。要。暗。地。裏。添。送。銀。錢。硬。說。鑽。石。漲。了。價。值。故。此。先。把。話。來。說。破。說。道。那。鑽。石。只。值。八。

九千佛郎克再多。必是你故意添出。真要這樣。決不收受。弄得杜華沒法。除了鑽石。實值不能多送些銀錢了。男爵夫人和杜華商妥此事。回到客所。但見兩個小孩正在所中戲耍。杜華夫人在傍邊看着他們。始知這一席話差不多說了有一小時了。且說當時正是拿破崙出征埃及。拿翁離了法國。差不多連勝仗的神都被他帶走了。雖有許多兵將。法人與意國德國交戰。屢戰屢北。國中政治。又弄得雜亂無章。真所謂內扛外侮了。這些消息傳到外國。男爵夫人把所有將來希望都拋去。大海分明是前途冥黑。決沒有好收場了。想到忠義之家。弄得如此下場。也算天公害眼。次日杜華夫人來到。不知爲了何事。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回 太君吝物傲平民 賢婦飲愁成死病

說話杜華夫人到來。把賣得的鑽石錢面交男爵夫人點收。統共是九千佛郎克。杜華怕男爵夫人見疑。連倫敦珠寶店的估價單也包在銀票裏送了來。男爵夫人有了九千佛郎克。可敷過二年日子。這二年中又出了多少大事。不但保不住貴族的祿位。連希望都沒有了。你道爲何。原來那拿破崙打埃及回來。在十一月八號打勝了馬倫哥一仗。自己做了什麼。叫康塞爾（法國大亂時代的大憲）外面謠傳。倒說他專爲法國皇族出力。打退革命黨。後仍把這江山交還君主。然而稍有見地的。就知這句話靠不住。拿翁連打羅蒂三角石頭。和馬倫哥三場勝仗。把歐洲人嚇得個個膽寒了。餘事慢說。且說男爵夫人自

從那日和老夫人商議變賣鑽石後耐了許久終不曾開過口。老夫人也不問他女兒怎生度日。如今委實需錢孔亟萬不能再耐。只好再去與老夫人商議。老夫人見女兒又提起變賣鑽石的話來。很不高興。還是一味保護他鑽石。然而這次乃是迫於急用。男爵夫人又說得圓到懇切。沒奈何。老夫人深深嘆息。開了首飾箱取出鑽石項圈一枚。約值一萬五千佛郎。克男爵夫人仍主張把所有鑽石一起售出。存在銀行生息。無奈老夫人說說又要動氣。這條陳終歸無濟了。老夫人還說賣了項圈至少要給他三千佛郎。做個小小零用。男爵夫人自然應允。仍托杜華代賣。把項圈賣了一萬五千佛郎。杜華又想故意幫些兒錢。無奈這好夫人終是不依。那時賽雪兒今年已是十二歲了。出落得萬分雅秀。落落大方。魄依宗教。靜若幽蘭。那容貌如仙女一般。鮮嫩那性情像他母親一樣。忠誠這都是遭際不佳。纔養成這副十全性格。他母親常自窗口望見他在玫瑰叢裏對着花姊十分情重。可知不消三載這女兒就好長大成人。不知終身誰屬。倒替這如花美女重重耽憂。要說男爵夫人心中愁悶。不爲自己。實爲他女兒的終身。心想自己身體一日不如一日。住在英國空氣裡。終覺煩膩。況且上有老母。下有嬌兒。都要自己一肩担負。今年不過三十二歲。從小倒是氣質康強。素無疾病。近來因爲愁勞。二迫常覺說不出的困疲。到了秋令。尤其利害。竟成了一種病原。這病勢除却夫人自己。沒人知道。若教外人看來。他面色反比從前好了。往常面上毫無血色。如今腮上紅潤潤。倒有了桃花色。竟像輕了許多年紀。真後生了。他以前說話使到了爲。

難。的。時。候。也。是。慢。吞。吞。很。有。鎮。定。功。夫。的。如。今。變。的。響。亮。爽。直。故。此。人。家。都。道。他。比。賽。雪。兒。還。要。美。麗。動。人。怎。知。他。是。變。症。呢。男。爵。夫。人。自。己。明。知。道。是。有。病。的。惡。兆。了。到。了。一。千。八。百。零。二。年。法。國。稍。稍。平。靜。僑。居。外。國。的。人。又。能。回。國。男。爵。夫。人。意。中。也。想。回。國。然。而。佛。奴。路。舊。弟。已。被。人。佔。去。連。那。滿。的。幾。處。田。產。土。蘭。因。和。不。列。丹。尼。的。產。業。都。變。做。國。家。公。產。一。概。允。公。既。無。資。產。即。便。回。國。也。難。度。日。況。且。搬。場。走。路。非。錢。不。辦。手。頭。的。錢。也。是。不。敷。老。夫。人。倒。極。意。催。促。他。要。回。國。並。說。到。了。巴。黎。那。職。位。還。可。立。刻。弄。回。來。至。於。所。有。房。田。財。產。他。自。去。面。託。有。權。勢。的。老。友。那。怕。弄。不。回。呢。但。是。男。爵。夫。人。知。道。他。母。親。沒。甚。見。識。不。肯。輕。信。情。願。等。大。局。定。妥。再。行。回。國。到。了。一。千。八。百。零。三。年。賽。雪。兒。雖。是。十。三。歲。看。上。去。倒。像。月。圓。年。紀。身。體。發。育。得。雖。快。心。地。還。是。一。片。天。真。純。乎。是。小。孩。樣。子。二。三。年。中。他。只。和。愛。華。一。同。游。戲。如。今。變。得。越。發。端。莊。了。除。却。杜。華。或。是。他。自。己。母。親。永。不。和。他。人。說。話。他。母。親。監。管。功。課。也。比。往。時。認。真。多。了。那。功。課。很。高。尚。大。凡。婦。女。應。有。知。識。無。不。教。他。習。學。倒。不。爲。將。來。謀。生。實。爲。利。便。自。己。花。朵。兒。畫。得。真。似。活。的。一。般。他。並。沒。有。學。過。油。畫。所。以。一。手。全。是。水。彩。畫。有。時。彈。起。琴。來。隨。口。唱。一。闕。曲。子。心。裏。永。沒。有。印。入。半。點。琴。曲。中。詞。譜。不。過。由。着。自。己。不。知。不。覺。腔。調。自。來。唱。將。出。來。好。像。前。生。學。過。的。一。樣。他。心。裏。自。有。現。成。的。音。樂。似。的。此。外。還。有。二。種。特。色。一。種。是。精。通。地。理。歷。史。雖。不。曾。盡。心。學。過。有。人。問。他。都。沒。有。對。不。出。的。第。二。種。就。是。精。明。幾。國。言。語。操。起。外。國。語。來。與。外。國。人。一。樣。對。他。母。親。便。說。意。大。利。或。法。蘭。西。語。對。着。僕。人。

或商人。便用英國語了。且說當時杜華的家業。蒸蒸日上。很有些錢了。他原是有本領人。待人又極厚道。怎會不發達呢。年來杜華和男爵夫人友誼日深。時常邀請老夫人母女帶着賽雪兒。到倫敦去游玩。但是男爵夫人每每婉言謝却。因爲很知道十四歲的女兒。最易習染。怕擾亂賽雪兒貞靜的性質。故此終沒有去過。男爵夫人每見杜華來到。很是歡迎。反嫌他不肯常來走走。說也奇怪。不知杜華還是怕人說他不來。或者另有他意來的。竟比往時格外慇懃了。不但這杜華先生。便是他夫人兒子。也是常來真教。老夫人看了頭疼。因爲他老人家最講尊卑之分。見他女兒和幾個平民相好。心裏十分動氣。又不便說出口。來定了主意。特意要顯他尊貴的樣子。每逢杜華家於星期日到亨屯。到了午膳時分。老夫人雖肯俯就下來。同棹用膳。他老人家定要穿上盛服。還把所剩首飾全數插戴出來。顯顯身份。可憐杜華夫人。素不愛穿戴。身上衣服極其樸素。被老夫人一比。更顯得杜華夫人沒穿戴了。這樣氣派。教男爵夫人看着。又不敢說他母親不是。心裏真是萬分難受。幸虧杜華夫婦並不見怪。他夫婦即便看出老夫人怪氣來。也當他老人家皮氣如此。倒沒什麼見怪。賽雪兒原不懂社會上這種分別。但知杜華先生是他母親的恩人。故此每見杜華來到。必去含笑相迎。臨別時。便伸出手去與杜華握手。每見杜華夫人。他必是親親熱熱。上去親嘴。當作親娘一樣相看。還說很想有愛華。這樣個人做他哥哥呢。這種溫柔優待。杜華一家人很以爲榮幸。因此無論在家出外。常把男爵夫人和賽雪兒的好處。當作美談。時光易過。一愧又

是數個月了。男爵夫人的錢。將次用盡。連老夫人上次要去的零用。都也用光了。沒奈何。又須和老夫人開口。老夫人懂不來鑽石項圈的錢。並沒有多少日子。怎地使用光了。免不得要男爵夫人還報他。幾時幾日。那銀錢作何用法。此種况味。更有說不盡的。難過回報了帳。起初他老人家還不肯信。好容易說了半天。纔肯拿出第二樣來。變了價。還要一萬佛郎。克做個零用。男爵夫人照舊寫信去托杜華。杜華接信。登時來到亨屯。見男爵夫人。氣色大不如從前了。不過一禮拜沒有相見。他面色怎變得如此快呢。可憐夫人。面上尙帶着擦不乾的淚痕。賽雪兒雖不懂什麼叫生計。什麼叫世情。在這二天內。也看出他母親的愁緒來了。那股愁緒。並不現在面上。然而見他整日發呆。這樣大的姑娘。如何看不出眼色。故此等杜華一到。賽雪兒拉了他手說道。呀。可愛的杜華先生。我狠性急盼你來到。我母親這幾天很爲難。很愁悶。到究也不知爲了何事。我問他時。他把我當作小孩兒。不肯實說。先生呀。你若能幫些忙。還求你設法纔好。這位好人把慈愛眼光看着賽雪兒。說道。我的好小姐。小可原想幫助男爵夫人。怎奈對他說了好幾次。夫人終是不依。說着深深嘆一口氣。又說道。可憐啊。你知道小可和男爵夫人。並不是平等人。故此決不肯受我分毫禮物了。賽雪兒道。杜華先生。你說我母親與你。不平等嗎。這句話我真有些不懂。先生每到這裏。難道我母親慢待過你嗎。杜華道。天在頭上。小姐怎說慢待男爵夫人。待小可真是好到極處了。賽雪兒道。如此說。定是我賽雪兒得罪先生了。果要這樣。我是無心的。錯務求先生包涵。恕罪。這幾句話。

說得杜華更把賽雪兒愛到了極處。說道：你怎會有錯。可愛的姑娘。吓。照你說來。連天上仙女也好見怪。他了。不是。不是。噯。決不是的。賽雪兒道：既如此。請你告訴我。我母親怎會成了這個樣子呢。杜華道：要問你母親嗎。小可倒畧知一二。賽雪道：噯。先生。你若知道。告訴我。：或者我能彀替他解些兒愁。：杜華道：小姐。你很可以解得他愁。賽雪兒道：如此。請你快說出來。杜華道：我現在須去見你母親。和他設幾句緊要的話。他若肯依我的話時。：噯。他自然問你。只要你一許。我們大家都有了好處了。賽雪兒張大了眼睛。很覺詫異。要知杜華說出何話。再看下回分曉。

第十回 提親事商賈情深 感恩義夫人淚濕

話說賽雪兒張大眼睛。正候杜華說話。誰知杜華並不再說。竟走向男爵夫人房中去了。杜華一進房門。見男爵夫人氣色大壞。第一句就問他有何貴恙。夫人搖搖頭。說不病。一面伸手和杜華握罷。請他坐在傍邊椅子上。靜了一刻。方纔說道：杜華先生。我不必開口。你定知我請你到此的原因了。杜華家答道：正是。男爵夫人。小可一接到信。心裏早明白了。小可有一句話。不知夫人許問嗎。男爵夫人道：先生請說。我洗耳恭聽。論到我們友誼呢。沒什麼不可說的話了。敢說先生所說。定然歡迎。決不見怪。杜華再拜道：男爵夫人。這是你第二次與我鑽石。教小可變價。不知夫人的鑽石還有若干。男爵夫人道：差不多還有三分之一沒賣出去。杜華道：小可說出這句話來。夫人休怪。既有這許多首飾。何不把所有鑽石。盡行變價。

定成六七萬佛郎克巨款。存在英國銀行。每年也有一二百磅利息。還不穀度日嗎。男爵夫人道。我原有此意。可惜這鑽石並不是我的。都是我母親的。我早對他說過。他老人家決計不從。也是沒法。杜華道。若說老夫人這個性情。小可倒很相信。一看他神氣。就看出來了。說到此處。杜華立即告罪道。夫人恕罪。這樣話小可不當說的。一時脫出口來。冒犯冒犯。男爵夫人道。不碍事的。好朋友。我母親真有些不講情理。我也知道。又常見你格外包涵。明見他這樣。竟似沒理會似的。像你這樣好人。真也少有。杜華先生。這是一粒扣子。差不多值一萬佛郎克。求你帶去變價。杜華接過首飾。看了一遍。說道。願效微力。夫人。我眼見你所剩首飾。一件件的賣去。心裏很替你擔憂。男爵夫人微笑道。杜華先生。不如此。那有別法呢。我們只好聽天由命了。杜華道。夫人。這是你自己說的小可本不敢動問。如今夫人自己言道。你的首飾。差不多去了一半。這一半首飾。過了六七年的日子。其餘的。最多也不過六七年。便弄光了。請問以後作何辦法。男爵夫人道。這只好聽着天命了。杜華道。有什麼定見嗎。男爵夫人道。沒有。杜華道。有什麼希望沒有呢。夫人道。但望將來魯易十八世接了皇位。把我們家產賞還罷了。杜華道。可憐啊夫人。你也很知道。這個希望就怕一天比一天的無望了。那總司令拿破崙做了大憲。如今又自稱大總憲。聽說不久就要改稱皇帝了。你想他怎肯把已得的江山拱手讓歸皇族呢。男爵夫人裝作不信似的。只自搖頭。杜華道。小可再說一遍罷。請問六七年後夫人怎生度日。男爵夫人一言不發。只自嘆氣。杜華又說道。賽雪兒姑娘今年

是十四歲了。男爵夫人聽到此處。彈去一絲眼淚。杜華道。再過二三年。你也該與他定妥親事了。男爵夫人道。唉。杜華先生。請你不要說了。若提起我女兒前途。我真信不過天道爲什麼如此不公。杜華道。夫人差矣。你還該盼着天公。既送他天女下凡。終不致捨棄纔好。怎說天道不公呢。敢卜將來必有年少貴人。慕他顏色。使他享受大福。令人欽敬。這倒不必擔憂。男爵夫人道。可惜杜華先生吓。賽雪兒見今窮了。那里想得到這種好處。況且誰肯特到此地來尋地呢。我們住在這亨屯村裏。一晃已是十年。進我門的。除你父子外。沒有第三個男人。杜華先生。我忘了沒給你夫人公子問好。杜華夫人好嗎。愛華好嗎。杜華道。多謝夫人。他二人都托福安好。男爵夫人吓。小可很愛惜我愛華。他倒是好孩子。夫人。小可敢說他將來必不會學壞。女孩子嫁着這樣的丈夫。也算終身有望的了。男爵夫人笑道。有你這樣好人。他自然學好了。我看他定能學你樣子。是啊。你說得很是。女孩子嫁着愛華。必能終身快樂的。杜華急問道。夫人當真這樣想嗎。男爵夫人道。爲甚的不真。否則我怎會說出口來呀。杜華道。小可想夫人必是隨口一說。要我歡喜罷咧。男爵夫人道。先生不必少疑。我素常說話。心口決不兩樣。杜華道。夫人如此說來。真教小可感激到心底。男爵夫人啊。小可此番到來。本想表明一樁心事。又不敢直說。小可在倫敦。倒像說了出來不什麼緊要。然而一到亨屯。愈近這個所在。這句話愈不敢說出口來。自己終覺太嫌冒昧了。男爵夫人道。杜華先生。你說得半吞半吐。教我不明白你意思。杜華道。夫人。小可的意思倒極容易看出來的。男爵夫

人道。住了。我想。你知道……杜華道。你笑了。分明不見怪了。小可方纔言道。有人娶得到賽雪兒姑娘。真算。天生福氣。你却說。女孩子嫁了。愛華必定終身快樂。男爵夫人道。杜華先生……杜華道。夫人恕罪。小可早知道說出這樣話來。太覺莽撞。想不到竟忘却自己卑賤。我們門戶不當。怎能妄想。然而緻細想來。先前呢。我們是天懸地隔。想不到如今我二家友誼日深。多蒙夫人抬舉。另眼相看。這都是天大大幸。有此機會。小可纔敢生此妄念。倘從信實上取人。或能光我門楣。豈不是一樁快事。男爵夫人請想。若使小可所求有望。將來的事。還有何事不可直說。更沒有嫌疑了。小可雖不敢自說有多少資財。要送過你幾次。怎奈夫人終不肯收受。夫人。我們英國地方。與貴國不同。大凡商務中人。都看得極高的小可的兒子。將來便是銀行中人。不能算下等。夫人。小可也知道賽雪兒姑娘本是侯爵夫人的外孫女。又是麥雪黎男爵親生閨女。名門貴族。怎能配平民愛華。譬如愛華也是公爵。那就沒有別的說處了。然而倘蒙天佑。愛華有了數百萬巨金。獻在賽雪兒姑娘面前。教姑娘終身快樂。豈不像貴族一樣舒服嗎。小可雖沒有數百萬巨資。却有三四十萬佛郎家財。也很殷。姑娘享用了。夫人我說的是否。夫人。你怎麼哭了。男爵夫人道。是的。我哭了。可愛的杜華先生。你因為你所說的話。直刺我心裏。你至誠待我。怎教我不感激零涕呢。此事我一人若能專主。就論你這番用情。我非但不怪。定要伸出手來。立刻應允。然而我還須和賽雪兒商議。免不得也要稟明我母親。方可報命。這是你知道的。杜華道。若和姑娘商議。大概還願意。小可

自從心裏有這個念頭。留心細看他對於愛華的舉動。也知道姑娘並不鍾愛我愛華。這也難怪。像他這樣大家閨秀。年紀又輕。夢裏也想不到會愛我一無品級的愛華。但他們做了多年朋友。彼此尚稱和好。總之決沒有恨他的意思。賽雪兒姑娘倘知此事能使夫人歡喜。必然肯依允的。獨有老夫人。小可敢說不必開口。他老人家定不應承。男爵夫人道。杜華先生。我自替你說去。放心。放心。我盡力就是了。杜華手裏抖着鑽石說道。男爵夫人。我們現今是越發親近。這個似乎用不着了。男爵夫人道。先生。見今事情尙不會定妥。我告訴過你了。賽雪兒今年不過十四歲。至少再停二年。我們纔能定局。求你仍照着請你到來的意思。費神代辦。杜華明知男爵夫人的話一出口決不肯更改。只得起身告別。男爵夫人留他飯後再走。杜華急於把有希望的消息告訴他妻子。故此再三道謝。匆匆的去了。臨去時還叮嚀男爵夫人緊記着這段親事。男爵夫人見杜華去後。心裏直樂得感謝天地。若說這頭親事。教他人處於夫人的地位。決算不得僥倖。爲什麼反感謝天地呢。但是十年困苦。長進男爵夫人許多見識。他是見得到真理了。心想僑居外國。既不能回國。又把資產用光。自己又有了病。若與賽雪兒另尋別的門戶。決定做不到了。有此機會。怎生不喜。再說那貴族。本是借着皇族寄生的。長春藤。皇族既滅。焉有貴族生路。如今是大厦已傾。貴族中人。永不能再見天日了。往後更有說不盡的大苦。賽雪兒又是閨女。避居鄉下。不像男人。倒可借着貴族的招牌。出去揚名顯姓。況且那些貴族少年。弄得個個都窮了。娶個有錢的妻子。方好依持裙。

帶上升騰。若娶了賽雪兒。這個窮女子。除却虛空的名望。一無長物。將來女婿困頓。連女兒的名望。也要隨着帶壞了。人家斷不肯爲了虛名。特來求娶賽雪兒的可憐。他除了姓名。竟絲毫無有。男爵夫人想到此處。很願和杜華家攀親。然而細想起種種益處。免不得觸動了許多舊恨新愁。何況這事不過出於自己。的意思。還須和他母親跟女兒商議。尙有二道阻力。不知能否成功。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請醫生姣娘施妙計 遇才郎琴曲話知音

話說男爵夫人意中要和杜華家攀親。遂把賽雪兒叫來。告訴他將來過日的難處。並把所有意思。一、二說明。賽雪兒聽着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尙不懂夫妻情趣。問道：母親孩兒和杜華家做親。你我二人會離開嗎？男爵夫人道：不離開的孩子。只有此法。我們方能在一處。賽雪兒因此轉驚爲喜。道：這就好了。只要我母女不離孩兒。倒沒什麼不肯依的。男爵夫人早看出賽雪兒和愛華但有兄妹的感情。恐是弄錯了。意思想他除去愛華父子。從不曾見過第三個男子。怎會知道什麼。叫男女的愛情呢。但知不與他母親分離。便一口應允了。至於老夫人那邊。男爵夫人纔說了一句。他老人家直氣得發昏。怒道：這是強盜親事。怪事。怪事。這樣乖謬的親事。我寧死不依的。不說老夫人怎生動氣。且說杜華夫人於第二星期照例下鄉。來探望男爵夫人。老夫人又說頭疼。只有男爵夫人一人接待。二家對於這頭親事。一字不提。杜華夫人但與男爵夫人談些家常閒話。不過愛華臨到時。去親賽雪兒的手。賽雪兒臉上漲得緋紅。由此。

也。可。理。會。他。們。意。思。了。杜。華。夫。人。母。子。見。此。情。景。心。裏。自。是。喜。歡。但。是。男。爵。夫。人。隱。愁。未。解。心。想。三。百。年。來。祖。宗。沒。一。個。辱。沒。麥。雪。黎。貴。族。家。門。此。番。之。事。要。算。獨。出。條。理。大。背。祖。宗。家。法。然。而。不。如。此。又。怕。女。兒。終。身。無。靠。如。今。是。落。魄。異。鄉。不。得。已。將。錯。就。錯。了。再。說。賽。雪。兒。看。他。母。親。這。幾。日。病。容。漸。漸。發。見。今。日。更。不。比。往。日。越。發。愁。容。滿。眼。心。想。我。母。親。面。上。往。日。花。色。很。好。爲。什。麼。變。得。白。如。死。色。胸。口。又。時。時。發。一。聲。乾。咳。呢。正。在。納。悶。只。見。男。爵。夫。人。忽。於。談。話。中。間。走。出。房。去。賽。雪。兒。很。不。放。心。却。緊。緊。隨。在。他。母。親。身。後。跟。了。出。去。瞧。見。他。母。親。方。走。到。客。廳。裏。即。在。廳。壁。上。靠。住。把。手。巾。擦。着。嘴。回。頭。瞧。見。賽。雪。兒。立。在。後。面。男。爵。夫。人。急。將。手。巾。藏。入。衣。袋。經。不。得。賽。雪。兒。眼。快。已。瞧。見。那。手。巾。上。有。一。塊。血。蹟。嚇。得。正。要。喊。出。口。來。男。爵。夫。人。連。忙。迎。上。來。與。他。女。兒。親。了。一。個。嘴。便。把。賽。雪。兒。喉。間。的。喊。聲。親。回。去。了。於。是。母。女。二。人。回。到。書。房。杜。華。夫。人。見。了。很。覺。詫。異。心。想。爲。什。麼。男。爵。夫。人。母。女。忽。然。逐。個。走。去。見。今。他。母。兒。回。進。房。來。杜。華。夫。人。便。問。男。爵。夫。人。出。房。何。事。男。爵。夫。人。但。說。心。裏。一。時。難。過。賽。雪。兒。一。言。不。發。却。在。傍。邊。揩。眼。淚。杜。華。夫。人。坐。了。一。刻。也。就。帶。着。兒。子。回。去。男。爵。夫。人。母。女。送。客。出。門。杜。華。夫。人。臨。去。時。賽。雪。兒。做。做。手。勢。請。他。回。來。央。他。設。法。不。使。男。爵。夫。人。得。知。托。杜。華。即。在。倫。敦。尋。一。位。好。醫。生。來。杜。華。家。的。一。口。應。承。彼。此。分。別。且。說。賽。雪。兒。送。客。回。來。見。他。母。親。獨。自。在。房。不。覺。心。中。憂。懼。全。上。來。了。意。中。又。想。掩。去。自。己。憂。慮。不。使。他。母。親。知。道。然。而。人。當。愁。懷。正。盛。之。時。決。不。知。從。何。自。掩。這。賽。雪。兒。直。到。今。日。尙。沒。有。上。過。真。愁。男。爵。夫。人。既。

看出女兒爲了他擔憂的神氣。更不忍把自己病勢教他女兒得知了。賽雪兒反恐母親爲着那件親事擔愁。自己倒去安慰男爵夫人。教他安樂。故此這件親事倒更有了希望。看官須知。世上有一種年紀。決不信有死的一說。這賽雪兒年方二七。正爲含苞之花。正在蓬蓬勃勃。覺得自己全股子都是活潑。怎地想到他母親的病。竟會死的。次日杜華先生請了一位朋友來拜見爵夫人。那朋友說道。杜華先生托我捐了一萬佛郎克。說教男爵夫人點收。原來這一萬佛郎克。也是男爵夫人托賣的鑽石錢。昨日杜華夫人早已帶在身邊。因爲賽雪兒央他代請醫生。又不可說破。只得帶回去特借送錢題目。紹介這位醫生來。免得男爵夫人疑心罷了。那朋友故意在無意中脫出口來。說道。此番下鄉。特爲看一個病人。恰巧杜華先生托我捐這筆錢。順道到此。賽雪兒聽到這裡。順着口。便將母親怎樣患病。自己怎生擔憂的話。都與醫生說明。男爵夫人的病勢。既被賽雪兒說破。倒不好再裝不病。自己也明知身子太虛。只得將病原告訴了醫生。這醫生本是京城名手。看了一遍。並不說怎樣凶險。但將調養方法與男爵夫人說知。又道。若往海萊尼斯。或是比沙。地方游游山水。不消七八個月。這病就好了。賽雪兒心想出去玩玩。有何難處。以爲這個最好辦。催促他母親如法試試。男爵夫人道。別的都好辦。惟有出門的事最難辦。況且照着現下情形。決決辦不到了。賽雪兒很是詫異。倒說這件事那有辦不來的道理。男爵夫人設法。只得把無錢的話說明。賽雪兒越發不懂了。他長成十四歲年紀。從不曾懂得什麼叫窮。但知後園的花。自地上生。

出。就。會。開。花。開。完。花。就。此。一。謝。澆。着。水。那。梗。葉。就。鮮。明。受。着。日。光。那。花。蕊。就。開。放。人。與。草。木。豈。不。一。般。的。沾。得。上。天。雨。露。之。恩。焉。有。窮。富。的。說。數。男。爵。夫。人。今。日。第。一。次。告。訴。他。說。道。我。家。先。時。很。富。貴。如。今。永。不。會。再。有。那。樣。好。時。光。了。家。鄉。的。田。房。財。產。都。被。他。人。賣。盡。除。却。日。光。下。這。間。小。屋。一。無。長。物。即。便。這。間。小。屋。也。不。是。自。己。產。業。住。在。此。地。每。季。須。納。租。銀。只。要。一。年。不。付。就。怕。被。人。趕。出。尚。不。知。再。去。何。處。存。身。呢。賽。雪。兒。問。舊。時。用。到。今。日。的。錢。那。里。得。來。男。爵。夫。人。便。將。真。情。說。出。告。訴。他。那。是。老。夫。人。和。他。自。己。的。首。飾。不。久。也。要。變。賣。完。了。賽。雪。兒。道。人。家。都。靠。着。本。身。家。產。度。日。孩。兒。並。沒。有。絲。毫。產。業。怎。生。是。好。有。法。子。弄。些。兒。產。業。來。嗎。男。爵。夫。人。道。世。上。婦。人。的。命。運。全。靠。着。所。嫁。的。丈。夫。也。不。是。自。己。做。得。好。的。賽。雪。兒。於。是。想。起。母。親。教。他。和。杜。華。家。結。婚。的。話。來。便。跪。在。男。爵。夫。人。懷。裡。說。道。娘。吓。孩。兒。對。你。設。誓。你。把。我。嫁。與。愛。華。我。定。然。歡。喜。男。爵。夫。人。明。知。道。幾。句。話。賽。雪。兒。爲。了。愛。我。纔。肯。說。出。由。此。可。知。將。來。的。事。決。沒。有。阻。碍。的。了。且。說。這。不。幸。家。門。並。沒。有。別。樣。變。更。不。過。男。爵。夫。人。的。體。氣。一。日。瘦。似。一。日。幸。而。近。來。得。一。個。稍。好。消。息。心。裏。稍。覺。寬。舒。這。是。什。麼。個。消。息。呢。傳。說。拿。破。崙。要。把。皇。位。讓。還。法。國。皇。族。的。話。愈。有。希。望。了。因。爲。拿。破。崙。做。了。大。總。憲。後。已。把。革。命。黨。剿。除。盡。絕。分。明。應。了。扶。法。滅。匪。的。話。那。有。不。讓。還。皇。位。的。道。理。又。說。魯。易。十。八。世。親。自。寫。信。去。問。過。拿。翁。拿。翁。回。信。上。並。沒。有。教。他。絕。望。的。話。真。是。千。真。萬。確。不。數。日。勞。治。公。爵。夫。人。寄。信。到。來。說。道。已。於。昨。日。回。到。倫。敦。明。早。便。來。探。望。男。爵。夫。人。男。爵。夫。人。和。賽。雪。兒。接。到。此。信。

很是歡喜。那老夫人更歡喜了。不久又好與故人相見。說說談談。如何快樂。他老人家也許久沒有說得來的人了。除却公夫人。他人又不穀身分。穀不上與他談話。況且借此機會也好。把杜華家卑賤的氣味。一掃而光。故此老夫人樂的心花怒放。遂把賽雪兒叫到房裏。教他休與公夫人說起和杜華家結婚的話。免得被公夫人耻笑。倒說這是你母親一時糊塗。特意說出這樣話氣我。其實決沒有這樣真事。老夫人又把男爵夫人叫來。也是一番叮囑。男爵夫人明知道公夫人是貴族中人。聽說此事。必然反對。自然一口應承。決不去提起那頭親事。老夫人一家人到了明日。都在書房裏恭候。直到下午二點鐘。小屋外停到一輛馬車。少頃便聞扣門鈴一響。不到數秒鐘。那女僕跑進來報道。公爵夫人和亨利子爵同來拜訪。說話未了。早見公夫人帶着一個後生。走進堂來。男爵夫人和他七八年不見面了。今日故舊重逢。互相偎抱。分外親熱。公夫人瞧見他故友容顏憔悴。很有說不出的感情。男爵夫人看出他意思。便低聲問道。你看我面色。不比從前了。是嗎。求你不必提起。怕賽雪兒知道。擔憂我們。就到後園去談談罷。公夫人緊握住男爵夫人手說道。你還與舊時一樣。想必身子很好。說着回頭瞧見老夫人穿着盛服。也在房中公夫人上前去說了許多恭維的好話。後來又對賽雪兒笑道。我的美顏。賽雪兒你長成的更美了。我賀賀你。昨天杜華家的來候我。把你稱贊得和天仙一般美麗呢。賽雪兒走近公夫人前。公夫人在他額上親了一口。隨對男爵夫人道。我的男爵夫人。還有你。我的侯爵夫人。容我介紹你們。這位少年。這是我內

姪名喚亨利。不是我自已稱贊。像他這樣個美少年的確難尋。那後生舉止大方。並沒有幼稚拘束之氣。聽得公夫人贊他。便躬身自謙道。夫人們須知這位姑母待晚生。比親兒還好。不怪他誇說我好處了。男爵夫人和老夫人都與亨利躬身見禮。於是亨利回身與賽雪兒客氣了幾句。若論亨利這套謙虛的話。真也新鮮。足見公夫人並不過譽亨利。今年正是二十歲年紀。長的異常英俊。丰姿翩翩。素常把教習養在家下。故此毫無書房裏的書酸氣兒。於酬應之間。也是漂亮圓到。令人敬愛。論到亨利近況。也是逃在外國的難民。並無一分資產。他母親早年病故。他父又被民黨推在殺人機器裏了。局上邊只有一個叔父。在高得羅經商生意。很發達。已弄得很大家私。却是膝下無兒。此人有件古怪皮氣。說他姪子若不學着一般的行業。休想將來承繼他一絲家產。看官請想像亨利這樣貴人。怎肯屈膝去學做齷齪商人。即便自己要去他族中。也不肯輕易允許。況且亨利所受那教育。又全與糖商加非商不同。舉止言談。都是貴人氣派。大模大樣。怎做得生意。公夫人對老夫人說起。不願教內姪入去商界的話。來老夫人順口又說了許多商人的醜態。男爵夫人和賽雪兒明知他老人家打鷄罵狗。分明是嘲笑杜華。不便搭腔。只得隨和了二三句。卽把他話又開。男爵夫人捉着公夫人手。攬同去後花園談話去了。老夫人賽雪兒和亨利三人。仍在堂中。老夫人的眼睛不住的對亨利瞧。心想這位少年方是我賽雪兒天生的丈夫呢。比了愛華這平民。真是天差地遠。便打定主意。候公夫人一出門。故意教外孫女把所畫所繡標本都取將出。

來。那亨利雖說不懂婦人家針黹功夫。在英國時却也常見他姑母臨晚繡花。總算見識過了。賽雪兒取出。一本水色畫標本。所畫那花卉。都是後花園開過的花。畫得十分精妙。每朵花兒。下還註着花名。亨利細玩各花。各有特別姿態。那姿態又和所注花名相合。不覺拍案叫奇。央懇賽雪兒解說。賽雪兒把簡明意思說了出來。告訴他如何終日在花園散悶。如何與他一樣甘香鮮艷的花。做成良友。如何漸能辨別各花性情。知道玫瑰花愁樂時。怎生形狀。後來因其情性爲之。各題芳名。記其特性。亨利聽的津津有味。如同聽什麼山海奇聞。心想這些故事。倒像一種歷史。彷彿種種往事。如在目前。若是別的女郎說出這話來。分明是痴子舉貨。獨在賽雪兒口裏講出。這個決不肯說。他痴舉倒說。這是天真爛漫的女郎。正在自訴他喜怒哀怨的真情。因爲賽雪兒所說各花的感覺。純乎是自己感覺中得來。後來講到一段玫瑰花。的歷史。說得異常悲切。亨利聽着。不知不覺。竟落下幾點情淚。老夫人見他外孫女說去。都是那花的故事。不免教人討厭。瞧不起我賽雪兒。定要說我賽雪兒是傻子了。特用說話打斷。想教外孫女換個談路。誰知亨利却獨愛聽花的故事。並不是老夫人同志。反把舊話勾將出來。和他扳談花事。倒覺心曠神怡。眼前並不見什麼人跡。自己也像身立奇花異卉之間。正談得高興。老夫人又談起音樂。開了琴匣。請亨利彈琴。亨利本是彈琴妙手。想央請賽雪兒唱一段歌。賽雪兒不等請求。竟唱出一段曲來。聲音清脆。無限動人。若說賽雪兒的歌曲。也與畫圖一般。都有很深的感慨。這是出於自然。並不是裝點出來。

的亨利聽得有趣。央他把自製歌兒彈上一闋。賽雪兒並不謙虛。把纖纖玉手。按上琴來。彈出一闋杜選的異曲音韻。溫軟處如月夜。遠簫忽而萬籟全寂。忽而萬籟全寂中。如聞小溪滴水。又似夜深人靜。時聞得一鳥夜啼。其聲清脆奧妙絕倫。既非梅花雀。又非黃鶯兒。這是賽雪兒心中天生的一種奇鳥。其迴響如天使之福音。如愛河之水浪。亨利聽出了神。一手支住額角。眼眶裏全是眼淚。也忘去拭乾了。回顧賽雪兒時。但見眼望天際。仰首高歌。眼眶裡抖抖抖的眼淚。也像葉上露珠。亨利把賽雪兒愛入心底。正要五體投地。當做聖像似的崇拜他。却見門口有個人影。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十二回 雪姑娘懷春驚惡夢 老太君賭氣拆良緣

話說亨利正要五體投地。把賽雪兒當做神仙。忽見門口有個人影。原來來的乃是公夫人和男爵夫人。他二人在後園談話已畢。回到房來。公夫人和老夫人說了幾句。便帶着亨利告辭。老夫人和男爵夫人各自回房安歇。這堂中只有賽雪兒一人。忽覺眼前景象大大的不同了。那景象究竟是何變法。賽雪兒自己也說不出來。咳。可惜那愛情的初度。已入這女孩子胸部。如同晨初第一線的陽光。把先前隱在黑暗中許多怪物。一件件全顯在目前了。初起時覺得氣急胸悶。必須多弄些空氣來吸。吸纔好。隨即去到花園。當下那天氣將有風雨。他的花一朵朵都在莖上低着頭。似乎也嫌這空氣太重似的。若在昨天呢。賽雪兒必要去。到花前溫言撫慰。如今連他自己也有了心事。粉頸低垂。也像眼前將有什麼大風波呢。

在這小天地圓形道上走了二遍。又到涼亭裏坐下。心想聽那香樹叢中梅花雀的高歌。却似有一片白紗隔在他心思和目的之間。心思不能自主。覺得有一種懂不來的怪氣。兜來兜去。終在心裏亂纏。弄得脈息跳的分外急促。倒像發了熱病了。當時天上正發轟轟的一片雷聲。並落下幾滴黃荳大雨。點賽雪兒似乎眼瞎耳聾。並沒有聞得雷聲。也沒有瞧見雨點。他母親在窗內看着他吃了一驚。立刻喚他進來。誰知叫到第三聲。賽雪兒還沒有聽出他母親的聲音。男爵夫人叫到第四聲。賽雪兒方才聽得。悶沈沈回到堂中。瞧見那本畫冊尚在棹上。那琴匣也沒有關上。賽雪兒仍把畫本翻開。呆呆地看住。方纔亨利最着眼的幾篇圖畫。回念當下二人問答的滋味。再把身子坐近琴去。他手指不知不覺。又彈起那闕奇調。來彈到岑寂的一段。比當時更悽涼了。正彈到末句琴韻。正唱到末句歌聲。賽雪兒忽覺肩上有。人一拍。回頭看時。却是他母親的手。他母親面色青白。帶着笑容。這笑容十分可怕。賽雪兒怕他要說起亨利不由的心驚肉跳。他原是初次受着驚恐。然而這一驚。却把亨利二字驚的深入心底。總也拔不去了。從此眼前萬物沒一樣不與亨利有無限關係。即如泡影夢幻色聲香味裏。都有亨利的影子了。照賽雪兒的意思。他母親所說的話。句句都爲着亨利。其實却弄錯了。男爵夫人所說。乃是公夫人告訴他的實話。大概說魯易十八世沒有回國的機會。如今拿破崙勢力一天大似一天。看來決不肯犧牲了自己權利。把已得的江山拱手讓人。達德羅公主既不回去。公夫人自然也不能回國。由此看來。這一家人也須僑

居海外未必能回國了。這些個話沒一字與亨利有關。賽雪兒聽着倒像句句與亨利有關似的。其實這些個話句句都爲着愛華。怎見得呢？賽雪兒若大年紀難道不知他母親近況艱難又有病痛嗎？對他訴說政治上種種關係分明是教他知道外祖母和母親都不能回國與杜華家結婚的事更不可不辦了。可惜賽雪兒這耳進去那耳出去全沒有聽明。只把臉兒對着他母親呆着不知男爵夫人心中着急還是病勢加重那面色真變得可怖。那笑容真顯得可慘。想是已看出女兒心思了。賽雪兒忙把頭倒在母親肩上一頭哭一面心裏想道：是了是了。母親放心我嫁給愛華就是心裡這樣想時口裏却說不出一句話來不知怎地又把亨利的影子勾上心來却自呆呆地把亨利愛華做了比例。率兀自比較可憐。這杜華的兒子定要吃虧了他二人同是一樣年輕一般品貌有甚分別呢？誰知愛華雖是年屆弱冠仍帶着書酸氣味膽子很小見人常是羞答答不敢做聲。那亨利早已成了世界上時髦活潑的美少年學問也和愛華差不多。高下愛華却把所有學問留在胸裏並不外露。但知關於本身切用之學不知其他若論亨利的學問却全露在外邊。望上去滿身都是材能。大凡賽雪兒所知只消提上一二句他沒有接不上口的那言詞舉止另有新鮮悅目的特性。故此愛華的美美得呆。亨利的美美得秀。總而言之。一個是凡夫俗子。一個是風流名士。況且下禮拜愛華隨他父親同來時。賽雪兒格外看出愛華缺點來了。你道怎地。那日老夫人忽然走來招呼杜華一家人也不知是偶然之巧也不知是特意出此。老夫人等杜華

夫人和男爵夫人入後園談話時。竟又弄成那日對待亨利的光景。命賽雪兒把畫本取來。賽雪兒在愛華面前。素不喜賣弄他本領。如今沒奈何。須要顯顯他畫法的奧妙了。愛華看了。倒也拍手叫好。却没有亨利這樣理會。每篇所註花名。故此同是翻閱愛華。決不能使畫本增色。賽雪兒暗想。這個俗人。即便說破唇舌。終歸無濟。不犯着對他解說。況且從小兒知道他粗俗。何必再說。惜花情趣。受他笑話。呢說也可憐。那畫本一片。經過愛華眼前。不過像幾張花紙。但知道畫的不壞。怎能也像亨利那樣。觸景動情。細嚼這畫中滋味。老夫人在傍。把眼睛緊看住。這對男女。看出愛華和他外孫女談話。帶些呆氣。却沒看出他不能理會。賽雪兒深意來。總之他外孫女不中意。愛華那是明白了。自復教外孫女本領。全顯他看看等。賽雪兒一合上畫本。便教彈起琴來。賽雪兒從沒在愛華面前彈過琴。唱過歌。愛華每次來到。雖見過這張琴。也不曾與賽雪兒提過一個琴字。賽雪兒素常若有人請他彈琴。決不推辭。今日却要推却了。無奈老夫人和愛華極力請求。爭不過二人面子。只好應允。他的琴歌和畫圖。同是一般精妙。愛華聽着。倒也喝彩。可憐他全不知音。不過像小孩兒聽聽鑼鼓罷咧。這樣看來。反不如不贊一辭。倒還感激他。一開口。倒教賽雪兒愈不能愛重了。老夫人不知深淺。逼着賽雪兒再彈三四天。前奏過的奇曲。此番賽雪兒真不允了。愛華順着老夫人口氣。勸了半天。終不如願。好在愛華本不愛音樂。不彈也罷。其實即便愛華盡心去聽他。賽雪兒決不肯再彈了。以爲前次唱給亨利聽的曲子。若給愛華再聽。不但辱沒了曲子。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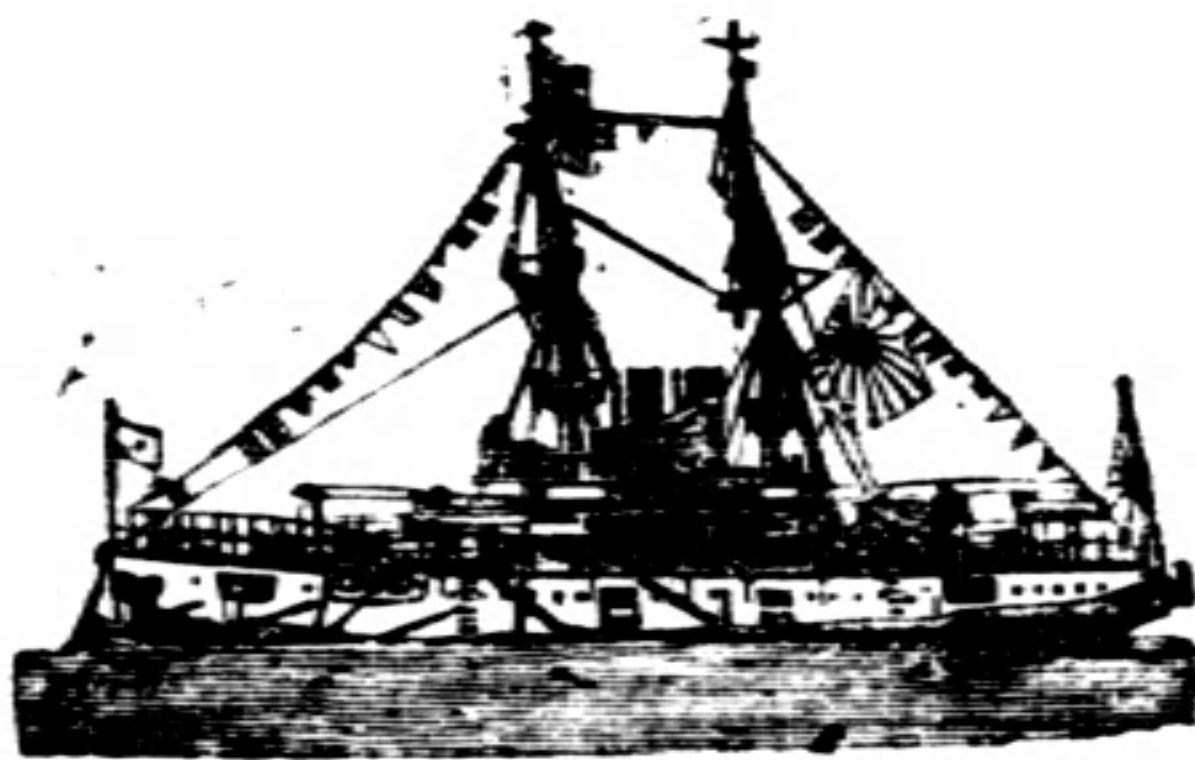
乎也有些欺侮亨利幸虧男爵夫人和杜華夫人正在此時走進房來把這起唱歌公案一筆勾銷賽雪兒很覺欣幸心想我外祖母與我何仇何苦這地難我有話日長無話日短賽雪兒近來神思恍惚的現象更甚於從前除却我男爵夫人沒個知道男爵夫人候杜華家的去後很覺困倦便回自己房中賽雪兒隨了他母親進房不知爲了何事他母親常把眼光瞧着他發愁賽雪兒想問緣由開了二三次嘴唇終沒有問出話來男爵夫人只自靜坐不語臨別時男爵夫人把賽雪兒緊緊摟住摟的比往時更緊並在額上親嘴時深深的歎氣賽雪兒愁慘慘慢吞吞離了娘房去到自己房裏瞧見老夫人的女婢亞巴雪早在房中等候說老夫人有話請小姐就去那老夫人靠在床上看書他老人家今年已是六十歲了向來是擺慣架子的來的朋友多半是貴族中人並不十分客氣老夫人輕易不肯下床便在床上和人談話這樣躺在床上見人的事在現今十八世紀可算得奇聞了然而人家見他有了年紀倒也不見怪的閒文少叙且說賽雪兒進得老夫人房中他老人家把所看的書推在枕邊教賽雪兒坐上床沿賽雪兒如命坐好問道祖母呼喚有何分付問着他老人家手上親了一口老夫人那雙手生得滾壯綿軟年紀雖大就這雙手上還可想見當年麗質足見他保養得法了賽雪兒道祖母方纔亞巴雪喚我倒吃了一嚇只怕你老人家有什麼病痛如今見你面色極好心裏可以安樂了老夫人道我兒你弄錯了我病的委實利害我那病全在杜華家身上一見他們便覺頭痛聽他們說話時這頭腦漲的越發利害賽

雪兒道。是嗎。杜華先生。倒是極好好人。祖母。你自己。不是也。念過他好處嗎。老夫人道。不錯。他在公爵夫
人家。多年。我常聽公夫人贊他誠實。賽雪兒道。杜華夫人。也不像平常婦人。倒很可愛的。老夫人道。正是
英國婦人家皮色。本來很白。那種矮小身材。長長的頭髮。却比別國人好看些。然而這杜華夫人。我兒。你
不知道嗎。他和他丈夫。同類。也是公夫。家僕人。賽雪兒道。他是公夫人。家管家婦。祖母。他倒是個教習
的身份。我們不該也當他僕役看待。老夫人道。這個自然。他夫婦二人。身份稍有不同。你說他們的兒子
呢。他們的兒子。如何。賽雪兒羞答答問道。愛華嗎。老夫人道。是的。愛華如何。賽雪兒清清楚楚答道。祖母
我說。愛華。倒是個誠實君子。又直爽。又勤儉。又很有學問。老夫人不等他說完。接口道。孩子。那種學問
只配他的材料。若比起亨利子爵來。連一絲都不及。這世上就怕趕不上他了。賽雪兒聽到此處。低着頭
羞得連眉毛也漲紅了。老夫人看得明白。催問道。你爲甚不答。賽雪兒道。教我怎生回答。老夫人道。你告
訴我。照你心思。你看愛華比亨利怎樣。賽雪兒道。女孩兒家。怎好說人好醜。老夫人道。不妨事的。你把對
於愛華的意思。和我說說。賽雪兒道。若論愛華呢。老夫人道。我明白了。你不愛愛華。你却愛亨。賽雪
兒發急叫道。祖母。老夫人。毫不原諒。仍接口說道。你却愛亨利。賽雪兒羞得忙把面目。藏在老夫人枕邊。
叫道。呀呀。老夫人道。你做什麼。這個有什麼羞耻。你若愛愛華。自然可耻。你愛了亨利。並不可耻。他真是
樣樣可愛。面貌何等秀雅。我敢說。直與他父親生得一模一樣。他父親。唐伯雷男爵。可憐在馬珩地方被。

困陣亡。說到此處。老夫人深深歎息。賽雪兒道。祖母。你難道忘了。我母親將我許給愛華的意思嗎。你忘了……嗎。老夫人道。我可愛的賽雪兒。這是你母親沒見識。這幾年。因為運氣太壞。把他氣糊塗了。我們須要見機行事。不能放機會錯過。你母親教你嫁愛華。我兒。我告訴你。你應該嫁與亨利。賽雪兒握着手。呆呆地望着老夫人。似覺不能變志。正在此時。忽聞男爵夫人房裏那叫人鈴亂響。賽雪兒聽了。大驚失色。連忙趕到他母親房內。瞧見男爵夫人竟昏過去了。這是吐血太多的原故。賽雪兒此時把亨利和愛華都拋去。九霄雲外。一心全替他母親著急。連忙取聞鹽。放些在母親鼻孔邊。那女僕又取涼水。在病人額上洒了幾滴。便將男爵夫人救醒。夫人一清醒。要把剛才吐滿血的那塊手巾藏去。不使他女兒看見。誰知賽雪兒一進房。早看見那塊血手巾。並拾來握在手中了。男爵夫人瞧見那塊血手巾。尚在賽雪兒手裏。叫道。可憐啊。我兒。賽雪兒道。娘吓好了。好了。不妨事了。此時亞巴雪奉老夫人命也來探問。夫人道。你回去告訴老夫人。這是一時不適。如今覺得舒泰了。請他不必擔憂。賽雪兒握着母親的手。一路親嘴。一路流淚。男爵夫人昏過一陣。倒就好了。然而每吐一番血。自然傷損他許多元氣。這病勢越發危險。賽雪兒放心不下。便命女僕把小床搬來。立在他母親床邊。是夜即在娘房裡陪夜。纔知他母親整宵的咳嗽。弄得心驚肉跳。一些兒睡不著。更不知身受病痛的男爵夫人。怎生難受。賽雪兒聽他娘床上一有聲響。連忙起來。慰問心裡。著實擔憂。可憐那病人。又怕女兒發愁。特意裝做沒病的樣子。強把咳嗽勒住。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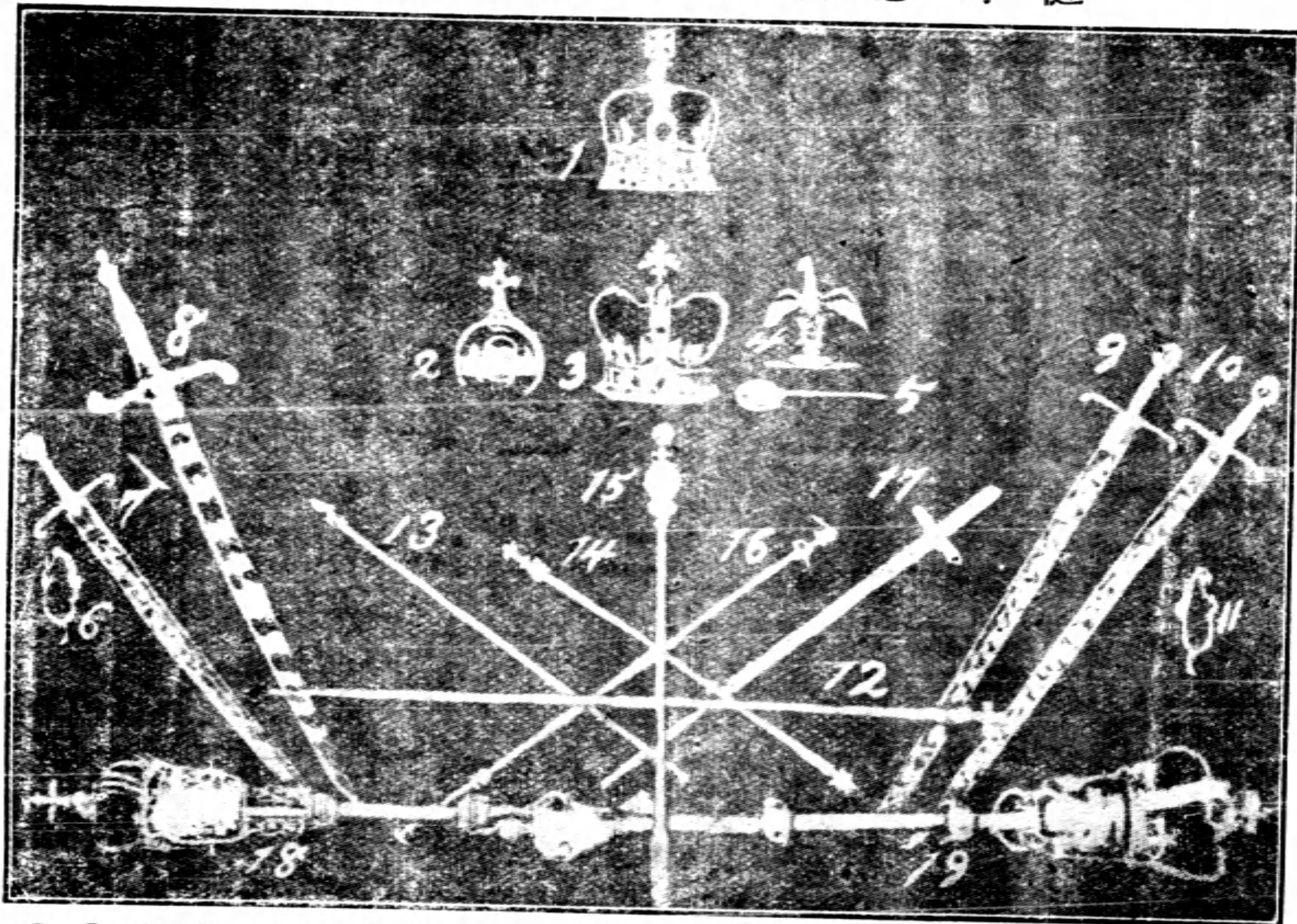
痛熬住不放。一些聲響。此種苦楚。更比有病難受。將近天明。病人疲極。睡熟。賽雪兒至此。也是十分困乏。倒在小床。在睡熟了。誰知眼睛一閉。夢不由人。便覺身子進一座精緻花園。園中花鳥。眩目奇香。刺鼻。但看那奇花異鳥。便知世上必無這等好去處。當是仙境無疑。於是賽雪兒這身子。飄飄蕩蕩。真似到了仙境。奇花吐艷。異鳥啼情。都在贊美上帝。忽然不知不覺。自己似倚在亨利肩上。將手摸去。却摸不到他。但見亨利面無人色。目灼灼對他。看個不住。那眼光裡。含著無限愛情。賽雪兒於亨利瞳中。亦能瞧見自己的倩影。遂把手摸著自己的心。那心已經不跳了。於是耳中如聞一人低語道。你二人不是早已死了嗎。賽雪兒也覺自己已不在人世。故此他眼光能透過物質。連樹蔭遮沒的東西。都瞧得見了。看那花園的石牆。也像雲造的一般。眼前景物。竟沒一件不透光了。這園裡樹木亭榭。雖有人世上的形式。實只是無形無影的靈氣。看看都像水晶。摸摸並不觸手。忽見遠方來一婦人。白紗罩面容。酷似他母親。那婦人走的愈近。賽雪兒越看。越是他娘。細看這婦人。却並不行走。像一個金身菩薩。身上所穿的。也不是外套。却是一套冥衣。賽雪兒回首看看亨利。和自己身上。見所穿都是冥服。慢慢地他母親來的近了。賽雪兒也能瞧見他。白紗罩內的容貌了。便叫道。呀。母親如今我三個人。都死倒很覺快樂。這幾句話。方完。忽聽有一陣慘楚的哭聲。賽雪兒頓吃一驚。張眼看時。那哭聲未斷。見他母親直僵僵立在床頭。宛像大理石塑成的石像。面上純乎是死人色了。賽雪兒還當他是夢。後來聽見他母親說話。方知己不是夢境。原來

男爵夫人比賽雪兒先醒。起身看看女兒睡的安否。見他似爲惡夢所擾。正要去喚醒他時。忽聽賽雪兒夢中說出那幾句話來。男爵夫人聽的傷心。故此飲泣。那陣悲聲。竟把賽雪兒驚醒了。男爵夫人道。孩兒。你心裏必是不快活了。你年紀這般輕。爲什麼想和我一塊兒死呀。賽雪兒道。母親病的這樣可憐。教孩兒怎能快活。方纔乃是做了舉夢。沒什麼意思。母親不必多疑。休要當真。男爵夫人道。兒吓。我的心思。只有上天知道。可惜你不能諒我苦衷。我總算竭力盡心。教你習慣著謙虛貞靜。因知你天生的性質。却慣於享福。不慣受苦。我教你一舉一動。都不染貴族習氣。我是另有深意。決不會害你。你將來自能明白。要知賽雪怎生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小說資料

●一葉書 蘇人某生性佻。少能文詞。其妻貌寢而善妬。時常防閑其夫。其夫益喜沾花惹柳。妻亦無如何也。一日某飲於某番菜館。遇一女生。不覺神往。歸後即書一四六文投之。書甚豔麗。(書略)不意彼女生受業於教會學堂。只識西文。不知漢字。字者接書後。乃與其堂兄。堂兄亦不識漢字。乃復與其友。其友見而笑。乃携以與余。余藏其書。并記其事如上。(冷血日記之一)



此圖為英皇加冕式所用之王冠及王之特權上之寶物所以表其盛德

- (1) 王冠
- (2) 寶珠
- (3) 聖愛特復特王冠
- (4) 聖膏盒
- (5) 聖膏匙
- (6) 聖喬治拍車
- (7) 仁慈之劍
- (8) 治國之劍
- (9) 王法之劍
- (10) 教法之劍
- (11) 聖愛特復特拍車
- (12) 聖愛特復特王杖
- (13) 象牙笏
- (14) 皇后之笏
- (15) 帝王之笏
- (16) 鳩笏
- (17) 神贊之劍
- (18) 親衛官之鎗矛
- (19)



平等閣雜記

江右有富翁某者。諱其姓名。自手經營成巨富。而性極吝嗇。至晚年膝上生一人面瘡。有口能張。翁能飲水乳。痛苦至不可忍耐。有時全身作痛。則此瘡痛愈。全身痛愈。則此瘡痛發。此瘡與身。判若兩人。而觸覺痛癢。却相連性質。愛惡又相反。或曰。此必宿世冤孽。其魂附生於身。以相報也。余曰。此人生平。遇利己之事。則全力趨赴。遇利人之事。則退避。惟恐不速。雖一毛亦不拔。綜其生平。雖無大過惡。然於此數十年中。趨利背義。遇救不救。其於人我之界。絲毫不紊。於是種此等因。得此等報。彼意專在分別人我之界。而此瘡乃偏使其人我之界。無從以分別。天公地道。確當之理。何必冤鬼哉。且世界事理。皆由於心理。心理不可思議。則所現之事實。亦隨之而不可思議。佛言。人我本無分別。衆生妄自分別耳。

平等子曰。大凡世界之事。不外於兩端。如一端爲不分人我。一端爲分人我。此人於分人我之一端。行之不遺餘力。此踣則彼伏。而不能分人我之怪。像理應發現。於是此種之怪瘡。乃發生焉。如種瓜子者。

則瓜蔓生。種豆子者。則豆苗生。謂之怪。可也。謂之不怪。亦可也。

湖州南潯人沈某者。寄居蘇州多年矣。家資在二百萬以外。聞其致富之由。則在咸豐間髮逆亂時。沈本爲人僕役。其主人夫婦皆患病。沈乃與僕婦等密謀。於藥中置毒。夫婦均斃。乃席捲其十餘萬之資財。爲基本金。遂日益富。沈有二子。至中年二子忽均患瘋癲。其次子即南潯富翁劉氏之壻也。其長子生一子。次子亦生一子一女。春間其次子之妻病死。其母亦旋卒。又二三日其次子亦死。又數日其女亦吞煙自盡。（女許字武進盛氏而尙未過門）又數日長子長孫均死。最後沈乃死。一二月內全家絕滅。其家資無人承受。乃悉爲外人瓜分以盡。噫。謂爲無報應不可也。

池州楊仁山老居士。近在金陵講圓覺經。一時座爲之滿。去冬居士爲余談及佛舍利之在中國者。共有十九處。甯波育王寺中有一小塔。此塔非木非石。精工絕倫。塔內有舍利一粒。凡人視之者。其色各不相同。大約以見爲白者優。見爲紅者黃者次之。黑者爲劣。然所謂優劣者。乃業輕業重之分別而已。居士則見爲淡紅色。而其下另現一小白珠。有某君者。率全堂學生往觀之。人多見爲黑色。惟監督某君視爲白色。又有某君見爲有光如鏡。照見己之兩眼。作對視狀。居士厲此寺中者。凡六閱月。一日者。見有游脚僧三人。禮佛九叩畢。守僧雙手捧小塔與之觀。二僧皆見爲白色。其一僧視之。空無一物。居士時與寺僧頗稔。乃自將小塔立院內日光中。與之詳視。並指示其在處。告以此處有鈴。鈴口卽舍利。此僧終不能見。問

見鈴否。曰鈴亦不見。但見一片墨黑耳。僧于此際。面作青色。甚現惶恐之狀。蓋不知是何業障。得此現像也。居士云。如此僧者。非勇猛精進。力求解脫。不能免矣。

附記友人陳君宜甫。頃正遊天潢育王。得觀舍利。其同行共三人。一見爲黃色。一見爲黑色。陳君則見爲淺紅色。同時有一幼年學生。則見有一僧跌坐於中云。又云。育王寺之僧言。十年前見爲白色者尙多。近今則日形其少。於此可卜衆生業力。日增日重云。

居士又云。五台山亦有佛舍利一粒。以瓶盛之。時能生小舍利。(此舍利名子母舍利)湖南北門外開福寺。得有所生小舍利三粒。以連根之髮引之。舍利可以吸起。如琥珀之引芥。置之水中。可以放光。廿餘年前。開福寺因事筵請各施主到寺。其日到者。爲郭松林。及陳松生。(曾劫剛之妹婿)等。時居士亦在座。各以髮引之。有暫起即落者。有能引畧久者。惟陳松生則吸之不落。郭則拔髮多根。終不能引起分毫。陳君乃天闈。生平無色戒之可犯。郭乃有平回功。殺人既多。姬侍復充滿後房。其所犯殺淫二戒。均過人數倍。故也。至生平有道行之僧。亦有舍利。金陵舊時某寺一僧。有密行。然無人知之。其剃頭時。但聞刀口作聲者。則必有一舍利隨之而落。唐千福寺楚金禪師。即顏魯公所書多寶塔碑文者也。文中載禪師前後道場所感舍利。凡三千七十粒。至葬舍利預嚴道場時。又降一百八粒。蓋舍利由空中飛撒而來也。又禪師畫普賢像時。於筆鋒上。聯得舍利十九粒。

又龍舒淨土文刊時。木板中出舍利兩粒。

高僧死後。其所成舍利。或作圓形。或作三叉形。其舍利有可任婦女把觀者。亦有一經女手。其舍利即溶解。而化者。是必此僧色根。未能斷盡。故。

嗟夫平沙萬頃中。留有一二芥子。一經雨露。終必發生。雖萬緣俱寂。鍊成金剛不壞之舍利。一經女手。立即消毀。可不警歎。





雜記隨筆

熾吾筆記

長沙婦孺無不能言楊國棻事。彈唱者至作爲土牢記。然其事之源委。未盡曉然。尙止得其半耳。國棻爲爵督楊遇春猶子。先納貲爲通判。在甘省候補。公總制陝甘。一見斥曰。汝豈可爲官者耶。速爲我歸。旋奏褫其職。公蓋稔其素行也。然國棻有母在。時公子國楨撫河南。國棻載而往投。劫以無官無以養。中丞不得已。爲捐知縣。分發湖南。國棻乃回川。請咨往成都。官店中早夜出入。見對門一修髮匠婦甚綽約。視眈眈而欲逐逐焉。伊亦以此爲公子而官者也。早愿託一枝之棲。於是情好甚密。旣婦乃醉其夫。灌以洋烟。毒發尙未死。恐人知之。繩勒諸床頭。遂爲國棻造室。所謂駱姨太太是也。當時牽馬之人。亦得爲官親。羣呼舅老爺。於是同下湘南。歷署黔陽衡陽等縣。先是國棻有嫡配無出。母房中有婢端謹。命以爲妾。生子。所謂周姨太太是也。已而女君下世。中饋之主不正。以有子之周。而繼以無出之駱。早蹈綠衣黃果之譏焉。自是丁內艱。僑居省垣。瀏陽門公館。服將闋。回籍請咨行。後僞舅老爺日在駱房中。烟花繡縵。雙管對吸。夜深乃出。周之寢室卽在對門。耳聞目見。無地自容。一夜聞推門聲。喑曰。夜深何尙敢闖門。周言是

我。駱遂銜之。而思有以中之也。於是召采茶班日夜演劇。窮形盡相。欲以盡周。周不爲動。遂又縱家人賭。而自擲骰。公館中有小使爲某媽子。自幼伏侍內堂者也。時年已十七八。雖不奉呼不敢入內。然周猶以舊日視之。一日博大負。乞恩於周。周固慈善。貸以金飾。質長生庫。駱以是遂誣讒爲姦。立逐某媽母子。周與爭。勢不敵。且夫主未歸。黑白誰辯。計惟暫避其鋒。以俟夫歸。遂住某媽家。其長子足微跛者。每入塾必泣。時館師爲問鷗之堂昆季。聞之憤甚。旣思其出也。本寃以某媽子出而仍主其家。何以自明。乃移居其家。旋又以嫌疑當別。移住白衣菴女比丘處。彼此轉徙。周日以淚洗面。惟望其夫早旋。無何國棻抵省。駱迎訴。蛾眉謠咏。不患不工。國棻遽信之。咆哮怒立。以肩輿接周回。置旁廡。命轎頭王一將磚塞其戶。牖不留一隙。意欲如臺城故事。令作餓殍。世乃傳爲土牢。因此周素待婢女僕婦厚。又羣痛其寃。私接磚瓦。投以餅餌。及七日。乃命一棺至。使王一啓戶。以爲周死。及戶啓。周固無恙。國棻益怒。遽令王一摔入棺。蓋而釘之。厝鐵佛寺。噫。其死慘矣。周之出也。公館中人皆知其寃。司閤魏某。知駱爲寵人。陰河附之。不爲周一言。國棻性暴烈。主先入之言。一切不問。且以未稟到不見客。寅好有知寃者。欲爲苦口之陳。無由得見。其館師早經辭館。聞居停回。連謁三次。皆不得見。徐乃知周已含寃地下。大爲不平。遂投白牒於三大憲。廉訪徐公澤醇。委員提公館僕婢審訊得實。便置魏門子於獄。某媽子時在湘潭縣署。飛簽關提。至則親訊。坐西花廳。當時言此廳四十年未嘗訊囚。於公始創見。甫升座。屋上一蛇長尺許。倒掛前簷。張口搖舌。對

公座若有所欲訴者然。公命焚香楮。起立祝曰。汝有冤。吾當爲汝作主。汝可去也。祝畢。蛇一躍不見。時兩旁侍役及階下看者千餘人。皆得見之。及訊供。而小使供以賭是實。開賭者駱也。小人輸錢。貸周飾物亦實。至若誣以別情。雷霆號號。不惟不敢作是事。亦不忍出是言。公曰。吾固知之。遂將國棻委員看守。國棻是夜回公館。即謂駱曰。事已至此。汝當早自爲計。駱遂吞洋煙。不得死。自縊床頭。其情景亦如前夫之死云。徐公親往鐵佛寺開棺。國棻猶稱病死。公取冠置几上曰。開棺驗無故。我甘去官。及開。周側身臥。石灰滿口鼻。赤一足無履襪。於是讞定。魏斃於獄。國棻削職出口。旋有爲之道地者。發往江南軍營効力。未至。卒於途。僞舅老爺流落乞食。死大樂嘉巷溝中。是案惟王一逢迎助惡。尤別有肺腸。竟漏網。幾疑天道失刑。迨咸豐二年。粵逆撲城。王一勾賊掠其鄉。賊中捆送官中。斬之南關下。此事在人耳目久矣。至報應之巧。尙有人所未知。予幸聞之。不可不更彰之。以快人意。而警人心。

川中客館皆官店。多精舍。重慶府一大都會也。地設總兵鎮之。某官店中寓一客。眉目秀朗。軀幹僅中人。指甲長三寸許。文弱書生也。翩翩二十餘歲人。攜一蒼頭。年約三十。貌頗雅峻。然亦無猛客。居且年餘矣。所過從營中弁縣中吏。烟酒流連。縱博挾妓。非讌會卽茗談。無虛日。揮霍任意。羣以爲此執袴子弟耳。而是時邨市多失盜。贓皆三四百金。盜從屋上來去無形迹。捕日夜跼緝。無從獲。川俗書科皆呼老典。一日某縣刑科老典某。偕千總某同適客館。門闔而未鏽。以爲客固在。推而入。主僕俱出。榻上煙盤諸器如故。

千總某便躺於榻左。老典然其烟燈。遽將平時客貯烟之箱捧出。挑烟畢。順手置榻側。千總便向燈拈弄。老典亦躺其右。相與閒談。老典以手弄箱。見箱底有橐。開之。則有金釧數事。取視其一。上有鐫記及作者姓名。爲盜案失單中物。心異之。徧視諸跳脫。與案合者大半。遽起吹燈曰。去。伊不在。嫌當避。仍將諸器物一一復其舊。千總某不解其意。但隨之出。出則仍闔扉。邀千總至其家。耳語曰。客大盜也。頃視其囊中物。皆吾科案。故急掩其迹。毋令驚而遁。因相與議。蹤跡之殊不易。乃謀諸官店主人。陰藏營兵數人於寓。隔牆樓上鑿壁以窺舉動。一夜月明如晝。客出墀側旋焉。仰視天光。略繫腰圍。卽於墀中聳身而去。僕亦從之去。遽伏人於其室。夜半客回先入。伏發擒之。僕知事變。早飛而遠颺矣。到案一一供認不稍諱焉。有贓不及百金。破門毀牆而胙篋數案。笑曰。是非我。我固不屑爲。然後人知名爲主僕兩人。實同侶云。旣入獄。盜乃知千總某暨老典某所爲。千總某固其訂蘭譜。結爲異姓兄弟者也。一日治盛筵。邀千總飲。酒酣從容言曰。我爲盜死固分耳。不足惜。猶爲兄憂。兄尙無子。有老母在堂。我死。兄不得爲官。急變姓名。逃之遠方。庶能脫禍。不然者。吾兄弟多。豈肯饒兄耶。將死之言。幸見聽。母以爲妄。言畢。淚泫泫不止。千總來時已忸怩。及聞此語。有悔心焉。躊躇再四曰。吾誠過矣。今卽欲救弟有策乎。盜笑曰。但患兄不肯救耳。救固自有策。千總乃跪而自矢。盜密授以計曰。官店中我住室之第幾行第幾磚下。內有壑谷。藏金在焉。惟兄所用。千總出如所教。行後總兵親詣縣謂令曰。此人殺之可惜。吾營中須得之以備緩急。贓由我賠可也。

其人可予我。縣宰送諸營。卽以馬兵錄用。問其能。一躍過牆。技胡至此。曰。小兵自童時習之。掘地尺許。一躍而上。由一尺而三尺。而八尺。而數仞。次第加。故聳身而上。不須借勢。總兵曰。技之神者。皆可學而至。而皆肇自童蒙。有如是哉。

里人有屠牛者。年未四十歿。彌留之際。展轉牀蓐。不勝其苦。戚屬哀之。知其孽也。置鹽水於盆。刀砍盆上。若將屠者然。乃作豕啼聲以逝。又有釣蝦蟆爲業者。池塘草滿。一竿旣出。滿橐而歸。未幾得氣蠱病。發時蹲踞地上。伸一足。屈一足。頭昂頸縮。儼然囊中物也。喉中啞啞作聲。亦若與田中蛙鼓相唱和。黃熾吾曰。術之不可不慎也。身之所習。心亦安焉。心之所注。氣亦通焉。氣之所至。形亦成焉。人幾何而不化物也。今立通衢。有人過其前曰。此操何術也。又有人過其前曰。此又操何術者也。詢之不謬。叩之知其故。亦不言能習也。然則日與是物習。其化而爲是物也亦宜。

又有屠者夜起。執豕於牢。燈光閃爍之下。見蹲坐柵中者。儼然其亡父也。懼而反走。呼伴同往。再視之。信問之伙伴曰。豕也。遽止而遷業。先不名一錢。自放下屠刀之後。營小貿遷。輒有所獲。今家亦小康。是殆其父之有靈。而現身以怵之也。抑獲其父之顯報。而神明特指點之也。然能改業則可削孽矣。天所以勸人悔過歟。

鄉居患偷兒。所恃爲犬惡。然犬亦未可恃。以賊有術迷之也。往往惡犬臨賊至。噤不發聲。有傭于富室者。

宅大。一夜穿窬數輩。穴七層牆始得升堂。備宿外室。聞穴牆聲。知有賊。潛起隨賊鑽穴入。移其穴口之火。香置他處。凡賊穴而入。穴口必置火以防追。及隨至內堂。乃大呼捕賊。賊遽望有火處鑽出。但聞頭有聲。手棒縱橫擊之。黑暗中但覺棒無虛發。如趙子龍之戰長坂也。然不欲擒而徐縱之去。天既明。家畜犬七頭怪其俱不見。徧尋不獲。曰豈皆被偷兒毒斃乎。然亦應有斃犬。心甚疑異。及尋至蔬圃。見摘瓜置地上。未將去。趨視之。則七犬俱盛以絡瓜之畚懸棚上。乃取犬下。俱軟若熟睡者。放地上。半晌能動。越日乃作聲。





葦鄉漫錄

西藏乃一妻多夫之俗。其家兄弟無論若干人。皆共此一妻。其留宿法。亦以戒指爲記號。如戒指飾于大指。則爲伯伴宿之日。餘悉避去。如飾于二指。三指。則爲仲爲叔也。伯季皆避去。倘其家兄弟過于五人者。則以左手五指續之。或曰。中國戒指者。于經期到時。乃御之。戒者。戒房事之意也。西藏何乃相反。曰。禮記用金以進。用銀以退。其意亦不同也。

舊聞京中有一笑談。附錄于此。有藏僧某。初入京師。見貴官士夫。指頭多御班指。不解其故。以詢譯人。譯人戲之曰。中國婦女。經期到時。則御戒指。以戒房事。而京中多重優伶。好男色。其御班指者。乃發痔瘡時也。可爲謔而虐矣。

中美洲厄瓜多國。于咸豐年間。淘河。得王莽錢數百枚。今尙存其地博物院中。又秘魯國公園內。有一太歲碑一座。乃由其地中數丈之深掘得者。此二事皆可爲吾國人遷移之考証物。且中美南美各處土人。皆與華人不甚相異。然則相傳數千年前。吾國人有船遇風。乃留于其地者。或非虛語矣。

游戲文詞中。頗有解人頤者。相傳夫人自稱曰小童題。其文二股云。凡物莫不有大小之分。吾大也乎哉。吾小也。吾今雖大。吾昔則小也。凡人莫不有童女之別。吾童也乎哉。吾女也。吾前雖女。吾後則童也。巧對近時爲人傳誦者。如金華火腿。對玉樹神油。燕窩糖精。對鴉片烟鬼。湯蟄仙對油炸鬼。陳夔龍對小烏龜。張人駿對通天犀。善者對惡少。

粵謳佳者有多情月一首云。多情月。挂在小樓邊。月呀。你照人離別。又似可人憐。人在天涯。你妹心隔一綫。萬里情思兩地挂牽。我日日望君。君呀。唔見你轉。雙魚無路把心傳。月月係咁月圓。你妹經看過幾遍。你在他鄉。曾否盼妹嬋娟。我想出路。遂與及在家。都係同一樣挂念。唉。偷偷自怨。願郎你心事莫變。到底能相見。箇陣花底同君。再看過月圓。

又有無情月一首云。無情月。挂在奈何天。相思嫌月照住我孤眠。月呀。你有缺時還有復轉。做乜我郎一去得咁心堅。哀求月老爲我行方便。照見我郎試問一句。睇佢點樣子回言。若是佢心歪唔記念。叫佢手按住良心。睇一吓天。做人唔好做得咁心肝變。你唔記如今。亦都記吓在前。爲郎終日腸牽斷。叫我點能學得個個月裏嬋娟。捨得相逢學月。敢易見個無情面。我唔怕路遠定要去到問明佢心事見點。免使虛擔人世。呢段假意姻緣。

小 說 時 報 價 目 表

宣統三年六月望日印刷

宣統三年閏六月初五日發行

編輯兼
發行者 **小說時報社**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廠西門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東馬路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粹記書局

四川重慶粹記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	二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册	郵費	一元二角五分
每一册	六角	郵費	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廿元
半頁	十元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堂記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誠文信記

營口承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宋碑類鈔

全書
出版
本局自去年秋間即將此
書排印現已一律印成計
共八册定價大洋一元五

角批發從廉 有正局書發行

何媛叟感
人間孤本
李北海法華寺碑

此為海內孤本何子貞太史收藏家但聞其名而未得一見字畫如新刻誠人間鴻寶也珂羅版精印定價
三元又太史手鈎重刻本一册定價一元共為一布套兩共四元正

發行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東門外東馬路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北京廠西門有正書局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價目

西嶽華山廟碑 三冊	定價五元	海內無二本東海廟殘碑	定價四角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定價一元二	明拓漢隸四種	定價六角	漢石經殘字	定價二角	明拓史晨龔孔廟碑	每冊定價五	海內第 漢劉熊碑	定價三角	宋拓孔宙碑	定價七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碑陰本二冊	定價八角	陶齋藏魯相乙瑛碑	定價三角	宋拓魯峻碑及碑陰	定價六角	宋拓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	定價五角	又珂羅版印精本	定價二元	明拓曹全碑	定價三角	附 明拓石鼓文	每冊定價三	書 吳天發神機碑	定價四角	明拓秦峯山碑	定價六角	魏碑	定價四角	海內大代華岳廟碑	定價四角	初拓崔敬邕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刁忠公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張猛龍碑	定價五角	最初拓劉懿墓誌銘	定價二角半	最初拓鄭文公碑	定價六角	魏孝昌石窟碑	定價三角半	原拓魏鄭道忠墓誌	定價三角半	宋拓黃初修孔廟碑	定價四角半	魏墓誌三種合冊	定價六角	龍門二十品	定價四角	魏造像二十品	定價一元	珂羅版何媛叟藏張黑女誌	定價一元	晉碑	定價一元六角	小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	定價八角	常熟翁氏藏青玉版十三行	定價三角	小宋拓十三行	定價三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拓十七帖	每冊定價六角	宋拓河南本十七帖	定價四角	宋拓十七帖	定價四角	宋拓黃庭內景經	定價四角	陶齋藏瘞鶴銘二種合冊	定價一元	大水前拓本瘞鶴銘	定價四角	宋拓定武蘭亭	定價二角半	開皇本蘭亭序	定價二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 十三行 原拓片洋六角	定價一元	附 柯丹邱藏定武蘭亭瘦本	定價五角	附 最初精拓瘞龍顏碑	定價五角	隋碑	定價五角	宋拓龍藏寺碑	每冊四角	隋上方塔 遺刻漢隄池五瑞圖題名合冊	定價四角	初拓董美人墓誌銘	定價三角	初拓張陶二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元公姬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宋拓智永正草千字文	定價五角	唐碑 (帖類附)	定價五角	五代拓半教序	定價五角	北宋拓半教序	定價六角	宋拓河南雁塔聖教序	定價五角	宋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北宋拓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定價五角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	定價八角	宋拓顏魯公爭座位帖	定價三角	宋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宋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宋拓柳公權玄秘塔	定價五角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八角	宋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五角	宋拓阜甫君碑	定價五角	真宋拓道因法師碑	定價五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寸楷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兩角	寸楷宋拓褚河南枯樹賦合冊	定價四角	行書宋拓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定價四角	何人問孤本 李北海法華寺碑	定價三元	陶齋藏宋拓麓山寺	定價七角	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宋拓李北海雲慶碑	每冊六角	宋拓薛紹彭書譜	定價七角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大本初拓書譜	每冊六角	原拓塢塔銘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半	到羅 原拓塢塔銘	定價五角	宋拓唐姜柔遠碑	定價四角	唐賀季真草書孝經	定價四角	初拓懷素草書自叙帖	定價五角	唐國子祭酒曲阜孔遠冲碑	定價三角	初拓出土本虞世南東廟堂碑	定價五角	張司直書李元靜碑	定價六角	小楷魯拓靈飛經	定價五角	初拓慈愍堂靈飛經	定價四角	宋元明帖類	定價四角	行書宋拓蘇長公雪堂帖	定價四角半	宋拓東坡西樓帖	定價八角	大楷北宋拓蘇書醉翁亭記	定價七角	宋拓蘇書豐樂亭記	定價三角	行書新拓蘇文忠公習字帖	定價三角	三希堂蘇長公法書三冊	定價四角	三希堂黃山谷法書一冊	定價六角	三希堂米南宮法書上下兩冊	定價八角	三希堂蔡君模法書一冊	定價三角	三希堂小楷八種	定價四角	三希堂小楷四種	定價三角	小楷拓 王右軍樂毅論 合刻	定價三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價 蹟 墨 ◎ 碑 種 各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舊拓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定價二角半	黃石齋手書孝經合冊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四角	定價五角
正舊拓趙松雪正草千文	定價二角	黃石齋夫人書孝經	定價三角半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趙松雪小楷金剛經	定價三角	王雅宜草北山移文合璧墨蹟	定價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定價二角	文徵明正草千文墨蹟	每冊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金拓蜀先主廟碑	定價五角	董香光行書錢忠所神道碑墨蹟洋四角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新拓董香光習字帖	定價三角	董香光四種墨蹟	定價五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叢帖		董香光五種合冊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精印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大冊定價十四元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蹟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宋拓淳化閣帖十冊一套	定價七元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蹟	定價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宋拓淳化閣帖續法帖	定價一元半	王冕野史草書	每冊三角半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初拓快雪堂帖五大冊	定價一元半	沈文合璧	定價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思古齋真本足搨	定價三角	●墨蹟三 (國朝)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初拓真賞齋法帖	定價四角	國朝名人手跡第一至第八集每冊四角	定價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類		劉石菴書墨蹟	定價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餉齋金錄	定價十元	劉石菴書墨蹟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墨蹟一 (六朝唐宋元)		張文敏公真蹟	每冊三角半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中國內府藏右軍千文墨跡合冊一元四角		姜西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日本內府藏右軍尺牘	定價四角	趙搗叔吳讓胡荻甫篆書合冊定價三角	定價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二角半	定價二角半
六朝人書方氏信墨蹟	定價四角	王夢樓紅書墨蹟	定價三角半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唐李懷琳草書絕交書鈞本	每冊四角	王夢樓行書墨蹟二三集	每冊二角半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宋元墨蹟第一集	一元二角	王夢樓書畫屏十二幅合冊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黃山谷書屏	定價六角	陳玉方小楷墨蹟	每冊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宋人手寫發願經	大洋一元六	王虞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趙松雪書海賦墨蹟	定價二角	王虞舟臨萬歲通天帖墨蹟	每冊三角半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趙松雪心經墨蹟	定價四角	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蹟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宋張楊察寫華嚴經	定價三角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楊文恪公妙法蓮華經楷書墨蹟定價三角	定價三角半	錢南陽楷書墨蹟	定價二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沈文恪公妙法蓮華經楷書墨蹟定價二角	定價三角	鄧石如書司馬溫公家訓	定價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墨蹟二 (明代)		鄧石如楷書隸書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明代名臣墨蹟第一至第八	每冊四角	何子貞臨張遷碑	定價五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明代名人手蹟第一至第五集每冊四角	定價四角	何子貞書石門頌禮器碑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黃石齋書張天如墓誌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吳穀人手書有正味齋續之九集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元	定價二角半

錄目聯楹畫圖術美種各印精局書正有

大畫片類

五彩珂羅版印

大中空一種
沈南藉柳陰鷺禽圖
小中堂四種

一元八角

陳老蓮春秋圖
王小梅驚影圖

王小梅人比黃花仕女
王石谷仕女圖
每幅一元

珂羅一號中堂大畫片十五種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大幅

南田艷菊圖

高其佩鍾馗像

沈翠蘋柳陰鷺禽圖

沈南藉五倫圖

慈禧太后硃筆葡萄

方白蓮夫人杜鵑花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蘇東坡畫竹墨寶

石濤溪山釣艇圖

王石谷松壑垂綸圖

董香光山水大幅

丁南羽淵明漉酒圖

仇十洲墨筆人物大幅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每張八角 綾裱一元三角

珂羅二號條幅畫片六種

湯樂民桐蔭整環圖

王小梅人比黃花瘦仕女條幅

王小梅柳蔭驚影仕女條幅

彩色黃華道人花卉

顧西眉仕女條屏四張 共一元二角

暉南田竹石古柏小軸

順治御筆畫達摩渡江圖

每張大洋五角 綾裱一元

珂羅一二號大畫片十二種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大幅

王石谷仿天游生山水大幅

王石谷竹林棲鴉圖大幅

御題仇十洲畫臘梅水仙大幅

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大幅

天下第一董元畫山水大幅

仇十洲彈箏簪美人大幅

今上宣統皇帝二尺餘大幅御容王石谷平坡曲澗圖大幅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大幅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大幅
郎世甯嬰戲圖大幅
王烟客擬峯一筆意山水大幅
每張大洋三角

楹聯類

新法印宣紙大楹聯五種

用特別新法印出與石印不同比真蹟無絲毫之異計先出

劉石菴七言一

又八言一

左宗棠七言一

張廉卿八言一

翁覃溪六言對一

每對大洋一元

石印書房掛小楹聯十一種

選擇名人最精之聯縮成三尺左右計

王夢樓七言一

張得天七言一

翁覃溪七言一

李春湖七言一

劉石菴七言一

陳玉方七言一

鐵梅菴書與夫人七言一

戴醇士七言一

陳勾山七言一

顧南雅七言一

梁山舟七言一

每對定價大洋兩角已裱者加裱工洋四角

楹聯第一輯

共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楹聯第二輯

定價大洋四角

錄目畫圖術美種各局書正有

條屏類

石印名人書小單條三種

陳曼生行書一幅 張船山行書一幅
李春湖行書一幅 每幅定價大洋兩角已裱者加洋三角

彩色精印秦淮八艷小像

此為壁雲女史所畫明末八名姬小影共八幅用彩色網目版精印定價大洋二角半全屏八幅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李香君小影 陳圓圓小影 寇白門小影 董小宛小影
馬湘蘭小影 柳如是小影 顧橫波小影 卞玉京小影

艷鏡花影

此冊乃收全國各省會各商埠凡著名妓女及女優影相用五彩精印洋裝成冊
北京為 洪彩玉 洪寶玉 金月香 王韻秋 翠蘭 妙香閣 韓月娥 喜鳳 謝珊芬 洪雲 月香等共一百九十影 月克琴 楊翠喜 王金梅 賈玉文 李金花等七十影 孟金子 蔣玉文 小五子 小五寶 小喬 小四子 薛文仙等十七影 江山船上諸妓十九影 金鳳 李雙珠 小白蘭花 湘妃閣 阿毛等五十影 洪四寶 文桂香 花瑞英

天津為

南京為

杭州為

州為

上海為

海上驚鴻影

亦名五百美人照相冊 定價大洋三元

其餘尚有 高鈿玉 金文仙 怡情別墅 時鳳來 孫鳳雲 張娟娟等七十八皆最
漢口 江西 九江 鎮江 揚州 奉天 煙台 河南 山西 陝西 安慶 蕪湖 湖北 廣東等共六百餘影不及細載較驚鴻影頁數多
福建 廣東等共六百餘影不及細載較驚鴻影頁數多
一倍洋裝精製每冊定價三元五角

全國學堂影相

此冊萃聚全國男女各學堂各式六十人現用精墨大紙印刷與原片無分毫差異洋式裝訂共為一大冊特別從廉取價定價大洋八角合之照相每片僅取小錢三四文可為廉極矣

三四文可為廉極矣

葉榜狀元等 阿金月梅 高金秀 林鳳仙 小脚阿毛
朱小女優 洪媛 林小星 妙香閣 金佩蘭
名女優 阿金月梅 高金秀 林鳳仙 小脚阿毛
治葉 阿金月梅 高金秀 林鳳仙 小脚阿毛
金字洋裝每冊定價三元

王桂英 陳蕊寶 洪如香 凌雲閣 蔡新媛 秦寶林 洪如香 凌雲閣 秦蕊雲 左芸臺 夏月英 十二樓 林四寶 張波 趙秀玉 三張 張雅雲 鷗波 趙秀玉 三張 張奇玉 林小星 妙香閣 花元春 小洪媛 林小星 妙香閣 朱小女優 洪媛 林小星 妙香閣 名女優 阿金月梅 高金秀 林鳳仙 小脚阿毛

翁梅倩 沈寶雲 趙雲 紅水 身雲小樹 胡玉蓮 王寶雲 凌雲閣 蔡新媛 秦蕊雲 左芸臺 夏月英 十二樓 林四寶 張波 趙秀玉 三張 張雅雲 鷗波 趙秀玉 三張 張奇玉 林小星 妙香閣 花元春 小洪媛 林小星 妙香閣 朱小女優 洪媛 林小星 妙香閣 名女優 阿金月梅 高金秀 林鳳仙 小脚阿毛

金文仙 時鳳來 孫鳳雲 張娟娟等七十八皆最

亦名五百美人照相冊 定價大洋三元

三四文可為廉極矣

敦煌石室秘寶

全書出版 唐人藻井畫佛堂內諸

- 佛圖 唐人畫壁千佛岩圖 四 唐人畫壁明王像
- 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 六 唐太宗溫泉銘
- 化度寺崇禪師塔銘 八 柳公權書金剛經
- 西州志殘卷 十 尚書顧命
- 摩尼教經殘卷 十二 景教三威靈度讚
- 老子西昇化胡經 十四 佛頂陀羅尼經
- 金剛經刻本

江郵消夏錄

鑒于此弊用初印本點石精印好古家請一觀便知言之不謬

麓臺題畫彙

合冊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吳墨井畫跋

一名天下才子必讀書

- 聖嘆批左傳 一本 幼時讀聖嘆批西廂讀法云昔因兒子及甥姪
- 聖嘆批國策 一本 帶要他做好文字曾將左傳國策莊騷公毅史
- 聖嘆批史記 一本 生必讀古文魯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
- 聖嘆批漢書 一本 讀書云當時讀西廂至此便急欲一讀此書
- 聖嘆批唐文 一本 股之學究不能得蓋所謂才子者不欲子弟為八
- 聖嘆批宋文 一本 起見今八股既廢此本誠為最相宜之讀本矣

簷曝雜記

此書為趙翼雲所著其中關於掌故以及

風倒梧桐記

是書專記明亡時諸逸事為三山何是

東塘日劄

朱子素著皆明末國初遺事二卷

汴園濕襟錄

亦紀明末遺事定價大洋二角半

納蘭飲水詞

全稿 此為成德詞全稿共三百四十闕

女子書翰文

第一冊出版 吳門天笑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

是書專為裁縫中國男女衣服及各種應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第二冊

目錄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裁法之算法

尙大又便于携帶共十册定價一元六角

明末**四百家遺民詩** 有二臣傳行於世四百家者近人所知者不及十之三則非賴此書則亦淹沒久矣嗚呼吾黃帝之子孫僅此四百家也吾知凡有血氣者必欲一讀此詩以考證當日情狀及種種佚事又必欲知此四百人之姓氏聆其言論焉照原精印八厚册定價二元

庚子秋詞 此詞爲王半塘侍御朱古微侍郎劉伯在都門所作當時諸君同處危城躬自閱歷凡所以休魄而愴神者皆寄之吟詠令讀者悲憤交集當與庾信之哀江南少陵之悲陳陶並傳千古又得劉伯崇殿撰端楷寫成字體秀擬擢花端稱雙絕茲照式印成二册定價大洋四角

鬱華閣遺集 一册定價大洋五角

白石道人歌曲 定價大洋四角

白石道人詩集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項蓮生憶雲詞 定價大洋三角

松壺畫憶 定價大洋三角

紫桃軒雜輟 不日出版

初等小學歌 詩三不學詩無以言兒童不讀旨趣是較之唱歌游戲諸術尤爲緊要但歷來選本皆科舉時代之作止編乃平等閣主人選取天籟易解千古傑作凡人萬不能不讀者以便初學定價洋一角

分類約章成案彙覽 此書爲外交最新最備之北洋大臣由外部新行編出者全部四十六本大洋十元

密碼 定價洋一角
八人論合解 定價一角五分

(新小說)

阿難小傳 定價洋五角
俠女碎琴緣 定價洋三角
環球旅行記上下 定價洋四角
女學生旅行記上下 定價洋六角五分
銷金窟 定價洋四角五分
滑稽旅行 定價洋三角五分
雙淚碑 定價洋三角五分
雌蝶影 定價洋三角五分
莫愛雙麗傳 定價洋三角五分
新蝶夢 定價洋三角五分
情網上下 定價洋三角五分
雙眉絲 定價洋三角五分
士裏罪人 定價洋三角五分
曼琳琳上中下 定價洋三角五分
新西遊記 定價洋三角五分
梅花落 定價洋三角五分

寄賣書

散原精舍詩定價八角
鐵雲藏龜藏陶定價六角
錢注杜詩定價三元
范伯子詩集定價一元
古綠萃錄定價四角
柳如是詩合本五角
素龍

五彩珂羅版印中堂 一幅立軸四幅

沈南蘋鴛鴦鸚鵡 中堂大洋一元八角 郎世寧羣兒戲鷄圖 大中大洋一元八角 戴醇士深山讀易圖立幅大洋一元

王石谷深谷迥圖 立幅大洋一元 王小梅美人立幅大洋一元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大洋一元

新出名畫外册

外册第**改七香百美嬉春圖** 此卷共美人一百人窮態盡妍乃改七香臨仇十洲畫本
外册第**王石谷谿山霽雪圖卷** 此卷臨本甚多凡墨色濃澀用筆粗俗者皆僞作也
外册第**董思翁山水兩種合册** 第一種十開用濕筆潑墨爲香光別開生面之作二
外册第**董思翁山水兩種合册** 第一種十開用濕筆潑墨爲香光別開生面之作二
外册第**董思翁山水兩種合册** 第一種十開用濕筆潑墨爲香光別開生面之作二